

明日復召見責輸餉。爲虹曰：清白吏何處得金？百姓爭欲代輸，贖以不死。爲虹以民窮財盡，持不可。噴血大罵，貝勒下令斬之。爲虹字天玉，揚州人。癸未進士。年少美丰姿。初令浦城，潔己愛民。帝入關，聞其廉，欲置之左右。浦民留之，有十不可去浦之疏。遂寵其任爲巡關御史。亦以恤浦民也。關將不法，爲虹繩之。有曲護關將者，反露章彈。爲虹市恩，遂舉。帝知其忠，不問。復命巡按上游。關將頗爲斂手。清師入關，爲虹欺曰：文武不睦，勢不可爲也。竟不屈死。科臣黃大鵬同日殉難。爲虹義僕陳龍與標下中軍遊擊原某、浦城千戶張萬明及子都司張翹、都督洪祖烈從死。百姓爲之祠焉。

清師破延平，帝出狩，猶載書十車以從。時隨行者，止何吾驕、郭維經、朱繼祚、黃鳴俊數人。已而何與郭亦遁去。輔臣路振飛追駕不及，縊于邵武山寺。禮部侍郎馬思理、工部尚書鄭瑄俱罵駕，中途逃歸。思

卷中

六十七

理詐死，遁至海上，擁戴魯藩。瑄則爭先屈首而已。

上游巡撫吳開禮遁入山寺。人有勸之者，曰：豈有堂堂撫臣而怕死耶？後率鄉勇赴敵死。

延平府王士和矢志不移，曰：吾受國厚恩，以守此土，不能持寸鐵與門死，有餘愧，可與之俱生哉。乃正衣冠經于堂。皇士和臨川人，富經術，崇禎朝領鄉薦。初爲吏部試司務，帝入關，疏陳六事。帝嘉其直，陞知府事。清正不阿，延入德之，痛哭如喪所親。鳩金斂焉。

永福降紳黃文煥、男琪，逐縣令起兵，伐山開道至延平。朝清貝勒時有貢生齊巽、中書張份、醫僧不空等，鳩衆起兵。清師之遣掛示安民者，輒殺之。倉卒無餉，曹能始學佞，助以千金，始克招募。黃琪密報貝勒王下福州，遂各逃散。

時說傳清師入閩，有留髮不留人、留棺不留屋之語。省城巨室移棺

郊外，城中如洗。

二十八日，帝抵汀州。清師踵至。建寧知府楊三畏延平道趙秉樞一路迎降。隨征御史王國翰以警急聞，帝怒，欲杖之。扈從皆通。次日有十餘騎叩城曰：扈謁者，乃追騎也。遂執帝及會后去。國翰及子都督同知涼武、禮侍曹學佺、通政使馬思理俱縊死。后至九龍潭投水。帝崩于福京。或曰：代死者爲唐王。車釧，帝實未崩，其從亡之臣，則戊辰進士賴垓、河南丙子解元熊緯也。後粵中建號，尊帝曰思文皇帝。是月，羅明受率水師至賴。清師截之于江。明受遁走，棄巨舟八十餘。兵士被獲者數百。賴城內外列營喪氣。清師于二十八日破廣營。二十九日破演營。自是東南城外無一卒。

卷中

六十八

營黃志忠二千餘而已。賴人登陴日久，勉強支持且夕。

清師既下汀州，別遣李成棟、韓固山略定興、泉州、漳等處。九月八日，入泉州。德化縣令陳元青迎降。大學士蔣德璟絕粒死之。

十九日，清師至福州，從北門而入。城中百姓十留一二。父老仍鳩各鋪羊酒郊迎。貝勒王駐札洪塘沙洲，出諭安民。禁兵士毋得入城肆掠。分職任官，悉如舊制。福州縉紳俱遁山谷。首至者某部尚書某一人而已。跪沙中，竟日。貝勒不爲禮。徐乃令去曰：爾官在明朝若是大乎，茲不使用也。速去。

時雖髮令下，有閩縣人趙卯，生三子矣。妻時已喪，卯乃多市魚肉與父母暢飲。酒酣，請父母拜之。日暮，卯俟父母安寢，徘徊中庭，愀歎數四。呼其子曰：爾讀書筆硯可簡出，吾有用。隨命三子先寢。乃濡濃墨大書于壁曰：男子趙卯，不肯剃頭死，擲筆。縊于中堂。時年三十有六。

禮部尚書曹學佺字能始號鴈峰年十八舉于鄉二十一成進士宦
轍所至興利除害工古文詞賦富于著述尤喜臨池入晉魏之室嘉
宗朝以序何總制士晉所著書談及闡寺三案削職追奪幾陷不測
歸來閉戶著天下名勝志選古今十二代詩撰五經說繼乃旁通天
文禪悅字說語錄二十一史皆有纂緝威宗朝屢詔起之不就帝夙
知其名初入閩即起爲太常尋進少宗伯特設蘭臺令修威宗實錄
聞駕已離延津卽削髮入山寺爲僧有不知時勢者四人思爲恢復
計乃率里中無賴三十餘人直抵寺中而強之學佺曰千金予不憚
傾囊以應奈時勢已至此何四人苦懇之學佺惻然曰與其留爲兒
孫用不如先爲國家用成敗利鈍非予所知諸君勉之翌日下山予
之如其數四人者延學佺至帥府時卽九月十六日也至十九日清
師入城學佺乃呼家人告曰吾志已定今日正吾盡節之日也遂沐

卷中

六十九

浴正衣冠縊于中堂年七十有二語不及後事後五日始得入棺次
年二月十九日移柩西郊二忠祠葬祭成禮

右衛指揮胡上琛字逢聖號席公直隸人伊祖以功授燕山衛後陞
福州右衛遂占籍焉上琛幼孤依母家田氏少長姻禮義文詞年十
八赴京襲祖職折節讀書耽于賦詠多蓄書畫有當意者輒典衣購
之帝入閩陞錦衣衛扈從延平及帝出狩上琛徒步歸閉戶不出清
師將入城上琛密令人入山覓毒草其愛妾劉蕙聞而笑曰君豈以
我婦人不知節義事而不與聞耶吾有志久矣特慮君志未決耳上
琛喜動顏色遂服冠裳與妾拜天地祖宗並坐中堂飲樂酒而卒上
琛時年三十有八蕙年二十有一子四人先時囑母氏撫養

十月三日賴城中有縋城而出者清師獲之以爲鄉導夜泊小東門
而上鄉勇猶巷戰刃之四日黎明清師四集遂破忠誠府萬元吉楊

廷麟投水死郭維經入嵯峨寺焚死兵科給事萬發祥守道彭期生
吏部主事龔棻御史姚奇胤兵部主事于斯昌王其弘黎遂球柳昂
魯嗣宗錢謙亨戶部主事杜珽中書舍人袁從諤劉孟錫劉應駟
賴州推官署府事吳國球同知王明俊臨江推官胡賴知縣林逢吉
監紀通判郭登寧鄉官虛象觀舉人劉曰佺萬與升馬芝貢生楊述
鴻黃尚質胡國偉王明管聲元戴斌段之輝朱長應賴尚佐劉期錫
等數十人不死于兵卽自盡投水耳

十九日清師入漳州漳州道傅從龍知府金麗澤以城降皆仍舊職
任事不三日而鄉民兵起殺從龍麗澤

當清師之未入泉州也鄭芝豹先至閉城索餉諸紳不應者卽梟其
首縛親家母子庭抵脊得數萬又具火手五百將盡焚城中宮室以
餉未足逼至明日俄報清固山兵將至乃奔安平

卷中

七十

芝龍保安平時樓船尙五六百艘軍容烜赫戰艦齊備砲聲不絕震
動天地以前約南都洪內院信未通故猶豫未敢迎師又自念早撤
關兵清師得通行無所累有大功而兩廣素屬部下若招兩廣以自
效閩廣總督可得猶南面王也清貝勒令泉紳與芝龍最厚者郭必
昌招之芝龍曰我非不忠于清恐以立王爲罪耳會固山兵逼安平
芝龍怒曰既招我何相逼也貝勒聞乃切責固山令離安平三十里
勿駐軍而遣內院二人持書至安平其略曰吾所以重將軍者以將
軍能立唐藩也人臣事主苟有可爲必竭其力力盡不勝天則投明
而事乘時建不世之功此豪傑事也若將軍不輔立吾何用將軍哉
且兩粵未平今歸閩粵總督印以相待吾所以欲將軍來見者欲商
地方人才故也芝龍得書大喜必欲降附諸將多不從其子成功痛
哭而諫勸之入海而芝龍念田園偏閩廣秉政以來增置莊倉五百

餘所。駱馬戀棧，遂進降表。單騎以五百人自隨而降。成功母自縊死。芝龍過泉州，大張播告，誇投誠之勳。猶持貝勒書招搖，得官者就議價。十一月十五日，至福州，朝見貝勒，握手甚歡，折箭爲誓。遂命酒痛飲。飲三日，夜半，忽拔營起，挾之而北。從者五百人，皆別營，不得見。惟狎客陳鼎隨之，亦不許通家信。芝龍乃面作家書數封，皆囑無忘清朝大恩語。而謂貝勒曰：北上面君，乃芝龍本願。但子弟多不肯，今擁兵海上，倘有不測，奈何。貝勒曰：此與爾無與，亦非吾所慮也。

芝龍既行，鄭彩、鄭鴻逵、鄭成功，皆率所部入海。成功樹旗曰：殺父報國。張肯堂、沈猶龍等，亦往舟山，依魯王。芝豹獨奉母居安平。

芝龍至京，陛見奉朝請。

十二月朔，成功會文武羣臣于烈嶼，設高皇帝神位，定盟恢復。仍改明年丁亥爲隆武三年。移于南澳。勤王者遠近至，軍聲頗振。

卷中

七十一

永曆元年，卽鄭氏所奉之隆武三年。四年丁亥，四月十八日，黔國城中人執阮韻嘉、袁士弘、檻送楚雄，伏誅。二十四日，孫李諸軍入城。秋毫無犯。定洲據省凡五百五十日。

五月，李定國帥師向臨安。庚申至壬戌，拔之。改阿迷州曰開遠。蒙自曰樂新。遣使至楚雄，永昌、楊畏知，猶以流賊目之。

是月，鄭成功于廈門中左所設演武場。

六月，四將軍入遙西，楊畏知迎戰，被執。四將軍解其縛，坐之上座，以爲同獎王室，非有他也。俾作書通意于天波。畏知曰：果爾，當從我三事。一不用獻僞號，二不殺百姓，三不擄婦女。可望皆許之。卽折箭對誓。遙西得免屠戮，畏知之力也。

七月，土司龍在田許名臣降清。

鄭成功合鄭鴻逵軍圍泉州于桃花山，不克。

八月十八日，四將軍兵入鶴慶，又分兵入麗江。土知府木鈺迎降。天波得畏知書，猶不敢信。遣其子中顯至營，曰：但得守永昌足矣，不敢復望故位。劉文秀謂諸人曰：沐世子來，猶國公也。請以國公之禮禮世子。世子歸，以二十騎送之。悉反所得沐氏世寶。天波大喜。過望。二十騎中有兩人，歷階而上，中顯視之愕然。謂其人曰：此卽撫南劉將軍及王將軍某也。天波乃與兩將軍還成都。車裂余錫朋、徐中和等，以謝國人。

文秀隨引兵討何革、奄。何革、奄者，定洲之老巢也。有九山，最險。峒名溪鳥，其外巢曰大莊，夷蠻黑老虎踞之。其戰，口銜雙刀，手舞大刀，所向無前。文秀困之久不下。定國益師往，誅黑老虎。

定國之攻臨安也，定洲部目李阿楚拒戰甚力。定國穴地道置礮，礮發而城陷。阿楚赴火死。兵猶巷戰。定國怒，執城中紳衿兵民盡戮之。

卷中

七十二

所殺七萬八千餘人。而陣亡與自焚自縊者不與焉。又屠晉寧及昆陽，呈貢，歸化，又殺數十萬人。迤東被戮之慘，幾與蜀同。而遙西獨免。宜楚雄人至今尸祝楊畏知不衰也。

十月四日，响人多出降，破之。執萬氏定洲以歸。沙亂山于萬氏，滇人疑其如夏姬，及獻俘，魁黑奇醜，莫不大笑。

是月，朱成功用印從大學士曾櫻議，頒明年閏中正朔，號戊子。大統曆，用文淵閣印印之。

永曆二年，五月戊子，閏三月，成功攻同安安溪皆下。以吏部主事葉翼雲署同安事。五月，圍南安縣七十日，不克而還。八月，清師破同安，葉翼雲及鎮將丘進金裕皆死之。遺光祿寺卿陳士京入朝于肇慶。

永曆三年，六月己丑，土京還自肇慶。晉封成功爲延平王。始奉粵

中正朔庚寅六月清漳浦守將歸降于成功。

永曆四年庚寅成功率師南征。

永曆五年辛卯二月清守泉州鎮將某偵廈門單薄毀破之會樓自縊諸紳咸避于活嶼成功自南返泉州攻者始退十二月成功攻漳浦其令來降。

永曆六年壬辰正月清海澄守將赫文興舉城來降成功圍

長泰縣清督帥陳錦來援敗之二月成功復克平和詔安南靖三縣進圍漳州府七月七日陳錦爲其內司李進忠等五人所刺以其首

來降八月刑部侍郎王靈石至自五指山言思文在彼爲僧繼而勅

使至廈門一時故臣皆不能決九月清金帥山授漳鄭師失

利。

永曆七年癸巳三月五指山復遣使來存問諸臣使言思文

卷中

七十三

今離五指駐平遠縣將起兵故臣乃具公疏請勅驗視卒不可得五

月金帥以萬騎攻海澄遇伏大敗六月鄭師南下會潮州守將郝尙

文來降以定海李孟敬署太守事其屬縣潮陽惠來相抗成功赴勦

永曆八年甲午四月清廷議割漳泉惠潮四郡地令鄭氏難

髮不受清師復陷潮州十一月成功發水陸師應西寧王李定國于

粵東十二月朔成功克漳州漳屬十縣而降者九獨龍巖不下十二

日泉州屬七縣而降者六。

永曆九年乙未正月鄭師克仙游攻凡半月四月鄭師援粵

之師失利統軍黃梧降殺五月鄭師祭旗大演陸師戈甲耀日集縉

紳觀之六月鄭師祭海大演水師九月南克揭陽澄海普寧三縣命

峻揭陽毀澄普十一月守舟山清將巴臣與舉城來降于鄭師發師

已三月阻風至是始抵城下十六日清師再遣使議和。

永曆十年丙申正月十一日始頒粵中正朔十年大統曆以

前年有軍事也守台州將清馬信棄其城降于舟山二月馬信及馮

用張洪德俱抵廈門謁成功五月粵師失和歸斬其將蘇茂閏五月

改廈門中左所爲思明州六月二十四日黃梧以海澄降清縣令王

元士從之協將康雄不從斷其手得墜城出七月五日以陳忠勇侯

留守思明州成功率師北伐奪閩安鎮斬清將胡希孔生擒百七十

餘人二十三日戰于南臺奪橋又明日戰于橋北再勝二十八日戰

于教場奪馬二十五匹擒延平援將張禮八月四日成功克連江二

十六日清師陷舟山總制陳雪之英義伯阮進俱赴海死。

永曆十一年丁酉十二月思明火藥局火。

永曆十二年戊戌正月粵中以檄書通問于思明二月徐孚

遠觀粵中行在汎海取道安南入滇成功會師浙海以前少司馬張

卷中

七十四

煌言爲監軍北上抵羊山羊山故有龍祠海船過者致祭必以生羊

即放羊于山久而孳息日繁見人恬不畏避軍士競執之時天朗波

平怪風猝至海船自相摧擊義陽王溺焉于是返旆。

永曆十三年己亥五月鄭師悉衆北指張煌言以所部亡命

爲前驅入江抵瓜州城下明日成功至清師禦之滿漢兵死者千餘

鄭師乘勝遂克其城成功南渡攻鎮江煌言派長江未至儀真五十

里吏民迎降六月二十八日煌言抵觀音門成功已克鎮江水師畢

至七月朔哨卒七人略江浦取之五日蕪湖以降書至成功謂煌言

蕪湖上游門戶倘留都不且夕下則江楚之援日至控扼要害非公

不可七日煌言至蕪湖傳檄郡邑江之南北相率來降郡則太平寧

國池州徽州縣則當塗蕪湖繁昌宣城寧國南寧南陵太平旌德貴

池銅陵東流建德青陽石埭涇縣巢縣含山舒城廬江高淳溧陽建

平州則廣德無爲和凡四府三州二十三縣而下流之常鎮屬縣亦皆待時爲迎降計。時有清大帥單騎東奔，飯于村店，店惟一老嫗，大帥皇遽問曰：「今待何如？」老嫗不知其爲大帥也，合掌向天而謝曰：「聞殺北人盡矣。大帥不敢飯而去，金陵亦竊議迎降，未定而諜知，鄭師疎放，樵蘇四出，營壘爲空，士且釋兵而嬉，用輕騎襲破其前屯，成功倉卒移帳，賈明軍灶未就，清師營城出戰，鄭師大敗，成功遂乘流出海，并撤鎮江之師，煌言趨銅陵，與楚師遇，兵潰，變姓名從建德，祁門山中出天台以入海。」

成功之敗而歸也，以廈門單弱，方謀所向，中途遇紅夷船，其通事乃南安人，謂成功曰：「公何不取臺灣？臺灣，公家之故土也。有臺灣則不患無餉矣。」

臺灣海中荒島也。崇禎間熊文燦撫閩，值大旱，民飢，上下無策，文燦

卷中

七十五

向鄭芝龍謀之。芝龍曰：「公第聽某所爲。」文燦曰：「諾。」乃招饑民數萬人，人給銀三兩，三人給牛一頭，用海舶載至臺灣，令其差舍開墾荒田爲生。厥田惟上上，秋成所獲，倍于中土。其人以衣食之餘，納租鄭民，後爲紅夷所奪，築城數處。曰臺灣，曰雞籠，曰淡水。此外又有土城數十處。臺灣之城，疊亂石高數丈，厚丈餘，用火煨之，石化爲灰，融結成塊，其門戶爲澎湖。澎湖淡水地勢低下，海舶至此，須易船而入，故險而易守。

成功往攻臺灣，至澎湖，適遇水漲，竟以海舶渡之，直抵城下。城中紅夷不過千餘人，餘則皆鄭氏所遷之民也。以大礮擊城，堅不受。鄭民導之曰：「城外高山有水，自上而下，繞于城濠，貫城而過，城中無泉井，所飲惟此水。若塞其源，三日而告困矣。」成功從之。紅夷乞降，遂以大舶遷其家。

成功據其地數年，卒。子鄭錦鄭錦嗣。後至甲寅，耿精忠反于閩，鄭氏人猶奉粵中正朔。曰二十八年。鄭錦後至甲寅，耿精忠反于閩，鄭氏三餘氏曰：「鄭氏以盜賊之智，習海島無君之俗，委身而託之，祭則寡人，亦云幸矣。藉之謀國，不已慎乎？黃道周輩，號稱心膂，在承平固日能賢，畢竟迂遠不達事變。其于弘濟時艱，全無影響。賴卽後亡而萬則自用，頗專，楊亦遲于見事，豈所稱扶危定傾者耶？卒之君逃臣死，俱歸孟浪，適以速鄭氏之負篋擔簦而趨已耳。可慨矣夫。」

卷中

七十六

南明野史卷中終

永曆皇帝紀

南沙三餘氏撰

帝諱由榔神宗之孫桂恭王常瀛第四子也常瀛最少與惠王常潤同李貴妃出萬曆二十九年冬十月己卯與福瑞王三子皆封。四十二年福王先就國洛陽天啓七年瑞惠桂三王始各就國瑞國漢中惠國荊州桂國衡州地皆荒瘠而衡在江湖之表尤為僻遠常瀛靜守藩封號稱賢王正妃王氏貴人范氏以選侍孫氏妖媚見幸故王范俱不見容後數年選侍坐巫蠱事死王始親二宮生四子長次俱夭崇禎十五年三子及四子皆冠會督撫題請發宗人府序名玉牒咨禮部會題册封三子為安仁王四子為永明王

卷下

監宮人等阻永州浮橋下賊悉擄之安仁永明俱禁永州衛以木柙籠之令偽湖南道徐姓者督兵押赴衡陽偽道即衡陽人壬午鄉薦也密啓王云臣係新科舉人為賊所迫至此今幸臣起發王駕雖一面撥夫支吾預已遣報桂殿下自有兵來救駕又囑守者都司王有成毋令賊來驚擾徐亦問候日數次

桂王既脫走桂林即密遣人偵視得偽道啓報遂謀諸征蠻將軍楊國威國威遣中軍焦璉飛調狼兵數千兼程而下十二月復永州二王以出而賊兵復合璉負永明徒行一日竟肩輿入粵安仁亦免凡桂藩內外人等俱給路費送歸藩下而徐姓者已死於亂軍中竟失其名獻賊知粵西有備乃毀桂邸木石至長沙建偽殿遂由楚入蜀十七年春桂藩父子君臣相會於桂林廣西巡撫瞿式耜巡撫鄭封總兵楊國威等會議桂藩係朝廷親王今遭賊難至此宜條處錢糧

安置但桂林有靖藩不便同城惟梧州倉庫充實請王先行遷蹕就近支糧應餉然後會題請旨

桂藩乃順流而下六月始至梧州沿江安蹕文武咸朝忽報福王監國南都喜詔方到哀詔繼至及開讀宣言本年三月十九日流賊李自成陷京師大行皇帝殉社稷桂藩伏地大哭自辰至酉絕而復甦遂致疾八月薨於蒼梧葬於藤縣城北號曰興陵守陵官每見五色雲覆之因啓賀且傳童謠云五色雲照王墳歸南土永自明

時藩府官眷僚屬尚有千餘二王資囊已盡寅支卯糧猶不足用而安仁素殘刻凡永明衣食所需仰給王兄恆多所缺一日安仁遣內監周明押衣篋四送永明舟中王大喜啓視皆緒黃袍別無可常御者王為不釋周明前啓曰願王勿煩惱暫用收貯靜俟天命有歸自有服御之日

卷下

弘光元年乙酉夏五月清師下江南六月唐王監國福州八月詔至桂林封永明為桂王

時靖江王亨嘉密與參謀孫金鼎議以勤王為辭遍檄四方調集漢土官兵又強劫撫鎮三司置式耜于元燁張同敞鄭封及楊國威等勸進監國表文諸臣力諫不聽又慮遲疑生變於是即將藩衛及先至狼兵共萬餘人立諭藩府文武於靖江府臨朝稱賀是日加孫金鼎為參贊軍機大學士加參贊嚴天鳳范友賢為將軍總統左右前鋒留楊國威為城守即日督衆興師由水路出平樂抵梧州殺官劫庫

於時桂府兩王舟泊梧州方在危急而廣督丁魁楚已飛奏閩中即發兵西上梧州靖藩見所調兵不至傍徨無計西兵小棹東師巨艦一鼓之間全軍喪沒魁楚傳令收兵恐驚桂府親來朝慰

靖藩既敗，與前鋒嚴天鳳等十餘人駕小舟飛渡桂林，堅壁不出。令孫金鼎上潯州，催兵應援。及抵潯州，遇參將陳邦傳等奉調勤王。率師東指，邦傳與金鼎爲兒女姻。金鼎以爲救援有人矣，乃告以靖江敗狀。邦傳宴之時，參畫胡執恭、毛可求同席。酒半，邦傳起更衣，招執恭進密室，謂曰：「今者靖江無謀，動取敗衄。我等若少依違，禍不旋踵矣。幸金鼎自來送死，乘此擒戮，以邀大功，何愁富貴耶？」計定，復即席。謂金鼎曰：「今日之事，大人知之乎？」金鼎曰：「已知之，不必言。」再飲，沉醉，投金鼎於水。邦傳祕之，取其尸，擦灰包紮訖，即傳諭各兵艘悉改勦逆紅旗。卽夕解功至梧州。魁楚大喜，敍以首功，委鎮征蠻將軍，協同東師，前定桂林。

卷下

臨城之日，楊國威旗鼓焦瑾者，與國威不協，乃密令所部縛國威及嚴天鳳等，械送軍前。囚至兩廣，魁楚卽命傳赴福京。後得旨，嚴天鳳、川伯、晉焦瑾都司使。

楊國威處斬，貶靖江爲庶人，安置廣東博羅縣。未幾病死。封邦傳富隆武元年三月丙戌秋八月，福州不守。丁魁楚聞報，密會湖督何騰蛟、西撫瞿式耜、巡按王化澄等，議推監國。而開學兵部尚書呂大器自閩至，原任兵部尚書李永茂以守制并至。時安仁王於九月病卒於梧。式耜首言永明王賢，且神宗嫡孫，應立。桂太妃王氏曰：「諸君子何患乎無君？吾兒仁柔，非撥亂才也。願更擇可者。」魁楚等請之堅，遂以十月十四日於袁經中監國肇慶。推置僚屬，魁楚、大器爲大學士。式耜以吏部右侍郎兼開學，李永茂兼學。魁楚兼戎政，大器兼中樞。永茂請終制，化澄以下皆晉爵。諡隆武帝曰思文皇帝。

福京舊輔蘇觀生，粵人也。督師援贛，贛破，撤兵度嶺。魁楚故與觀生有隙，兼聞贛敗，倉卒與司禮監王坤趣監國走梧避之。式耜曰：「今日

之立爲祖宗雪仇恥，爲生民援塗炭，正宜奮大勇以號令遠近。今強敵日迫，東人復不靖，苟自懦外棄門戶，內毀廟牆，國何以立？爭之不聽，已而觀生使給事陳邦彥勸進，復回肇慶。

十一月，唐王聿錫浮海至廣州，觀生雖勸進，終忌魁楚，不欲過肇慶。逕回廣州，適聿錫至，遂與舊輔何吾駒、布政司顧元鏡、總兵林察等謀立之。曰：「吾君之弟也，乃自立，置六卿，年號紹武。召海上鄭石馬徐四姓盜授總兵等官，以拒肇慶。」

是月十八日，監國卽帝位，取藩封永字，又以神宗孫取曆字，改明年丁亥爲永曆元年。以前署爲行在，尊父桂王爲興宗，興宗馬氏曰慈寧皇太后，立妃王氏爲皇太后。大赦，陞賞有差。特諭不立東殿，東殿不選宮人。諸臣朝罷，喜相謂曰：「風華龍顏，果中興主也。不設東殿，宮人，可謂美政之始。」加

卷下

四

魁楚兵部尚書，式耜吏部尚書，並東開大學士。封潯梧總兵李明忠武靖伯。太后復召對諸臣，諭曰：「今朱家皇帝僅存此一線，續承大統，願諸先生盡忠竭力相輔之。」文武拜謝。

遣給事中彭耀赴廣諭觀生，被殺。廣州進兵至三水，帝乃以兵部侍郎林作鼎督總兵李明忠、龍倫、蘇聘等禦之。作鼎故粵中監司，與林察同姓相善。察使四姓盜詐降迎作鼎，作鼎信之。舟至三山口，亂作。全軍俱沒。作鼎赴水死。肇慶大震。

式耜疏言草昧之初，惟養聖德，修紀綱，慎政教，挽人心，布威武，起用人望，招徠賢俊爲首務。

王坤者，舊北閩，自南都失而入閩。思文遣出，乃入肇慶，秉筆司禮監。內批改戶部郎中周鼎瀚爲給事中。式耜力言不可，不聽。呂大器以病辭入蜀，內批陞粵巡使王化澄爲大司馬。式耜疏言化澄誠實，有

廷論斜封墨勅何可爲例請補部疏尙得體

晉李永茂大學士知經筵不入直疏薦十五人爲十五省鄉望疏上王坤啓視不悅未幾十四人皆殊之山西道御史劉湘客獨斥永茂佛然曰朝廷方以經筵責茂茂以十五省人進非私也斥湘客者斥茂也卽日解舟去式相疏言大臣論薦新朝盛事司禮輒去取其間無以服御史何以安大臣王坤復疏薦海內碩卿數十人式相又言司禮抑人不可薦人更不可吏科給事劉廩等疏論坤內臣不得薦人帝怒叱逐廩等式相力持之得復用

十二月清師由閩趨潮惠俱下之潛師襲廣州望口唐王方視學營報至觀生叱曰潮州公文昨夕到兵何自來耶清師先以數騎抵東郭門守門者猶以爲招來海上盜也呼問之比覺而城不及閉先鋒入反據城以引外騎執唐王觀生自縊祭酒梁朝鐘太僕卿霍子衡

卷下

五

等死之唐王與周益遠等二十四王俱及於難顧元鏡何吾駒降

二十五日報至肇慶器式相請守峽口司禮王坤趨帝西避之式相夜棹小舟留駕曰我兵水陸免至三水可上下益也爭之不得請身留肇慶宗人府朱容藩曰左右所恃惟式相一人式相留守上行益孤亦不許帝遂駕小艇上西峽走梧州丁魁楚以朱治暉爲總制守肇慶

永曆元年四丁亥正月降清將李成棟分兵徇南韶自率兵向

肇慶帝由梧州北走平樂而魁楚惑於奸弁蘇聘從梧西走岑溪式相隨行而妾媵衆多逗留梧州惟大司馬王化澄戶部尙書吳炳翰林方以智文選郎吳貞毓給事中唐鉞御史程源中書吳其雷洪士彭掌錦衣衛馬吉翔扈蹕李成棟入肇慶朱治暉走治暉字子嘯浙人也舉鄉試有文譽崇禎時爲肇慶同知驟升此職至是雞髮云成

棟別遣副將楊大福張月等取高雷廉三郡

二十九日成棟入梧州巡撫曹燁降先是蒼梧令萬思變作一木龜令人牽之號于路曰降敵者似此及清師薄梧巡撫曹燁以春秋得雋者也因輿輓肉袒牽羊以迎曰燁不天不早事君使君懷怒以及下邑燁之罪也若以罪不赦作諸軍門亦唯命若惠邀天之福苟保首領使得自新君之惠也卽涕泣不敢仰視成棟笑而受之釋其縛焚其輓兵入梧州萬思變大書曹燁姓名於木龜背置堂中遂遁

二月帝入桂林以吳炳方以智爲東閣大學士遣使湖南慰勞督師定興侯何騰蛟等并趣其兵入衛

是月式相至自梧州疏請徵四川文安之雲南王錫爵爲相周堪庶郭都賢劉遠生等爲六卿丁時魁金堡等爲給事晉騰蛟開部督師是時孫可望方由川貴入雲南安之錫爵以道阻不能達

卷下

六

丁魁楚之去梧也以三百餘艘載黃金二十萬兩白金二百四十餘萬兩方至岑溪成棟追及之戰於藤江魁楚被殺閩門盡沒

清師入平樂陳邦傳棄城走南寧帝聞報大恐王坤請召武岡鎮劉承胤入援藉之赴楚承胤聞召卽統兵至全州迎駕封承胤安國公式相上疏曰駕不幸楚楚師得以展布自有出楚之期茲半年之內三四播遷民心兵心狐疑局促如飛瓦翔手散而覆手合又曰在粵而粵存去粵而粵危我進一步則人亦進一步我去速一日則人來亦速一日楚不可遽往粵不可輕棄今日勿遽往則往也易今日若輕棄則更入也難海內幅員止此一隅以全盛視粵西則一隅似小就粵西恢中原則一隅甚大若棄而不守愚者亦知拱手送矣不聽又泣請曰東藩已失所存惟桂一隅若復委而去之武岡雖金城湯池何能長久臣本起此以舉事願與此地俱存亡乃命式相留守桂

林各路悉稟節制。封總兵焦璉富川伯。鎮桂。封舊鎮陳邦傳思恩侯。守昭平。帝發桂林。

三月。清師薄桂林。式相檄總兵焦璉。璉駐別縣黃沙鎮。聞檄。即率三百騎赴救。時山水泛溢。士卒徒涉百里。水及馬腹。臨江無舟。搜村中得漁舟二艇。士卒以次渡畢。璉乃渡。以初十日薄暮抵式相府。式相懼甚。拊其背而勞之。如家人父子。翌日。清師數萬猝至。數十騎直突文昌門。登城樓。式相署在城樓下。矢及式相綸巾。式相呼璉。璉即袒臂控弦。自下射之一騎。連發數矢。敵應弦而倒。數十騎乃下。短兵接戰。璉復殺數人。時城門閉。餘騎復登城。挾馬越城而下。奔還其軍。璉即啓門而出。麾三百騎大呼直貫其營。左右衝突所向披靡。自寅至午。斬首數千級。清師復合。璉又大呼殺入。軍士無不一當百。呼聲震天。戈刀所及。血肉肉飛。式相復率士民擊金從之。以助軍威。清師大奔。璉復追殺數里。清師乃退。

卷下

七

初承胤之從武岡入援也。猶尊朝廷。持正守法。遂司禮王坤爲竊天子權。面叱周鼎瀚爲奉寺鼻息。雖重式相。特發兵數千援桂。既而承胤請以金吾郭承昊。馬吉翔。嚴雲從。封伯。御史毛壽登參駁之。吉翔等疑疏出。劉湘客指鼎瀚遂造飛語爲董卓淮汜之議。激承胤怒。逼帝立命廷杖。縛壽登。湘客及御史吳德操。給事萬六吉於行在。午門外。諸臣申救得免。壽登等俱落職。承胤益橫。脅帝幸武岡。式相疏請留蹕全陽。以扼楚粵之中。不聽。

四月。帝至武岡。改爲奉天府。以巡道嚴起恆爲大學士。廣督何騰蛟。招撫流寇曹志建。王朝俊。郝永忠等來歸。悉賜五等爵。晉騰蛟總制。世襲定興侯。駐衡州。巡撫堵胤錫駐長沙。聲勢稍振。

五月。承胤援兵在桂。索餉而譁。式相括庫藏不足。夫人邵捐簪珥以

佐之。兵卒不肯出。與焦兵主客不和。擊鬪掠市而去。

是時降清將定南王孔有德。靖南王耿仲茂。平南王尚可喜統兵取湖南。進攻桂林。焦璉負劍奮臂。督師撫按肘腋。石分門嬰守。用西洋銃擊中馬騎。清師稍卻。乃出城奮擊。自辰至午。不及餐。將士枵腹。式相括署中米蒸飯分哺之。將士俱樂用命。明日復出戰。清師旋去。式相先令路將馬之驥伏於隔江。犄角接應。清師北。追殺二十里而還。孔有德敗走。望虞山樹木皆以爲金甲天神。幾爲焦兵所及。余龍者。故江上盜也。有衆萬餘。受顧督萬元吉招撫。及賴破龍等無所歸。出沒甘竹灘。

卷下

八

甲復飛書諭之家玉。答書曰。孔門高弟。太祖孤臣。如玉其人者。安可以不賢之招招之乎。生殺榮辱。惟公命。其師林洵力贊之。遂結鄉勇。何不凡。莫子元等襲東莞。入之。執新令鄒鑾。籍降紳李覺斯家。以犒士。成棟帥水陸師至。家玉棄城走。以舟師屯杜澗村。村近新安。北令走。家玉令諸生陳太赤領縣事。

兵科給事陳邦彥招余龍等起兵。邦彥字岩野。順德人。乙酉間。以諸生走金陵。上政要三十二策。權奸阻不用。思文得其策。讀而偉之。至閩。卽家授監紀推官。而邦彥亦登是科。賢書。以蘇觀生薦。改兵部職方主事。監廣西狼兵。至嶺。聞變。勸觀生東保潮惠。不聽。會丁魁楚立。帝於肇慶。觀生與魁楚不協。撤兵回韶。使邦彥赴肇稱賀。且覘動靜。詔授邦彥兵科給事。令回懋觀生。而觀生已擁立唐王聿錫。邦彥貽書報命。遂隱高明山中。未幾。廣州破。肇梧繼陷。將至平樂。邦彥聞之。

扁舟入甘竹灘。說余龍乘虛襲廣州。龍許之。乃焚北船百餘於東莞。遂突攻廣州。邦彥使其門人馬應房與龍攻順德。復之。又與張家玉書曰。成不成。天也。敵不敵。勢也。方今清師風鶴。桂林累卵。得牽制毋西。潯平之間。庶可完葺。是我致力於此。而收功於彼也。佟養甲訪求其家。獲其妾何氏。并子和尹。虞尹於肇慶。厚待之。為書招邦彥。邦彥不復書。但判其楮尾曰。妾辱之子。殺之。身為死臣。義不私妻子也。養甲壯其為人。仍善養其妾與二子。後郡紳李星一舉人杜璜。以兵攻肇慶。始殺之。璜等亦戰死。李成棟至順德。破余龍於黃連江。馬應房迎戰死之。

是時清師東指。不能復西。由是桂林稍定。式相自三月至五月。曉夜立矢石中。推食解衣。與士卒同甘苦。故人無變志。又焦璉久將桂。得桂人心。式相以國士遇之。獨得其死力。璉乘勝復陽朔。并下平樂。懷

卷下

九

集縣丞徐定國。向匿山中。誓不雜髮。及是。引兵復懷集。御史魯可藻督師復富川。及賀縣。引兵與焦璉會平樂。陳邦傳亦由賓柳入潯州。清師引還廣州。遂復梧。粵西再定。式相力也。

以保桂功。晉式相兼太子太師。臨桂世伯。式相辭曰。本朝封拜文臣。自王威寧王新建外。指不多屈。或憐臣死守孤城。謂省會無虞。不妨破格。以行鼓勵。其如貽笑四方。何。不拜。晉張家玉兵部尚書。提督嶺表軍務。以魯可藻巡撫廣西。可藻和州人。以明經令新城。政最。擢御史。式相敘軍功。特拜是職。

式相復請告。自劾曰。自二月十五日移蹕之後。以迄五月二十九日。凡百有六日矣。此百六日中。遇變者三。皆極危險。萬死無一生之望者。變故當前。總辦一死字。亦遂不生恐怖。不起愁煩。惟是臣之病不在身而在心。不徒在形而在神。身與形之病。可療也。心與神之病。

不可醫也。又曰。臣所依恃者。皇上。皇上駐金。猶有見天之日。駕既幸武。臣復何望。請再返蹕。全陽不聽。

六月。偏沅巡撫陳蓋。率演營標將趙印選。胡一清入覲。晉印選。一清都督少保。各謝恩。率兵還汛。

時清師破杜濬村。韓如璜死之家。玉引兵入新安。成棟圍之家。玉走博羅。

七月。前大學士陳子壯起兵於九江村。與陳邦彥結降北廣州衛指揮楊可觀。楊景燁為內應。又收花山盜三千人。偽降清師。以守東門。約以是月七日。三鼓內外並起。而子壯先期。以五日舟師薄城。謀洩。佟養甲捕楊可觀等。誅之。并坑花山盜之守東門者。時城內兵力單弱。養甲登城。見旌旗蔽江。嘆曰。其死於是乎。左右曰。與坐而死。寧戰而死。養甲奮勇出戰。發巨礮以擊陳舟。舟遂退。北風大作。養甲乘風

卷下

十

追之子壯。大敗於白鵝潭。李成棟亦自新安至。子壯退入高明。與監軍道麥而炫。縣令朱實蓮。嬰城固守。邦彥亦退會清遠。指揮向常燦。殺守道于華玉。知縣章應斗。以迎邦彥。邦彥率師赴之。張家玉亦破博羅。

初。劉承胤號鐵棍。擁重兵。頗健鬪。及迎鑿。遂與中人迫脅朝廷。太后刺血書詔。召駐札古泥商丘伯侯。性入衛。性遣部將謝復榮。以五百人至。

式相具疏上言。粵西全定。請還桂林。昭告興陵。時三王九已下長沙。衡州且陷。八月。進逼武岡。承胤戀子女玉帛。惟恐失之。遂降。為清師前導。

十八日。馬吉翔謝復榮。奉帝及三宮。斬關而出。帝二子在襁褓。并乳母樊氏。墮馬。失之。百官俱未知也。吉翔步從三日。不得食。至一士人

家見其中堂供神宗像與帝貌類帝且拜且泣士人夜夢有天神降其家諸天人悉從有二學士侍側一髯而魁梧者曰此蘇學士軾也一秀而瘦傑者曰此李山人泌也士人師方以智貌類山人士人奇之寤因自揣曰居中南嚮坐者豈當今耶跪而進膳帝受之大駭復前行村氓皆獻雞黍土司車佑戎服具卒乘以迎獻黃金刀帝皆慰勞之

承胤引兵追躡且懸牌諭內外有知永明所向者賞萬金時帝與承胤相距三里復榮請帝疾馳而身自斷後抵死力戰與其卒五百人俱死王家堡帝徒步三十里足疲不能前危在漏刻會侯性率兵奄至乃御肩輿先發性至峽口清師引去帝已兼晝夜不食暮宿羅家店越五日抵古泥封性祥符侯

卷下

十一

項遊管遇內閣吳炳乘轎來作霖謂炳曰爾做內閣耶何不識廉恥至此炳歸自縊

帝崎嶇入粵次柳州式相屢疏極言不可他移一步滇黔地荒勢隔忠義心渙三百年之土地僅存粵西一綫返躡收復號召聯絡粵師出粵以恢江嶺楚師出楚以取武荆且粵西山川形勝兵馬人情俱有可恃年時豐稔飛輓有資帝三勅留守不赴

李成棟用四姓盜鄭昌等為導破高明殺朱實運於南門樓陳子壯麥而炫被執二十七日成棟圍博羅穴地置礮轟發之雞鳴城陷張家玉走家玉幼好擊劍任俠多結山澤之豪故所至翕然蹶而復起至是分其衆列龍虎犀象四營進攻增城入之

九月十日成棟救增城家玉列三營於城外成棟令杜永和閻可義分攻之城亦突圍出戰將士死者數千人無降者諸將請血戰潰

圍而出家玉曰矢盡礮裂欲戰無具將傷卒死欲戰無人天明俱受縛矣丈夫立天常犯大難事至已壞焉用徘徊以頸血濺敵手哉因起徧拜諸將自投野塘中以死懷銀章一篆曰正大光明思文所賜也時年三十有三官軍得其屍集諸紳視之李覺斯再拜賀曰是已某知其一齒缺以銀鑲之髮長可二尺三寸今果然死無疑矣然家玉父兆龍弟家珍仍爲人所匿覺斯不得蹤跡也家玉常乘黃馬神駿趨疾每臨陣風沙慘淡作勢怒鳴以鼓士氣及家玉死馬亦蹶死溪水側云

卷下

十二

成棟又以水陸師二萬爭清遠城破陳邦彥猶率兵巷戰力屈索筆題其壁曰無拳無勇何餉何兵聯絡山海喋血會城天命不佑禍患是搜千秋而下鑒此孤貞遂赴水北兵出之檻送廣州在獄不食五日惟慷慨賦詠所傳有大造兮多艱時哉不我與我后兮何之我躬

今良苦之句十月二十八日被磔監刑者視其肝肝忽躍起擊監者面遂驚悸數日死逾年贈兵部尚書子恭尹能以詩文世其業陳子壯至廣州臨刑呼高皇帝烈皇帝不絕口與麥而炫同日死於市子上圖亦見獲其家僮伯卿請寸斬以贖主人之孤得免死是日修養甲命何吾驥黃士俊李覺斯葉廷祥王應華伍瑞隆關捷先陳世傑等觀之養甲問諸降紳曰畏否皆鞠躬曰畏亦有改容詫曰真忠臣真忠臣

承胤既降北兵利其資伴與歡飲遂殺之時長衡既失何騰蛟嚴起恆劉湘客等咸至桂郝永忠盧鼎諸鎮兵雲集式相調和主客撫慰有加籌畫糧糈日不暇給復疏言柳州遙撞雜處地瘠民貧不可久駐慶遠瓊崖黔蜀南寧地逼交夷不可遠幸邇來將士瞻雲望日桂林爲杓樞道路臣僚疲跣重繭以桂林爲

會極江楚民情以桂林爲拯救之聲援騰蛟與永忠鼎璉等俱分防任汛可圖恢復不聽

初土司覃遇春從騰蛟於楚潰歸入桂林陳兵索餉騰蛟式相俱惡之比至柳守道龍文明承督撫密檄伴與遇春飲解其部曲執遇春送桂林誅之帝至古泥遇春子鳴珂訴冤從行者倉皇未詳其始末對以不知鳴珂率諸苗攻文明文明走遂入柳州大掠矢及帝舟柳遂陷帝倉皇跋涉亦如出武岡時

是月陳邦傳子曾禹以二千人送駕遂次象州

十一月式相集郝永忠焦璉督於神前刻期出師盧鼎趙應選分路駐兵轉餉不絕督師何騰蛟得展武略攻三王之兵於全州斬殺無算獲名馬駱駝而還諸帥連營而軍如天津間道互三百里清師去楚

卷下

十三

帝欲幸南寧爲新興侯焦璉亂兵所阻十二月帝入桂林式相與起飯並相式相黎明入閣夜分始歸處流極之運肅然如治朝騰蛟仍督師出全州

永曆二年五十四戊子正月郝永忠出壁興安永忠圍賊左營也前在桂林與焦兵不相能式相調和之始得其用及壁新安有江西進士蕭琦式相令永豐時所得士也爲人僉壬以禮垣驍騎司馬時居永忠營百計媚之遂言桂林富饒留守殷厚趣永忠赴闕因聲言清師劫營即撤兵西上

二月二十二日郝兵抵桂左右趣帝遷蹕式相曰不可督師警報未至營夜驚無大恐二百里外風塵而遠使駕露處耶播遷無寧日國勢愈弱兵氣愈難振民心皇皇復何依湖回波逝雖長年三老能逆挽其貳代哉左右禁近益周章不止式相請曰無已候督師歸果急

甲士正山立觀兵督戰咫尺威嚴勸激將士背城借一勝敗未知若以走爲策桂城危柳又不危乎彼今日可到桂明日獨不可到南大乎反覆數百言帝曰卿不過欲朕死社稷耳式相泣下沾衣嚴起恆曰遲至厥明且議之

是夜永忠斬關而入劫帝于寢裸體置之城外馬吉翔爲帝具袍服襖被而行永忠乃縛百官劫其資財縱兵淫掠

焦璉遣人謂式相曰強敵外逼奸宄內圍勢不兩全願移師至桂保公出城駐兵城外俟永忠城中乏食必外掠即統兵四面擊殺不過數日而賊兵可盡然後以全爲保障以梧爲門戶協力守粵事可萬全式相以治兵相攻恐傷百姓且虛敵騎倚虛不聽

時帝早發式相疾出送駕永忠即以數十兵遮式相車入掠其署百姓奮義擊賊俱爲殺傷式相家人假以何督師令箭救式相家屬得

卷下

十四

出式相裸體坐署中持令箭者逼式相登舟城中煙火高於樓櫓式相家人放舟三里外樟木港黎明少司寇劉遠生等至抵樟木港式相已兼晝夜不飲食唯歎息不及送駕身不能死桂署爲恨遠生等謂兵變倉卒急難着手請下朔平間催璉入援發檄遠近毋內恐檄地方紳士毋驚疑難髮檄一吏入桂息煙火收倉儲毋爲亂人所盜式相然之舟下三十里豆市井入民屋立草檄分路四發明日式相棄小艇返桂城下俾會城人知留守在也仍回駐陽朔璉兵續上楚鎮周金湯熊兆佐亦入桂城式相檄按察司僉事邵之驊部璉兵收視倉中餘米定人心

三月一日式相還桂署廡舍零落滿城暴骨唯煙火中燔炙氣耳式相令軍悉屯官舍洒除街路其從官被掠如奪人者漸周給之太常黃太玄死於兵槍殮之撫順荒餘收拾破傷招徠撫字桂城始有人

跡。

何騰蛟方稿軍永寧聞變馳回而郝兵已飽掠避去滇鎮胡一清新興侯焦璉俱統兵相繼而至日需粟米數百石式相撻髮爪辦之軍復大振

清師聞桂城兵變二十二日直抵北門式相慰勞軍士勉以忠義騰蛟督將校分師三面而出胡一清統滇兵從文昌門周金湯熊兆佐統楚兵從榕樹門督師及焦璉從北門戰未合璉即奮臂顧左右曰璉為諸君破之單騎橫矛直奔清師左右衝擊勢若游龍清師合而復散者數撫粵將軍劉起蛟見璉被陷大呼殺入與焦璉合連殺數百人貫其營而出胡一清從東至督師撫其背曰兒好為我破之一清即躍馬奮擊殺數十人奪敵馬而馳一清每乘馬必翦其鬃清師意為牛遇之輒曰此騎牛童子不易當也胡與焦合兵轉鬪而前金

卷下

十五

湯兆佐率楚兵橫擊之璉標下趙興向貴帥銳師夾擊皆殊死戰向貴戰死清師遂奔追殺二十里北渡甘棠而去式相待於北門督師還交相勞苦督師乃列營榕江諸師分兩路而軍

當帝發桂林式相獨處孤城已而頻傳凶問帝每歎下淚至是式相上疏詣行在候駕及三宮起居帝乃大喜知留守在也下璽書旌美遣官慰視憔悴狀式相寸縷無遺賜紗段及尙方銀兩并賜精忠貫日金章以表其忠太后賜紗段尙方銀與夫人邵復晉式相少師臨桂伯璉等皆晉爵式相恤死事軍士家為壇祭之焚向貴屍得箭鏃數升人皆駭曰此楊貴後身也

是月帝至南寧扈蹕者輔臣嚴起恆馬吉翔兵部蕭琦給事吳其鵬洪士彭許兆進尹三聘六七人而已尋柳二府為陳邦傳所據不貢賦稅資用乏絕嚴起恆乃署吏部關選於邕城二十四縣三州鹽客

藥戶皆入仕籍

式相念南寧蠻鄉不可久駐日為帝清策道請還桂督勦鎮將士直取全州會東人有反歸信促巡撫魯可藻繕兵以待又念行在無講官經筵久曠石室塵封何山聞得失手書八箴於扇進之

趙臺者順天人錦衣籍以武職改文階陞南寧添設巡撫有才幹能得士司心會有湖州人胡執恭為吏部當該在先帝時陳邦傳因入京襲職與執恭有舊既而執恭至廣西入邦傳軍邦傳子曾禹因迎駕得預票擬時下勅有拜君之賜於無窮句遠近笑之曾禹欲得南寧執恭佐之臺不讓於是陳趙治兵相攻

卷下

十六

初聲桓本遼陽衛襲世職以邊裔歷楊嗣昌史可法諸部累官淮徐總兵尋隸左良玉後隊弘光乙酉四月左兵東下以江西屬聲桓既而良玉死其養子夢庚率所部降清而聲桓不欲北行乃自請願取江西以獻清英王許之遂以江西專委聲桓還師南向與閩部降將王體忠合營西屯九江聲桓宣言清師馬步二十餘萬且夕且至迭檄江西速降即免屠城巡撫贛昭解印而逃江城人皆走至是年六月四日紳士及諸亡命迎聲桓於九江十九日聲桓至有諸生數十

迎於江干聲桓戴方巾青紗金線蝴蝶披風受諸生廷參於舟前廷參者初見即跪跪已起揖乃拜復起揖再拜而止聲桓故武人被輕衫受文調喜殊不自勝左右顧從者當如何答禮且笑且捫引諸生起口中謙讓喃喃有所云而無其辭頗涎墜縮如絲諸生及從官皆目笑之聲桓恐內有伏兵徘徊久之乃入城體忠忿江城人獨迎謁聲桓也入則與金氏分營而居城以東者為王城以西者為金金所居當都會喧鬧處官府甲第萃焉其偏裨姻族又分據華劇網羅諸

富豪略盡。以便宜署置官屬。陰忌王氏士馬精強。亦不大誅掠。漸得人心。欲遂除之。未有以發。會雍獎令至。齋文者。聲桓之叔也。令下三日。未有應者。聲桓曰。此王兵爲梗也。明日。請體忠計事。卽其揖時。刺之。尸出。王兵大擾。燒德勝門及章江門。與諸金格鬪三日。殺傷相當。聲桓且戰且招。以王兵屬體忠舊掌旗牌王得仁。軍中所謂王雜毛者也。

聲桓念江西據江南上游。西控楚。南通閩廣。得江西則東南要害居其大半。而身以孤軍。傳檄取十三府七十二州縣數千里地。拱手歸之新朝。計清師南下以來。功未有高於己者。意且夕且封王。次亦不失爲侯耳。及收江疏還。乃止。以聲桓爲副總兵。提督江西軍事。視原秩更貶。於是聲桓氣沮。

卷下

十七

師鎮贛州。丙戌八月。清師陷福京。十月。陷贛州。楊萬死之。諸營在閩。受官得脫歸者。往往有福京閣部諸劄付。然見金氏。方恣殺明人士。是以游士莫敢言自外歸。金氏威震閩楚。巡撫李鳳翔死。聲桓益驕。乃大治宮室。以明都司署爲帥府。役夫萬餘。窮高極壯。嘗臥病思食。虎卽令環西山。勒三日得虎。而果得虎以脯。聲桓性陰狠。能推噤不泄。方南顧明微。內益清盛。欲待四方有起者。因而自立。自巡撫李鳳翔死。北來有司。益多挫之。王得仁亦望爲總兵。而不得。意同怏怏。又屢受折辱。得仁本起羣盜。隸關營。每臨敵。未嘗有堅陣。性又曠躁。不能無惡言。或曰。天下事大定矣。願君命當侯否耳。富貴自有時。君其忍之。得仁益憤。則招致方士。起宮觀。煨金銀。以萬金使丹客宗超。一開天室洞。將以立壇。靖致物怪。檄雷雷役使。丁甲神爲百勝天符畢法。所居故宜春管理王府也。深八九重。高優

伶。每演郭子儀韓世忠故事。由此金王兩家怨辭稍稍聞於外。

贛州之未破也。萬元吉嘗遣間使密誘聲桓使反正。萬從武陵楊嗣昌西征時。嘗與聲桓相識於左營也。聲桓得書不報。捕其使械繫於庭。夜乃解其縛。飲食勞苦之。問督師殷勤甚厚。未明而縱之。萬死後。其使亦間泄其語。諸歸客餒知兩家怨不得封意。則間自露其關防劄印。乃言隆武帝尚在。屢有手詔許公。能以江西歸者。卽舉江西封公。亦嘗達一二乎。未幾。江城人士走諸金門下者。受意爲聲桓立生祠。祠成塑像。而請其冠服之式。聲桓令塑爲華陽巾而羽衣。與像入祠。觀者咋舌。歸客極言明復大眾且阿意。謂先授侯印。令公舉江西。待收京。且分天下而王之。聲桓喜甚。且遣間使請焉。

卷下

十八

後巡撫章于天至。遇諸將益倨。日從諸將索珍寶奇貨。呼聲桓曰金副總。得仁曰王把總。先此兩人在外。固已自稱都督。自文於偏裨。至是其部曲亦駭。一日章宴藩司。鋪席地。坐聲桓等於氈外。酒半嬉笑。視曰。王得仁汝欲反耶。是日得仁歸。大愧其從騎。聲桓亦失色。俯首彈鞭還帥府。

丁亥七月。得仁提兵如建昌。章于天遣官票追其餉三十萬。得仁大怒。搥案大呼曰。我流賊也。大明崇禎皇帝爲我逼死。汝不知耶。語汝官無餉可得。枉則有之。聲如嘶吼。目睛皆出。杖其差官三十。枉曰。寄章于天。此三十萬餉銀也。聲桓聞之。謂其客曰。王家兒急矣。所遺謂印數輩皆不還。奈何。丹客宗超一弟子黎士文者。亦輕倡喜事。舊與左兵往來。其鄰胡吏有門人官閩者。黎從買劄付爲官。卽因爲轉賣。以獎惑喜事少年。又雅游於金客黃人龍之門。卽因人龍自薦於聲桓曰。若輩非能得之。明兵雖大眾。獨我知隆武帝所在耳。公誠無愛厚費。資我以往。可期而至也。聲桓曰。願汝歸。何如。酬汝。且功名本共

之。居有間，黎生及胡爾音夜袖兩印入帥府。一爲鎮江侯，一爲維新伯，篆文柳葉。上刻小篆，文曰精忠報國。曰：此上所私賜也。聲桓喜甚，日掛腕間。

八月，得仁歸自建昌，聲桓舉印畀之。得仁曰：可矣。聲桓曰：待趙旗鼓歸而議之。我聞烏金王爲何騰蛟所敗，已使趙旗鼓往賀，且覘何擒王否也。趙旗鼓還，盛言烏金王不過小失利，今日大破明兵於寶慶。二人以故按不發。

已而巡按董成學亦覺金王謀反有端，屢揚言欲奏聞，而索得仁歌兒，得仁恐與之歌兒，則居家狀泄，堅不肯與。章于天又從索金玉杯、匱等物，益滋其怒。日閉諸匠爲旗幟、煉火器、製鞍甲。

今年正月，既望，章于天率數十騎，忽如瑞州，掠諸富家財，或謂得仁曰：此恐非爲索財賄也。前有滿兵數十騎，不知所往，恐其伏瑞州待

卷下

十九

撫按定議而發，脫有尺一詔，出不意，公等且見擒，得仁益急。正月晦，壽節，二十六日壬戌，官將夜習儀於上藍寺，得仁伏軍衷甲而往。上甬道，努喙睨聲桓曰：如何？聲桓搖首，是夕未發。文武各罷，得仁歸。盡夜部勒全營，次日癸亥，五鼓遂反。七門不啓，殺董巡按及成守道於帥府，盡捕逐司道府縣官，令百姓改裝。得仁遣人邀擒章于天於江中，聲桓使人迎南都舊輔姜曰廣於浣湖里第，以姜門生故更多仕南北者，故迎與共事，資號召也。出示安民，奉隆武正朔。金自爲豫國公，王自爲建武侯，姜曰廣稱太子太保中極殿大學士，皆稱賜尚方劍，便宜行事。大約謂勞苦功高，不惟無寸功之見錄，反受有司之百凌，血氣難平，不得已，効命原主云云。於是，以聲桓中軍宋奎光爲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黃人龍爲總督，川陝山東山西河南五省兵部侍郎。

初，王氏演郭韓諸戲，及請金氏祠像服式，皆左良玉舊客胡以寧啓之也。時以寧死，子甫十有二歲，封爲進賢伯。諸金皆爲都督，得仁婦弟黃天雷爲兵部侍郎，錦衣衛同知，金幕書記吳尊周爲江西巡按，王幕書記陳芳爲江西巡撫，府縣各屬堂佐皆其客也。

時舊冠服久易，倉卒不具，盡於優伶箱中取之。一時唱導，威儀如他日。鄉民擁觀嘖嘖，唯祝其趨間。前後皆禿無髻，以此微異。私人編布寮署，而諸客首言明事者，錄並不及。唯陳大生、黎士文、林亮數人得部曹而已。其有真官闕歸而不願出者，則又坐以觀望，矯詔加銜，勒令爲官。欲因劫聚義旅，觀其強弱。諸客久失望，亦各自稱銜級，出所藏福京剝付散賣，頒給。欲羅萃山澤，別爲一軍。由是職方監紀交錯於道，復如弘光時。

卷下

二十

黃天雷妹有殊色，得仁爲之心死。而王體忠亦欲之，故構體忠於聲桓，殺之而奪其軍，以納其妹。天雷妹尋以不良死。已而迫憐悔之，乃厚遇天雷，凡事吝而行，奔走求官者皆就黃以歸。建武之門，幾傾豫國客。

前所遣迎隆武帝者，丁時遇輩，趨道中，實不知所在。金王亦覺其詐，微聞南來人言，隆武帝已死，諸臣復擁立永曆帝於廣東，乃爲福京禪詔，進諸官秩有差。然聲桓意終疑，又謀求益王世子立爲監國。諸事隆武帝而嘗爲魯王官者，因亦各謀迎立魯王而戴之。縉紳有識者，見其舉動，各引歸，相戒勿出。東方義旅督師侍郎揭重熙、詹事傅鼎銓到城一日，並引兵還。唯姜曰廣在城中，與金王調策兵食而已。

王得仁西征九江，胡以寧從兄胡澹詣軍門，說以順流而下，揚言章巡撫請救者，江南必開門納君，騰檄山東，中原必聞風響應。大河南

北西及山陝其誰爲清有也得仁咤其言到九江不移時而破之珍其函獲自部途還金亦忌王北伐數趣使歸得仁歸以澹謀質聲桓坐客皆曰此上策也時江西諸郡皆反正獨贛未下黃人龍聞澹謀謂聲桓曰非也不聞寧王之事乎贛州高氏在彼聲桓愕然問故人龍曰昔者明有寧王名曰宸濠反於江西以不備贛州故爲巡撫王守仁所擒也聲桓心動會清鎮守湖廣羅總督恐其兵趣廣欲先敵金兵於贛州遣人遺書曰人心未死誰無漢思公劍舉非常扶大義爲天下倡咸引領企足日夜望公至但贛州東西要害山川上游公如欲通粵則贛界其中公欲他出則贛乘其後計莫若先下贛贛下則楚地可傳檄定矣金乃立議伐贛然忌王氏專制會城魯與偕往使使先齎册印封高進庫諱以利害進庫即故興平伯高傑兒子也初無意圖及見書大怒曰金皇帝耶安敢俟我遂勒兵出戰聲桓使

卷下

二十一

副將向朝佐衝之朝佐者爲聲桓刺王體忠者也前破建昌得金銀五十萬聲桓出師時索之朝佐不與曰久盡矣及與高氏戰追奔數十里徑至城下高窘甚向戰亦疲使人視大軍相去尙三十里朝佐怒曰此爲彼五十萬欲致我死地也即收軍歸南昌削髮爲僧高得復入城守與金王相持七十餘日而會城空虛獨倚宋奎光黃天雷爲重

夏四月乙未朔皇子某生后出也册爲太子赦天下詔曰萬喜

十日李成棟以廣東來歸初成棟之降清也以副總守吳淞貝勒調隨攻閩閩下令以偏師赴粵不意唾手得之及敘功疏下進修養甲兵部尙書假便宜成棟受其節制又成棟委官署所下城邑養甲必亟易之以是缺望形諸詞色養甲不之省也

時帝在南寧成棟遣洪天耀任欽人丁丑明進士潘曾緯未詳士人李

琦三人賫奏赴行在自陳謝罪請迎乘輿幸肇慶先是成棟所收兩廣五十餘印獨取總督印歲之一愛妾揣其意勸之舉事成棟撫几曰如松江百口何妾曰我敢獨富貴乎請先君前以成君之志遂自刎成棟哭曰我乃不及一婦人密與布政使袁彭年僉事張調鼎謀之輦金十萬賂要人以取孥於松將發而金聲桓以江西反率師圍贛贛師高進庫求援於粵謂贛爲粵東門戶贛朝下則粵夕受兵贛城三面距山皆崇崖峭壁仰面萬仞勢難驟攻第列營固守城中乏食不及旬日束手待盡我爲公守公資我糧修養甲命成棟往布政移銀八萬餉之彭年故不發以激怒其軍心時歲大旱羣盜滿山成棟陰結其渠魁謂養甲曰贛且暮亡粵又寇深如此嶺外斷不可保彼聲言復衣冠三字耳蓋姑許之以靖亂乎養甲計猶豫成棟故令羣盜逼城下呼聲動天以怖之養甲勉示安民成棟請於榜尾但書

卷下

二十二

甲子成棟既得此榜遂直書永曆年號養甲愕然然已無可奈何二十八日清師復破九江報至江城內外皆走車一輛舟一渡索值至數金雖斬之不能禁

五月五日修李俱觀泛龍舟會既而回成棟署復開宴優人冠帶登塲成棟謂養甲曰峨冠博帶何等威儀養甲曰一朝自有一朝制度何必羨彼成棟曰大丈夫須作千年有名的事豈能拘拘受制於人哉我今要歸明了即自去其辮以刀付從者請修去辮養甲大驚曰還須商量爲是成棟曰有不同心請汝頭試之安用商量即越席以劍擬之養甲懼亦去其辮成棟勒養甲於營中即下令次日兵民悉解辮復衣冠而以所藏總督印印表文上之

時陳趙方仇殺人心皇皇乍聞反信皆疑懼百出天耀等皆舊臣降清者力陳成棟忠誠且述聲桓事甚悉人心始安於是封養甲襄平

伯兵工二部尙書成棟惠國公彭年左都御史時金聲桓亦藏表於佛經部面中遣使賫至詔封豫國公兼兵部尙書得仁建武侯

自兩省反正士人輻輳而至王化澄復相朱天麟山東人東閣大學士晏清任開人已未進士為吏部尙書張鳳翼兵科兼翰林院

張佐良文選司郎中黃雲哀行人潘駿虬兵部主事龐天壽掌司禮監

時清固山譚泰劉良佐等帥師救贛州有獻救韓伐魏之策者遂突

圍南昌初聲桓反正時推姜曰廣為督師奉益藩世子鎮守南昌盡

撤精銳而行姜固文士不嫻將略被圍大懼不知所為聲桓愛高進

庫才欲降之令軍士不得放礮日增壘堅壁為久困計

初九日聲桓兄金成功納降許為內應奎光聞而殺之王營裨將賈

熬以其軍叛斬關竟出而黃天雷未之知也報至贛州聲桓大恐慮

卷下

二十三

高兵尾之王得仁曰吾聞兵法制人不制於人今莫若秘其警報不

令人知督三軍之士銳志攻城贛城乏食不知外救不及三日可卜

必下贛下即一師守贛一師入粵粵知贛破必從風而靡然後西通

西粵右守嶺表清師知贛破粵下必解圍向贛而我以逸待勞南昌

亦得息肩間出以絕糧道則數十萬之衆可殲於旦暮若攻城垂破

而撤兵棄之強敵在前贛乘其後此危道也獨不聞寧王覆轍乎聲

桓以家在南昌聞警遽退師王兵見金兵走亦大奔贛師突出自相

蹂躪者數千人

十九日金王回師敗清師於北沙獲西洋砲三聲桓與姜曰廣盛服

被而迎之單以丹紗鼓吹輿至德勝門郭中聲桓有驕色遂勒兵入

城獨郭天才以為不可而屯營西岸

是月楚撫堵胤錫與馬進忠等攻下常德何騰蛟聞報即出嚴關身

先士卒大戰日月橋遂於二十七日復全州進攻東安破之上疏報捷不自為功曰為陛下以信臣用臣者瞿式耜一人也式耜冒暑往全州勞之

六月三日王得仁悉其精兵攻清師橫出擊之大敗於七里街清

師素畏得仁名雖勝時時夜驚曰王雜毛來也得仁遼東人生而髮

備五色故雜毛之稱聞於南北清大將軍固山額真譚泰乃即行營

掘濠溝築土城伐山撤屋為浮橋於章江廣袤七里章江故深險當

湍駛處沒水置石壘與水平然後加土重棧為橋海暑趨役死者數

十萬會天旱水涸功亦竟就附郭數十里間川禾山水廬墓如洗其

丁壯役夫率日與薄糜一盂水半淡之芻蕘無遠近辰申申還病疫

死者十七八各旗分取婦女同營者迭斃無晷夜死者亦萬餘而其

外兵死走死水死者且無算焉固山額真營蒲子塘距永和門六七

卷下

二十四

里築十餘丈高臺於永和門外登望城中市賈往來獨行耦語一一

見之只留惠民門縱城中出入亦藉以存掠屢城內情實聲桓諸將

俱託請兵而遁郭天才屯西岸五戰三捷見城中無出戰意亦撤營

去所遣購軍精船先後數百艘清師又橫江夾岸擊之

時王得仁率師二萬直趨九江姜曰廣以檄召之得仁曰九江據長

江要津清兵轉輸必由之地吾聞與師十萬日費千金以數十萬之

衆深入攻城而糧道已絕非分兵攻我即撤師東下分則勢弱撤則

師勞九江四面臨江城小而固以吾守之未易卒下公輩引兵徐出

東西擡擊內外夾攻此犄角之勢若復棄要害入孤城譬猛虎陷阱

此成擒耳曰廣不聽一日夜檄十四五得仁嘆曰不過欲得二同

公輩死也遂撤兵西上清師水陸截之得仁首先士卒轉鬪而前斬

首數十奪輜重大礮什物無數城中亦出兵相應乃入會城清師遂

七月瞿式耜疏請幸桂。不報。成棟復遣營鎮羅成耀率兵迎。即命爲前導。帝乃發自南寧。勅趙臺留守南太。諸臣皆履屣東行。至雞籠山。有景雲護覆。瞿式耜築三亭於上。以志其瑞。碑文至今存云。

八月癸巳朔。帝至肇慶。成棟迎於百里外。儲銀一萬以備賞資。加成棟太傅。翊明大將軍總督七省諸軍。以其養子李元胤爲錦衣指麾。掌紗綸房事。成棟進兵冊一部。請一應錢糧盡歸朝廷。勅部奏銷。帝命仍着勳臣成棟料理。俟恢復之日。另行酌議。成棟遵受。隨貢金寶儀物及膳羞銀六萬兩。政無鉅細。受成於成棟。時從蹕諸臣自負五蛇功。而成棟意不懌也。得官不由成棟。題授者。悉捕繫之。內外布列。皆其私昵。

時清師圍南昌。水遮陸截。而得仁方娶武都司女爲繼室。錦綺金寶。

卷下

篋篋萬千以爲幣聘。親迎之日。繡旆帷燈。香燎歷亂。鼓樂前後。導從溢街巷。城外高臺望見。怪之意以爲飾降也。笙歌方喧。忽大聲震天。火光數十道。擁黑雲如大車輪。飛墮城中。聞言城崩。舉國狂走。相蹈藉。赴池井水死者無算。已而寂然。歌鼓復作。衆乃稍息。晡時得鉛彈子於滄臺祠東。稱之其重八斤。蓋城外礮核也。

自建武新婚。礮驚酒荒日甚。城中兵相率酺醪。縱歌舞。窮夜累日。聲桓面容如土。噉恨而已。諸將裨啓請百不一應。惟日責妻太保令其遣客問道出城。號召四鄉起義。胡濟與姜書曰。國中擁百萬精強。不能出寸步。日夜荒宴。而眼穿外救。濟非辭難者。故敢與相國決。自金氏入城。賸富民。誅鋤貞烈幾盡。劉天駟家抄。西山解體。胡奇偉擒至。李鳳翔欲釋。而金卒斬之。庾嶺以南腐心。郭應銓兄弟不返。吉安恨之至今。支解會應亨父子。臨汝莫不敲齒王氏。楊萬同時起事者。宿

怨略偏四維矣。且公以附金王而起者爲義乎。不附金王者爲義乎。

天下方亂。雄鷲並起。強者自立。能者因人。夫戴舊主。稱家國。此固忠臣義士所願望。而亦能者風動之資也。今之確乎歸然不與。昨援爲伍者。獨陳九思孤軍。五年百戰。即今兩家歸正。彼前一收。祁門。旋還師。候駕卒未嘗通聘幣介尺素於二氏也。其受命閩中者。揭司馬。傅詹事。前入國門。已厭見其所爲而去。自餘不過羣盜假義名以行。盜之魁傑。若蔡全才。鄧參三輩。前已爲金氏蕩滅。餘豺獍爲曹。聞大兵至。各先散保妻子。金之心腹。獨張啓祚起幕客守郡。宜圖得當以報。而瑞州關辟。不能有所爲。鄧雲龍以五千歲號召烏合。崎嶇武寧溪谷間。望屋掠煙。實羣盜耳。以當北兵。如振落葉。雖萬衆何益。且卽令義士如雲。見前者摧折。毀辱如此。稍有志識。莫不飲恨祝亡。今徒假軍號。種怨自恣。目前上無真主。而欲使氣節之士爲金王出死力。其

卷下

誰聽之。相國孤城瓦注。一葉蔽目。不見泰山。豈知重闔之外。所在白骨如邱陵。環南新附郭百里。村煙斷絕。人之不存。兵於何有。相國無庸談義兵爲也。姜讀竟。默然良久曰。吾悔不用某言。

初姜之出也。道過江上。使人邀某俱出。辭曰。某三年不入國門。久無本朝冠服。今慚見長者。何顏入郭。姜數邀之。乃入城。謁之於故第。相見慰藉。娓娓道故。某問曰。明之所以失天下。非左與闔耶。金則左葉王。乃闔校。公與侯。安所受之哉。十日之間。年號兩易。名雖歸明。實叛清耳。今擅除爵。忍殺人。筭利權。大更張如此。是僭也。若其元闔廣而如此。爲之是僞也。相君縱與同事。無後毀。後世論史。謂姜公何如人。不如引身而退。歸耕滸水之陽。無從叛。亂居美名。天道所惡也。某去矣。姜無以答。後百日而清兵至。姜在闔城。返思其言。而悔不用也。時城中斗米漸至一金。宋李光爰諸將異趣。不足與謀。思假神道以

威衆而德勝門郭中關王廟向有酬賽神羊神馬聞馬朝自出就水草夕還廟調馴殊常而未嘗有試鞍勒者。奎光一日早起使備香醴疾趨德勝門揚言曰夜中關帝見夢賜吾馬以破敵。今趣往領。遂入廟握馬鬃不鞍而馳之。三十六營兵將七門四民皆驚願聽約束。從宋都督出戰。而金王終欲待外援夾擊。奎光計復不行。

城中斗米至六金。有狂僧大言於衆云能解圍破敵。自言其名曰摩訶般若。推爲國師。每日闔城手香隨國師環繞七門各衙市誦摩訶般若三匝。期以某夜出城破敵。令軍士無持寸鐵。獨用草炬數百千。午縛之人持一炬。蒸四端。豫國公建武侯親挾竹批。率師縱馬大呼衝陣。即破矣。得仁覺其詐。而聲桓猶惑之。黃人龍乃稱病伴狂。聲桓爲求救於國師。摩訶般若曰。噫。吾已知之。彼私欲御婦。天帝謂

卷下

二十七

令爾。吾行救之。遂偕往視疾。人龍狂言如初。聲桓戒左右縛之。且加刑拷鞠。摩訶般若曰。我北來巡按江西御史也。遂磔之。是日併殺章于天。解姜太保印。更以內外軍事聽全。鳴時指揮城中升米二金矣。固山額真聞其窮也。以米二石。使人呼於城下。縋而餽之。聲桓報以多笋百斤。金橘一石。固山亦笑稱其能答。

城中薪亦盡。徹屋以炊。米至六百金一石。有反健重戶。枕數千金而死者。禽鼠草根木實殆盡。遂殺人而食。廢宅生雀麥。飢人食之。得仁猶稱瑞曰。此天貽我也。交衛直巷先有隙者。爲隱號曰雄雞也。即男伏雌也。即婦。曰有翅。即帶刀者。曰有尾。即羣行者。聞無翅與尾。即共出擒而殺之。其始第兵食民。既而民復羣聚掠兵爲糧。後乃父子夫婦相啖。譚固山知其轉餉路絕。乃西南逐張啓祚。西北降鄧雲龍。而殺五千歲。北勦余應桂。吳扛於都昌。東收湖盜涂麟。次第擒殺。

胡澹憤金王所爲。以爲兩人不足惜。而徒沮中原之氣。病鴈噎死。其二子亦爲清師所殺。百姓轉爲清師耳目。牛酒蔬菜日至。安坐而收其斃。

是月。舊輔路振飛。錦衣衛康永寧總兵汪某。自閩航海朝於行在。聞臣晏日曙。兵部蕭琦相繼去。

九月。督師何騰蛟復永州。又復衡州。將恢長沙。而勦鎮曹志建不受節制。還屯永之龍虎關。騰蛟因頓兵。

李成棟拜表出師。士衆登舟。忽震雷起舟中。折中軍紅桅杆。士衆皆驚。成棟諭衆。詭曰。此桅必有毒物。雷方擊之。何足爲異。

時江廣皆反正。賴守將固山高進庫。孤守賴城。初高亦隸左部。與成棟相締盟。前此六月。成棟遣使招之。約以踰秋北救不至。當輸款。至是成棟復遣使持諭入賴。勒令反正。辭語不遜。進庫怒。碎其諭。曰。李

卷下

二十八

固山反。便得國公。我若反。亦是國公。此諭帖當與誰。今要我反。除死不爲。遂逐其使。使還。成棟即進兵擊之。敗績。回至中途。報獲奸細。得密書。則養甲遣家人約進庫爲內應也。成棟還行在。密奏之。定計誅養甲。

時養甲在朝。其所隨北兵。皆分發梧州就糧。成棟遂遣都督張世新。張祥寶餉十萬兩。率所部士馬至梧州犒師。樞有井水寺。頗寬敞。諱即寺中。按簿給賞。伏甲小巷。北兵既就賞。世新令次第從小巷出。皆執而殺之。三千人無一得脫者。養甲知事已敗。露密表使人北上。復被獲。

十月十日。使養甲赴梧州代祭興陵。李元胤襲殺之。楊柳沙舟中。成棟還奏云。今內患已除。臣免內顧憂矣。養甲於崇禎間。由提塘官至總兵。弘光時。賄馬士英。提督南直。鹽法。贏積過多。清貝勒至。攜之入

閩因同取粵。被成棟脅同反正。封漢城侯。帶關銜。至是成棟敗歸。虛有他變。以計殺之。

十一月。楚撫堵胤錫統李赤心等。恢復湘潭。赤心於營中稱高氏爲太后。及具疏稱自成爲先帝。胤錫隱忍聽之。且請封爲興國侯。高氏弟必正輩。封伯者十餘人。統衆至湘潭。屠其民。長沙聞之。懼。協力守之。故胤錫攻之弗克。

初。丙辰。進士李紹祖降北。後任楚撫。守永州。騰蛟攻圍七旬。堅守不下。吳郡太倉人馬廷鸞者。舊縣令也。時亦陷城中。與紹祖居守。騰蛟獲其子。不殺。廷鸞感恩。由是城中動靜。悉皆知。清師援兵遂絕。紹祖乃降。械送桂林。紹祖式耜同年進士也。式耜流涕讓之曰。汝素受國恩。奈何生爲背叛之人。死爲不義之鬼。今日復何言。紹祖曰。天下人皆降。豈獨紹祖也。式耜曰。天下人皆不爲紹祖。其如我何。紹祖詞窮。遂磔之。

卷下

二十九

遣使召弋陽王。不至。弋陽王。江西宗室也。清師至。入建陽。其地皆深林峭壁。人喜用礮。礮卒背負。不用手攜。而發輒命中。郡王入。土人擁護之。成棟屢攻弗克。歸正後。遣科臣洪士鵬往。亦不得入。七月。有宣忠伯王承恩請行。遂賫勅往。遇王於陽山。然衆皆自恣。不聽王赴闕。卒不得其要領而還。

十二月。成棟率師出南安。面奏南雄以下事。諸臣任之。庚關以外。臣獨任之。當是時。朝臣各黨。自廣州來者。吏部侍郎洪天耀。大理寺卿

潘曾緯。學道李琦。兵部尙書曾燁。工部尙書耿獻忠。通政使毛毓祥。爲一黨。自廣西來者。嚴起恆。王化澄。朱天麟。三輔臣。吏部

尙書晏清。吏部侍郎吳貞毓。給事中吳其璽。洪士彭。雷得俊。尹三聘。許兆進。張起爲一黨。自各路來者。左副都御史劉湘客。禮部尙書劉

溥。吏科丁時魁。兵科金堡。戶科蒙正發。禮科李用楨。文選司施以徵。光祿卿陸世廉。太僕卿馬光。禮部儀制司徐世儀。爲一黨。翰林陳世傑。驗封司吳以進。給事李貞。御史高養明。太僕卿楊邦翰。職方司唐元楨。以廣東人又爲一黨。然行朝之權。盡歸李元胤一人。元胤修整大雅。喜與士大夫交。元胤本姓賈。成棟義兒也。以守全留肇慶。袁彭年。素負時望。掌臺綱。於是劉湘客。丁時魁。金堡。蒙正發等。皆與之善。持論侃侃。專以尊主權。別流品。斥佞授爲事。遠近望而畏之。因有五虎之目。五虎者。袁虎頭。劉虎皮。丁虎尾。金虎爪。蒙虎脚也。廣省大小官員。非成棟。不得擅除。平樂則瞿式耜爲政。慶遠柳州則焦璉爲政。潯南思恩。則陳邦傳爲政。通政司陳乞。職官者。猶日以干計。內閣票擬。只有着議具奏四字。選司掌銓。僅空名而已。

卷下

三十

李成棟殺宣忠伯王承恩。承恩。大興人。世錦衣指揮僉事。甲申。出爲福建都司。隆武。正位。累官管錦衣衛事。加今秩。其標下彭鳴京等。及故中丞田開。有衆數千。皆願隨承恩。往召弋陽王。成棟忌之。初八日。兩舟相遇於英德縣。成棟邀承恩過舟。歡飲。至夜闌。佯醉。卽席手刃之。

時江西宗室朱由櫜入關。由櫜。壬午鄉舉。廣東教諭。丙戌。閩省鄉試。同考。受紹武命爲侍讀。至是入關。帝旨也。成棟亟命錦衣衛捕繫。庚死獄中。

十三日。大學士朱天麟罷。先是。溥梧。蔘將陳邦傳。以功封富川伯。尋以迎駕進思恩侯。成棟歸正。先疏入告。進爵慶國公。官其子曾禹。右副都御史。帝過潯州。邦傳挽留月餘。求守潯州。如瞿閣部故事。帝不許。許以居溥梧。而邦傳賄諸勅中書張孟先。使易居爲守。爲言者追

改然邦傳進疏則直稱世守當成棟未歸正時邦傳潛通降啓以故爲成棟所輕兵科金堡承風指劾之邦傳疏辨陛下蒙塵兩年並無一位兩衙門何今日議論紛紛若是以臣爲無將請即遣金堡爲臣監軍以觀臣十萬鐵騎大學士朱天麟票擬金堡從來朕亦未悉所請着即會議丁時魁堡之黨人也怒曰堡論邦傳即請監軍堡又論邦永忠若請其頭亦與之耶率科道官十六人直入丹墀大聲疾呼繳印於內閣帝方燕語聞之震驚翻茶沾服急諭諸臣照舊供職天麟即日罷相然天麟但言會議固未嘗出金堡於邦傳也第金堡往日臨清受閩賊官發其從來是所深忘耳

江西自全鳴時受事能軍善守相持至八月閩副將楊國柱私降江南運紅夷大礮至盡日力攻聲聞百餘里山谷皆震十九日亭午城破聲桓知不可守豫使匠爲數棺閩門祝屬漢裝坐其中縱火焚之

卷下

三十一

乃自衣其銀甲寶錠赴帥府荷池死先是聲桓病時使人問死生於八角廟漢將番君梅錮之神神曰死在浮漚至是始驗王得仁突圍出澹臺門兵衝不得前三出三人遭之者輒死與譚固山馬首相值者再而不識其爲大將軍遂被執支解宋奎光城破後二日得之城西空舍擒見固山諭之降不食乃殺之妾曰廣服儒衣冠死於禳家池陳芳黃人龍皆死亂軍中餘將不知死狀者大率皆爲人所食也人臘薰牌充切靡字云

二十八日起舊輔何吾駒黃士俊入直南昌已破何騰蛟方統諸鎮兵圍長沙清烏金玉統大兵南下湘潭馬進忠胡一清等皆走騰蛟曉起營壁皆空乃大慟曰五年督師心血嘔盡而所成竟如是天也遂緋衣坐堂上去執見烏金玉勸之降對曰王何患無降官降將說果以我爲血性男子何惜一劍遂不食七日且死謂寺僧曰取一

瓢河水飲我是水自衡來猶吾君之水也滌腸胃而死瞑目矣遂遇害并擒其夫人某氏及幼子皆被殺騰蛟其先山陰人戍貴州黎平衛騰蛟生而所居井忽生魚鱗具五色居人異之號爲神魚井登辛酉賢書起家南陽令時流寇充斥至邑輒破走之後從巡撫陳必謙擊賊於安阜斬首四百級由是知名擢武庫主事尋備兵淮徐平土賊程宵宇王道普張方造等衆數萬弘光建號擢撫湖廣盡瘁邊事未幾晉總督後左兵犯闕以討馬士英爲名騰蛟百計沮之不聽左兵大掠城中人走避督署者數萬騰蛟以印授家人速持去獨坐於堂亂兵入飛矢集几不爲動良玉使人請曰公不行不強但一語而別騰蛟赴之既登舟舟遂發使四裨將守之行四十里至陽邏鎮騰蛟罵曰吾封疆重臣豈相從作賊耶因自投於江守者懼誅亦赴水死騰蛟順流數十里遇漁者救之得甦標將熊朝佐等及士卒聞騰蛟在稍稍來集家人亦持印至遂入大冶通山之間乙酉四月良玉

卷下

三十二

死闕賊被殺騰蛟自寧州間道入瀏陽向長沙時楚人相傳騰蛟入水浮沉三晝夜不死有大龜負之登陸皆以爲神爭相從之監軍道章曠長沙道傳上瑞督學道堵胤錫各練兵一萬及舊鎮馬進忠張先璧盧鼎等皆次第以兵來會軍聲稍振既而降武建號晉騰蛟開部封定興侯并以章曠堵胤錫爲湖南南北巡撫分駐湘陰常德爲犄角皆從騰蛟請也騰蛟令南陽時雅與王善故所陳皆報可及是遇害章曠亦疽發背卒

二月李成棟進兵擊贛州次信豐高進庫遣使乞款以緩其師李兵老而懈進庫夜劫之盡沒信豐江中成棟倉卒手提小號燈夜半渡江至江心忽失所在後三日有鐵人鐵馬浮於水面始知成棟死也兵部尚書張調鼎監軍道姚生文俱死於亂兵

三月七日，騰蛟成棟敗問至，贈騰蛟中湘王，諡忠烈。子文瑞奪情拜都御史，監湖一清軍，後以病卒。騰蛟死，家中井自是遂無神魚。贈成棟江夏王。進元胤車騎將軍，南陽侯。成棟妻妾四十八房，元胤悉勒死於廣署。聲桓亦贈王爵，皆設壇祭之。其陣亡諸領將，俱加贈卹。以杜永和爲兵部尚書，總督兩廣。勅南陽侯李元胤保扈行畿。封楊大福爲安樂伯，羅成耀爲宣城伯，馬寶爲安完伯，四路援勦。又加都督車任重宮保，鎮守惠潮。總兵張世新、張祥等各行分汛。收海海上四姓餘衆，訓練水師，封新會土鎮王，興爲高明伯，招集義旅。王與身材短小，相傳所謂綉花針者也。又封總統林時望爲勇毅將軍。忠貞營李赤心等潰兵於茶陵，由道州入粵西，堵胤錫以胡一清、趙印選兵守衡州，清師至，擊敗之。胤錫走道州，衡水俱不守。

卷下

三十三

賦優裕，用心盡力，修內治以自固，嚴外備以自強，且積弊之後，易致中興也。一才一藝之士，雖不收羅幕府，每慨人才凋零殆盡，凡跼足而至者，非懷忠抱義之人，亦亂世取功名之士，人之歲月精神，不用之於正，則用之於邪，安可騙爲他人用。故一時咸以桂林爲稷下。四月，孫可望遣楚雄道楊畏知及僞戶部龔幹弟龔鼎本名八、僞總兵潘世榮等詣行在，獻南金名馬，移書求親王名號。初，張獻忠入蜀，屠戮無唯類，收載蜀府金銀道錦江而下，川將楊展載而殺之，重貨悉沉於江。獻忠遁入貴州，後誅死於西充。其勁旅尙有四部，曰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皆去獻僞號，自稱將軍，可望平東，定國安西，文秀撫南，能奇定北。四人者，慨然曰：我輩汗馬二十年，破壞天下，張李究無寸土，甚無謂也。我當歸朝，力報天下而還之一雪此恥。遂率衆入雲南，會沐天波爲洞蠻所劫，卽提兵討定諸夷，可望年差

長，又稍知文墨，故位第一。定國以能次之，文秀能奇又次之，然質等夷無統屬，已而能奇死，其將馮雙禮主其營事，可望籠之以術，遂兼兩部，浸欲自大。

當諸軍之從貴陽入滇也，貴陽不置一守，有皮熊者，初名羅聯芳，守黔，以范鏞薦授總兵。至是，遂以其軍入貴陽，而據之，報稱恢復黔省，駐平越。大學士王應熊還自京師，開幕府於遵義，有綦江人王祥者，委任特專，應熊死而祥據遵義，各疏告行在，言今之入滇者爲張賊餘孽，名雖向正，事豈革心，朝廷無爲所愚。

及滇使至，朝議以爲不可，不行封賞。兵科金堡言：祖制無異姓封王者，楊畏知曰：不與無益，彼固已自王也。一旦降號公侯，而能欣然受命者，此純臣之節，寧可望於若輩。若因其向義，破格明恩，猶幸收用於萬一，且法有因革，今時異勢殊，土宇非故，猶必執舊法耶。議久不

卷下

三十四

決，於是龔鼎等先歸。

廣西之南寧與滇省之廣南壤地相接，而可望來書有不允勅號，卽提兵出戰等語。陳邦傳以兩廣告急，兵備單弱，密存異志，欲私結可望，其中軍武康伯胡執恭者，紹興人也，謀以原請空勅，私填封可望爲秦王，又鑄王印，令執恭率兵五百，賈赴雲南，矯勅所載崇之以監國，許之以九錫，推以總攬朝政，節制天下兵馬，事之以父師，可望大喜，迎拜受勅，官諭黔滇文武，款贈執恭，具表稱謝。執恭僞稱遣使賈奏，滅其表，不以聞也。又請與可望合營，許之，留爲總理提塘，以通兩粵聲息。

時清師入衡州，又敗忠貞營於柳州，追至龍虎關而還。先是正月，金堡參何吾騶，謂與司禮監夏國祥此呼彼應，有若桴鼓。吾騶不自安，五月四日，慈寧太后垂簾召吾騶及堡，爲解釋之。

督師堵胤錫來朝。道龍虎關。楚鎮曹志建遣兵圍之。志建，郵人也。字光宇。世襲滄州衛。清師入京，閩門死王事者九十三人。胤錫初爲長沙守，與志建善。時志建爲楚將，封保昌伯。有衆數萬，屯三湘之南界。地險而僻，得免蹂躪。志建安之。忠貞營兵敗過其地，大掠。志建悲甚。時胤錫復督忠貞營入衛，志建并憾胤錫，迎入龍虎關，阻隨行將士五百人於關外，一夜盡縛而殺之。胤錫寓佛寺中，幾不得脫。聞粵西明經何圖復方結寨楚粵界上，使人告以難。圖復率兵迎之，因得脫。走至賀縣。圖復尋爲志建所殺。

六月，胤錫至肇慶，召入關。三日，加督師大學士，兼尙書。賜白銀五千錠。使調李赤心、高國勳等於藤鬱間，率之出楚。國勳等皆自成部將。所謂高李十三家者也。自何騰蛟招撫後，請封赤心與國公。國勳即國公，協守湖南，名爲忠貞營。騰蛟死，堵胤錫撫之。湖南既失，赤心等

卷下

三十五

由郴桂竟趨梧州，大縱淫掠，欲入廣東。胤錫力主其議。李元胤曰：我輩爲子時，公何不來復廣東。今反歸後，乃來爭廣東乎。陛下在此，他來何爲。胤錫語塞而止。移置式耜書曰：上有密勅云：東人握君於掌，一朝不戒，生劫入舟，朕不復有中土之望。唯卿與先生圖之。

初，清師入南都，演將趙印選同王一青、王永祚出滇勤王。至江西，與高進庫戰，襲其老營，盡殺其父兄妻子。進庫忿，戰益力，破滇軍。三人走湖南，投閩部何騰蛟。及騰蛟被執，楚地盡陷，三人相謂曰：吾儕以勤王出滇，因國破君亡，暫依何閩部。今閩部死，軍新破，不可復振。將死封疆乎，則吾無封疆責。將就降乎，則當時之出滇者謂何。桂林留守督師仁慈好士，可與共當一面。盍往焉。收殘兵得萬餘，背走桂林。式耜大喜，遣使郊迎。但部署不嚴，所過劫掠。焦璉部將趙興好剛使氣，怒滇兵之橫，遂治兵相攻，殺滇兵四五人，幾成肘腋之變。式耜亟

召焦璉與語曰：國家危在旦夕，方賴諸將軍協力同心，共扶社稷。豈容相圖。兩軍皆感泣。璉斬趙興以謝。滇諸將事始得釋。

是時楊畏知將回滇，朝議賜可望一字親王章，而無封號。畏知西過梧州，堵胤錫曰：可望業自王雲南，今賜之印，而無國名，是猶斬之也。激猛虎而使噬人，奈何。胤錫然之，爲補牘入。七月，始封可望爲平遠王。賜國姓與名曰朱朝宗。定國曰李如靖，文秀曰劉若錦，爵皆爲公。畏知至，可望始知初封之僞。顧深恥之，曰：爲帝爲王，我所自致，何藉於彼，而屑屑更易，徒爲人笑耳。仍厚待執恭，屏畏知所賣，棄不用也。具疏辭封曰：臣惟一意辦賊，成功之日，始敢議及封爵耳。定國、文秀亦辭賜名。可望雖不受爵，然已張皇其稱。土司懾服者，修省貢獻，已做親王禮行事。沐天波亦謙讓不敢以公爵均敵。

卷下

三十六

開國公，防滇寇也。

趙印選遣將王永祚、張明剛同圍永州。

八月，黃士俊、何吾騫罷。時臺諫橫甚，金堡等以李元胤爲東援，罷式耜爲西援，嚴起恆爲內援，焦璉爲外援。朝政在握，輒行白簡。政府票擬置底簿以待之，任其改削。黃何入直以來，彈章盈篋。至是告歸。遣使以蠟丸封國姓成功爲延平王，封薊國公吳三桂爲漢中王，皆不報命。

九月，嚴起恆獨相。是時清定南王孔有德攻道州。永國公曹志建與戰，敗。遂出白金二十餘萬置營中，令曰：斬一級者賞金一錠。軍士爭先赴敵，殊死奮擊。清師大敗，斬首無算。遣人獻捷。陳邦傳鎮粵西，橫州徐彪、鬱林梁士奕各聚兵據境，邦傳不能制。聞赤心等至，思借之以爲重，乃與盟，結爲婚姻，以討徐彪等，且藉其力。

以傾東動。忠貞營遂散處賓境上。居民苦之。邦傳亦不能堪。幸堵胤錫之調之出楚也。而赤心等初敗於郴州。殘破之餘。不樂北出。欲請高雷二郡以息士馬。胤錫不可。數日。竟拔營而西。胤錫甚恨。病作。十月。別部劉世俊。劉國昌使人來告。願從出楚。胤錫悅。親至潯迎之。十一月。二劉果至。遣東下。悟以待。并檄他鎮兵。期以望日北發。忽感寒疾。遂篤。草遺疏。自爲誄詞。潯流湍急。時舟居且夜半矣。命從者解維放舟曰。吾荷國重任。不能免。胄赴闕。馬革裹尸。今斃命臥榻。死有餘恨。固不若自沉於江。葬江魚腹中耳。從者力諫乃止。以二十六日卒。贈鎮國公。諡忠肅。子世明。是夏先卒於軍。

忠貞營次橫州。赤心死。高必正統其衆。

王永祚張明剛之圍永州也。永城三面距水。二將以陸軍臨其一面。北帥李斗東堅守。至五月不下。十二月十二日。清定南王孔有德統

卷下 三十七

兵至。衝枚疾走。遠出河外。乘其不意。襲其營。自相擾亂。棄甲兵而走。逃入山谷。百姓恨滇營之虜掠也。爭縛而獻。諸定南。唯焦部將張明剛全師而還。留守瞿式耜頓足曰。吾奮銳兩年。一朝奔潰。豈天果不祚明耶。自是粵西門戶。危於累卵。

清師遂入南雄。屠之。西上韶州。羅成耀棄城走。至廣城。會輔臣何吾驥輩。餉至行在。成耀劫之。乃密勅李元胤於席間斬之。以正失守封疆縱軍劫掠之罪。

時邦尙文守潮州。其子囚於南京。已遣人通馬部院國柱。及是清師至潮。尙文遂降。

永曆四年 庚寅正月乙卯朔。帝在肇慶。

南韶報至。百官爭竄。家丁沿途殺人。帝將成舟西上。兵科金堡爭之。不得。瞿式耜疏曰。粵東水多於山。雖良騎不能野合。自成棟歸順。始

有寧宇。財賦繁盛。十倍粵西。衣甲糧餉。內可自強。外可備敵。村官兵士。南北相雜。制勝致王。可操券而求也。且韶去瓊千餘里。強弩乘城。堅營固守。亦可待勤王兵四至。傳曰。我能往。寇亦能往。以天下之大。止存此一隅。退寸失寸。退尺失尺。今乃朝聞警而夕登舟。不知將退至何地。疏再上。而帝於九日登舟。十三日解維。百官踉蹌就道。提督禁旅都督同知南陽侯李元胤慨然曰。百官皆去。將委空城以待敵耶。獨監守不去。二十六日。舟至梧州。卽舟中爲水殿。文武羅列。棲於梧江之濱。

二月。清師圍廣州。命調陳邦傳。高必正入援。邦傳久與東鎮構隙。且怨金堡等之善元胤也。奉調赴援。意在修怨。

三月。戶部吳貞毓。詹事郭之奇。兵侍程源。萬翔。禮科李用楨。戶科朱士鯤。李日煒等。迎邦傳意。合疏論袁彭年。金堡。丁時魁。蒙正發。劉湘客罪。馬吉翔倖於帝時。窺太后。金堡欲殺之。戶部吳貞毓。薦縣令於

卷下 三十八

李成棟。得賄八百金。金堡奏其事。二人切齒。劉湘客貪。丁時魁富。金堡刻。有所彈劾。金輒先之。袁彭年。中郎子。神宗朝東林苗裔也。與東諸侯善。蒙正發給事。其鄉人。每除降輒出五人手。遂爲衆的。奉旨彭年反正有功。免議。餘下錦衣獄。掌衛事張鳴鳳。鞠之。嚴起恆。請對於水殿。不得入。復率諸臣伏沙灘求免刑。程源立舟頂揚言曰。金堡卽昌宗之寵方新。仁傑之袍何在。兩語便當萬死。其聲達慈寧之舟。蓋堡駁御史呂爾璵疏。有臣何人也。而璵何人也。以仁傑之袍。賭昌宗之喪語。故源以爲言。留守瞿式耜閱邸報。得堡疏。愛其文。憐其遇。至於泣下。上疏申救。謂中興之初。宜保元氣。勿濫刑。再疏爭之曰。詔獄追賊。乃魏忠賢弄權。煅鍊楊左事。何可祖而行之。內頒勅布四人罪狀。乃出忌者之手。式耜封還。謂法者天下之至公也。不可以飛語飲

章橫加考案。開天下之疑。且四人得罪各有本末。臣在政府。若不言。恐失遠近人望。凡七疏不報。獄具杖金堡。丁時魁。削奪袁彭年。而劉湘客蒙正發。亦遣戍。於是馬吳及朝士并恨。式相思中傷之。

四月。高必正至。李赤心之死也。其黨張良。竊四虎等。一時物故。必正疑邦傳藥之。邦傳亦恨必正等。久擾其境。必正率所部西回。惟邦傳東出。駐清遠。馬吉翔等駐三水。俱觀望不敢進。時廣州被困日久。江寧伯杜永和棄城奔海口。李元胤以檄責之。永和復還廣州。爲堅守計。乃進永和爵爲侯。

五月。掌衛事張鳴鳳臥病。忽如夢覺。見青衣人四。求與之坐。隨出大牌。謂鳴鳳曰。天子欲來。問羅查驗幽冥兵册。先取官四十八員。聽分職事迎候。故來延公耳。鳴鳳視牌。果得四十八名。而俱不註銜。內爲鳴鳳熟識者共一十八人。皆行在文武也。遂默識之。既醒。令人記籍

卷下

三十九

其名。爲內閣王化澄。兵侍程源。提督太監徐元。尙寶大監周進賢。錦衣衛王之臣。國舅王惟讓。皇親姜佐周。京營總兵劉大用。張應舉。禮科朱士鯤。清近司陳家相。勇衛旗鼓沈天德。西寧侯宋國柱。祁陽伯楊奇。藩鎮軍門朱容藩。朱盛濃。援勦督鎮成大用。及鳴鳳也。至是。鳴鳳疾卒。餘皆相繼病殞。惟宋國柱。楊奇尙存焉。

高必正與與平侯党守素率兵自梧州來朝。而李元胤亦至。自羅慶。慈寧垂簾。召三帥賜對。元胤伏地請死。曰。金堡等。非臣私人。果有罪。皇上何不處之於端州。今若此。是臣與堡等爲黨也。向以封疆急。不敢請罪。今已稍定。敢請其罪。帝慰。勉再三。曰。卿大忠大孝。朕不疑卿。元胤曰。皇上既不疑臣。何故以處四臣之故。賜臣勅書。令臣安心辦事乎。慈寧曰。卿莫認金堡等。是好人。卿如此忠義。他卻謗卿謀反。元胤曰。說臣謀反。還是有本。還是面奏。還是傳言。帝不答。必正曰。皇上

重處堡等。是也。但處堡等之人。不如堡等。處堡等之後。亦無勝堡等之事。慈寧曰。只滇封一事。豈非金堡誤國。諸臣皆不敢對。

六月。廣西巡撫魯可藻。以丁艱去職。登舟將發。永國公曹志建。權稅官劉成玉。劫其資。宣國公焦璉聞之。怒。即遣兵討成玉。成玉奔永國軍。兩國幾治兵相向。前行人司盟共美。時在恭城。聞之。致書永國曰。方今天子蒙塵。強敵四逼。唯藉羣公固廉。聞之交。繼桓文之烈。乃忘君父之大仇。修細人之微隙。後世以此爲何等舉動哉。志建悟。即杖殺成玉。兵始解。

七月。焦璉帥師入衛。

八月。孫可望遣僞總兵常榮。率兵三百人。至梧州。入貢黃金一萬兩。良馬一百匹。復以黃金四萬。賄朝貴。疏奏列秦王銜。且以不願改封爲請。廷臣愕然。謂可望既歸誠。不合以私封擅奏。因召榮面質之。曰。

卷下

四十

是奉上恩。遣胡執恭親。賈勅寶所封。於是諸臣始知爲邦傳矯旨。因議秦王乃親藩。上十五王之首。輕犯宗牒。有違祖訓。但國家多事。須恃演黔爲援。宜姑與王爵。惟更易字樣。另遣勅諭爲可。匡國公皮熊首參。可望不道。留守罷式。相疏請斬胡執恭。以正欺君辱國之罪。有言於帝者。曰。不若賜之璽書。直云皇帝致書秦王。則前此葛藤。斬斷已允行矣。而高必正出疏爭之。閉臣嚴起。恆亦堅執不許。會內江楊鼎和至。梧。力言王封之非。起恆悅。授鼎和兵部尙書。議遂寢。由是可望怨兩人。次骨。

既而朝議擬封冀王。遣太監夏國祥。賈勅寶。諭俄國。祥被殺於養利州橋下。再遣司禮監趙進賚。赴復報中途被劫。竊進不遺。又遣御史姜爾文。入黔蜀聯絡。道經可望營。亦不留不遺。蓋可望惟忠。朝使之宣揚真僞也。故但係朝使未經人耳目者。密殺之。否則留禁之。皮熊

在黔畏其相遇。九月遣官李之華通好稱盟。可望致書曰：貴爵坐擁貔貅，戰則可以摧堅守則足資保障。獨是不肖有司，罔知國本。征派日煩，民生日蹙。黔中多兵出之途，寧無救災恤鄰之念，而以不殺爲假道長發之舉。若黔若滇，總屬朝廷封疆，留守留兵，無非綱繆糧糗。惟欲與行在聲息相通，何有一毫私意於其間。若止以一盟了局，爲燕雀處堂之計，非不殺所望於君子矣。熊得書，愈懼，避之苗寨。黔中院司道官會請前軍都督白文選入黔省，可望下教安定之，遂下平越，收其軍。令所屬文武呈繳濫劄，武職加授總制參遊，文職加授監軍督餉。部卿僉憲概行裁革。

王祥招烏合六七萬，分爲三十六鎮，與滇兵一戰於烏江河而大潰。祥乃裹其文繡珠玉金寶之屬，作竹夾三千背，使牙將負之先驅。衆心盡懈，多途款可望。可望掩擊之，祥夜走。牙將已刼其貲而去。比曉

卷下

四十一

失妻子。從者僅百餘騎。追者至，祥率死士數十人短兵接戰，創重自刎死。可望遂下遵義。於是寶慶駐鎮南陽侯張先璧、馬進忠等，由湖南入黔，皆歸可望。其勢益張，地與粵西相接。

十月，清師陷廣州。范承恩迎降。杜永和率舟師入海，奔瓊州。

十一月五日，清定南王孔有德入桂林。初，式相分佈趙印選，胡一清與焦璉、楊國棟等兵扼榕江。及是一清等佯以分餉入桂。榕江其空壁也。武陵侯楊國棟、寧武伯馬養麟方馳出小路，軍榕江，未見敵而四潰。式相發使趙印選兵出城，城中大亂，沿途驅掠。式相令賊不得城外潰兵，雲飛鳥散。水東門外煙火蔽天，鳴鑼聲繞城。靖江王及綏寧侯蒲瓖出走。王世子及其次子俱縊於宮中。式相方巾行衣危坐署中。胡一清躍馬入署曰：至矣。至矣。公上馬，且從一清去。式相曰：去何之。從一清去。何如從留守。因舉杯屬一清曰：能飲酒乎。一清曰：今

日豈飲酒時。遂躍馬遁。

江陵張同敞號別山，故相居正孫也。以總督監胡一清軍於靈川，已南走矣。中道問瞿公安在，曰：尚在城。同敞曰：安可使留守，獨殉社稷。遂回從江東泗水過江，不入寓。過式相署，式相喜曰：同敞至，我死不孤矣。同敞曰：事迫矣，公將奈何。式相曰：封疆之臣，知有封疆耳。同敞曰：然君恩師義，敵當共之。式相曰：子無留守之責，可以去。同敞正色曰：死則俱死耳。遂留。與式相飲，明燈正襟而坐。督標戚良勳率三馬至，跪而請曰：公爲擁戴元老，係國安危，身出危城，尙可號召諸勳，再圖恢復。式相曰：四年忍死留守，其義謂何。我爲大臣，不能禦敵，以至於此，更何面目見皇上。提調諸勳乎。遣之出城。復有家人泣請曰：當忍須臾。次公子從海上來，二三日且至。萬里赴行在，乞一面而訣。式相曰：吾重負朝廷，尙念及兒女耶。亟揮之曰：去，毋亂我。

卷下

四十二

厥明六日，清師入。二公衣冠南而坐，兵士望見，以爲神，不敢入。乃發數千人圍之，被執。式相欲入與妾訣，同敞牽臂止之曰：徒亂人意耳。遂行。見定南，定南曰：汝開部耶。好開部。式相曰：汝王子耶。好王子。定南箕踞於地，曰：坐。式相曰：我不慎跌坐。定南肅然起，且揖之。見同敞曰：汝何人。左右命之跪。敞大罵曰：汝非我毛姻家僕耶。提溺器時，誰爲汝跪。定南大怒，厲聲曰：余大聖人之後也。敞曰：汝等已爲虜，辱侮先聖，罪當死。定南氣咽，直前批其頰。旁武士或牽項，或以刀背折足，強作跪狀。敞大罵，不屈。牽去，將斬之。式相正色叱曰：張司馬國之大臣，不得無禮。死則吾同死。定南素重留守，悚然遂止。因曰：某年二十起兵海上，橫行山東，南面稱孤，後爲清將，賜號稱王，擁衆數萬，任以南方之事。富貴如此，公今日降，明日亦然。語曰：識時務者呼爲俊傑。清自甲申乘闖賊之變，躡入中國。五年之間，南北一統。天時人事，意

可知矣。公守一城捍天下數年於茲。屢挫強兵。能已見於天下。尙復誰爲乎。不若轉禍爲福。建立非常。以事明者事清。毋憂富貴。空以身爲草野。誰復知之。式相曰。汝爲丈夫。既不能盡忠。本朝復不能自起。逐鹿。稱孤未幾。甘爲鷹犬。倭傑固如是乎。尙得以時務富貴。欺天下男子耶。本閣部無功德。異能。受累朝大德。位三公。兼侯伯。常願殫精竭力。掃蕩中原。今志不就。自痛負國。雖刀鋸湯鑊。百死莫贖。尙蒙恥求活耶。一死足矣。毋多言。定南知不可屈。愈欲降之。同敵叱曰。豈有天朝大臣降者。定南愈重之。館兩人於別所。防禦甚嚴。而供張飲食如上賓。

式相曰。與同敵賦詩。慷慨廢和。清泉司王三元。蒼梧道彭曠。皆式相里人也。定南使說以百端。不應。復進曰。國家興亡。何代無之。生若朝露。何自苦如此。公可雖髮爲僧。自當了悟。爲世人所不能爲。豈僅僅

卷下

四十三

守拘儒之節耶。式相曰。僧者降臣之別名也。佛卽聖人。聖人倫之至也。未識人倫。何謂了悟。王彭見其至誠。喟然曰。嗟呼。此真正人。不敢復言。

會式相遣死士遺焦璉書。極言消兵羸弱。城中空虛狀。勸璉急提兵抵桂林。且曰。中興大計。毋以我爲念。邏卒得之以獻定南。定南大恐。閏十一月十七日晨。請二公。式相方食。食徹。與同敵振衣出。謂敵曰。我兩人多活四十一日。今事畢矣。敵曰。快哉。行也。今日獲死所。士卒皆爲泣下。二公顏色不變。洋洋如平時。敵藏一白網巾於懷。至是服之。曰。爲先帝服也。將服此。以見先帝。至獨秀山下。式相指曰。一生只愛泉石。願死於此。整衣冠。爭就刃。俱被害。日色無光。大雷多發。遠近士民皆爲流涕。同被難者。旗鼓陳希賢。錦衣衛楊芳齡。家人陳祥。先是初三日。式相知桂必不守。遣坐營徐高。賈印謝表。赴行在。道阻。

匿陽朔山中。清師獲之。至是亦同殉難。滇營一卒。怨同敵。剗其心食之。定南怒戮之於市。

清將馬蛟麟。蒞殺雅重式相。以葦蓆覆之。加土其上。時給事金堡已爲僧矣。上書定南。請收葬。許之。越三日。侍御姚端。式相門下客吳江楊樸。入王邸。謀殮兩公。啓視留守。刃血在頸。身首不殊。面如生。兩人撫之而哭。曰。忠魂儼在。知某等殮公乎。忽張目左右視。楊撫之曰。次子未見耶。長公失所耶。目猶視。端叩首曰。吾知師心矣。天子已幸南寧。師徒大集。焦侯無恙。目始瞑。遂具衣冠殮。淺葬兩公於風洞山之曠地。姚端築室其旁。與清凝上人守墓不去。事聞。贈式相粵國公。諡文忠。贈同敵江陵伯。諡文烈。臨難詩載在浩氣吟。

時廣州亦先四日爲清平南王尙可喜所破。報至梧州。帝於十一日登舟幸潯州。勇衛提督周金湯。大掠梧州。陳邦傳在清遠聞之。飛帆

卷下

四十四

先歸。邀帝於藤江。將謀劫之。以爲重。十二日。帝舟衝雨而過。邦傳謀不及發。而百官及鹵簿之舟在後者。邦傳劫之於江。殺部郎潘駿觀。童英。許王鳳等。以帝鹵簿陳列營中。帝及三宮易小舟前行。十六日至潯州。二十八日。駐蹕南寧。馬吉翔。李元胤。追從後至。從官稍集。饑凍無人色。括行糞併吉翔所獻得四千金。散給之。

十二月。勇毅將軍林時望。以京營潰散。空虛。捐貲招募。收集遊兵數千。及是方至。戎政馬吉翔所部皆失。忌時望獨擁重兵。遂與龐天壽等密奏。時望運留。有異志。不早圖。變在肘腋。時望初至。十七日早。矯命稿兵。預令健丁。卽演武場擒時望。以弓弦勒死。時望本黃得功。偏將。貌極偉麗。膽力過人。自入行轅。保扈功最著。雖驕悍如郝永忠等。皆嚴憚之。時望被害。於是禁旅無人。

永曆五年八辛卯正月乙酉朔。帝在南寧。行殿受朝賀。

十日祀太廟諭東閣大學士文安之督師經略趙豫賜上方劍便宜行事。

時趙印選率兵入行在鼓譟拔餉搜括宮中簪珥及布帛裙褥綿絮等物而去。

二月孫可望遣偽將軍賀九儀總兵朱養忠張明志張勝等率兵入衛南寧初以冀王封可望終以不允秦封切齒朝士監軍楊畏知曰秦固美號然假何如真可望不悅李定國等亦勸可望趣畏知行以終始之畏知行未至可望已遣賀九儀等至南寧求阻秦封者而甘心焉九儀朝見後使人盜殺楊鼎和於崑崙關即舟中殺閣部嚴起板投屍於水隨殺兵科張載述劉克珍吳霖等於各署朝臣惶怖臨天壽馬吉翔叩請之九儀曰前者國主請封此數人實阻之故奉命來殺之耳天壽等具以邦傳擅封今已改造册寶費頒前去告之九

卷下

四十五

儀唯唯而退起恆死三日有漁者報云江中有浮屍順流至一大虎入水負之入山以爪培土方事葬埋時賀九儀在司禮監署聞之遣人往視虎尚在旁墓已成矣虎見人乃搖尾緩行去九儀亦為驚歎楊畏知入朝詔進東閣大學士入直辦事畏知陝西賈雜人舉鄉試第一崇禎庚辰以保舉特用歷官雲南金滄道好言王霸之略故為可望所重及朝行在帝以孫氏故引之內閣畏知疏辭再三不允九儀誣之可望遂疑其貳心於己

三月三宮上田州

二十五日賀九儀修行宮為帝駐蹕

是月遣使偕賀九儀賫補秦王金册於可望可望大喜遠迎拜受隨遣偽中書楊惺先奉表稱謝略云秦王臣朝宗望闕奏謝臣自入滇以來紀年而不紀號稱帥而不稱王正欲留此大寶以待陛下之中

與此臣耿耿孤忠矢之天日者也諸臣得疏額手相慶四月十二日太后王氏崩於田州十四日訃聞十七日成服二十三日奉安靈輿於慈寧宮喪禮以日易月

先是庚寅十月式祖遣孫檢討昌文入行在辭世襲臨桂伯爵印且陳桂林不可守狀聞警辭朝同巡撫魯可藻御史朱田麟聞道而上阻山中至是月為叛將王陳策扶之以出至梧州大學士方以智為僧在大雄寺聞昌文將至謂清將馬蛟麟曰罷閣部精忠今古無兩其長孫來汝能以德綏之義聲重於天下矣蛟麟以為然厚遇之浙人魏元翼式祖以墨吏黜之遷怒昌文譖於清將執之至桂將甘心焉未至一日元翼家中鐵索鏗然繞室有聲元翼伏地請罪忽吳語曰汝不忠不義乃欲殺余孫耶元翼叩頭乞緩三日少畢家事又忽楚語曰此不義奴速殺之奚問焉九竅流血而死定南王疾遣將禱

卷下

四十六

於城隍神恍惚見宮詹司馬四大字入殿見司馬儼然南而大驚拜歸以告定南駭甚供雙忠神位於鐵佛寺而昌文適至定南因厚禮之昌文遂遷留守柩於明月洞清凝亦遷司馬之柩與夫人合葬焉司馬無子女適兵部主事吳重義清凝改葬之晨而重義夫婦適至清凝者陽羨人不談禪能念人難入粵西式祖愛而禮之桂陷清凝在昭平同式祖次子玄鎔崎嶇赴難走至永安州遇兵玄鎔失於路清凝倉猝入桂林而留守已歿玄鎔自庚寅三月航海親覲備嘗艱苦至十月始至粵西萬里尋親不獲一見哀哉後玄鎔或云已死或云入滇不知所終

五月孫可望諭九儀械畏知還滇可望怒叱曰遣爾至粵所行何事且爾做內閣耶畏知曰此由聖恩畏知三疏力辭不蒙俞允業已報聞久矣可望曰果爾即宜潛還本國爾寧做得內閣耶畏知憤然曰

殿下已歸正。遺畏知請駕。畏知在朝。乃欲爲殿下行尊周盛事。假令畏知不可爲內閣。殿下何以獨可爲秦王乎。可望大怒。命從軍法。欲脅之使改。逆知必有諫者。畏知昂首卽出。時安西、撫南等咸在傍。謂可望曰。我等欲行大事。如此人尙須留下。可望卽諭傳宣。且留他死。而畏知已戮矣。可望恨曰。楊公死。我桓文事不成矣。

是月十八日。勅鴻臚寺曰。頃以憂戚之中。不遑親政。今值服除。當面與輔臣商決政事。兼行日講。該寺卽傳工部修中極殿。翰林院舉堪日講記注員名。以二十七日舉行。

六月。帝患足痛。

七月十五日。中元。遙祭祖陵。十八日。葬太后於兩江之宋村山。諡孝正。

九月。陳邦傳叛降於清定南王。南寧震恐。帝議移蹕。人心惶惶。龐天

卷下

四十七

壽。馬吉翔素與賀九儀有成約。力排衆議。堅請向黔。

十月。九儀入朝。謂廷臣曰。昔秦王爲請移蹕滇黔。特命我扈駕。今諸臣既各疑貳。我豈能擔此重任乎。遂撤營去。帝遣官賫留。不應。

十一月。南陽侯李元胤疏請航海。不允。

十二月初十日。帝至瀨湍而南寧陷。太僕寺少卿丁元相戶部員外郎楊尙甸死之。開國公趙印選報清師已過新寧州。從陸路追襲。僅隔百餘里。於是君臣悉登陸。焚舟楫。踉蹌失次。扈蹕官員相失。皇嫂桂恭王妃亦不能相顧而棄之。

十一日。帝由土司入黔境。至邏江界。已三十餘里。清帥綠國安以精兵追躡於後。塵掩其輿。羣臣相顧失色。國安行次。遇白髮老人。問曰。永曆何往。汝見之乎。答曰。見邏江土官迎駕入土司矣。又曰。去此幾何。答曰。止半日程。但山峻路狹。恐大馬難行。言已。遂入深窰中。國安

視西日就山。卽令駐營。協領馬雄趨進曰。永曆相去不過三十里。何以不追。國安曰。我奉命取南寧。未聞令進土司也。若連夜追襲。或有疎失。誰任其咎。雄聞唯唯。遂同還南寧。次日。鄉民以聞。云清兵已回。上下稍安。及過邏江。猝遇可望所遣總兵高文貴。陳國能。狄三品等。討叛朝叛夷。方還師。乃相率扈蹕。可望致書從官曰。南寧不守。當走安隆。從之。

是冬。宋國柱。楊奇扈從入滇。舟覆溺海中死。卒如張鳴鳳之夢云。

永曆六年九月初壬辰。正月癸酉朔。帝野次三日。至飯朝。十一日。發飯朝。十二日。次富川。十三日。次沙斗。十四日。次西洋江。十五日。次寶

月關。十六日。至廣南。孫可望遣總兵王愛秀迎駕。上言臣以行在孤處僻。粵。再次迎請。未奉允行。然預慮聖駕必有移幸之日。所以先遣各營

卷下

四十八

兵馬肅清夷氛。道路無礙。廣南雖云內地。界鄰交趾。尙恐夷情叵測。臣再思維。唯安隆所謂安隆州滇黔粵三省會區。城郭堅固。行宮修葺。一切糧儲。可以朝發夕至。莫此爲宜。帝允之。

二十五日。發廣南。次童卜。二十六日。次曬和。二十七日。次鼎貴。二十

八日。次加浦。二十九日。次那年。三十日。次侄堂。二月癸卯朔。次呼馬。

二日。次扁牙。三日。次板屯。四日。次板橋。五日。次响沙。六日。至安隆所。

可望遣總兵張勝屯兵安隆城外。來調。請易安隆所爲安龍府。又遣

督捕張應科爲總理提督。實用以陰制帝也。凌逼百端。無復入臣禮。

其疏辭云。人或謂臣欲挾天子令諸侯。不知彼時尙有諸侯。諸侯亦

尙知有天子。今天子已不能令臣更挾天子之令。以令於何地。令

於何人。

九日。遣太常寺少卿吳之俊賫聖書至滇。

三月可望欲入安龍。陸見僞兵部任僎進曰：國主欲入安龍，恐二龍不便相見。可望遂止。僎博學能文，尤善太乙六壬。常語人曰：明運已終，事無可爲矣。曾具啓勸進，稱爲國主。設六卿，鑄興朝通寶，以千支紀年。可望曬之，故聞言遂止。惟諭令應科奏報，每年進膳，差銀二千兩米六百石於府倉庫支給開報而已。於是僞知府范應旭直署於簿曰：皇帝一員，后妃幾口，月支銀米若干。可望見之，恬不爲異。

帝日居宮中，一籌莫展。從官紛紛告艱請休，則悉搜所用金銀器皿，銷毀濟之。或所給銀米已至，卽用以呼盧取快。否則灌園怡情，不復計軍國一事。

四月，清平西王吳三桂由漢中統兵入四川。可望守將白文選走回雲南。定南王孔有德自廣西以七百騎出河池州向黔，大軍駐柳州。接應。可望使李定國與馮雙禮由黎平出靖州，馬進忠由鎮遠出沅

卷下

四十九

州，會於武岡，以圖桂林。步騎八萬。劉文秀與張先璧由永寧取叙州。白文選由遵義取重慶，會於嘉定，以圖成都。步騎五萬。疏聞安龍封定國西寧王，文秀南康王。餘各加公侯。從可望請也。

是月，南陽侯李元胤往海南招集散亡。至欽州之防城，爲土兵王勝堂所執，絕粒九日。遂靖南王，不屈。左右挺下。元胤笑曰：鼎鑊不懼，何有於挺。又令作書招瓊州杜永和。元胤曰：杜將軍精兵窮海，差有丈夫氣。乃招之耶。靖南義之，使其故人往說之。曰：將軍昔未受國恩耶。元胤大慟曰：某昔者不過帥府一親人耳。今爵通侯，司禁旅，狼狽被擒，計惟一死報國。豫讓不言之在前乎。吾父俟於九泉久矣。故人曰：李果將軍父耶。元胤曰：岐陽黔寧，俱以養子自奮。子毋多言。遂與弟建捷及前鋒將李朝用俱被害。

五月，定國等進攻靖、沅、武岡，皆下之。定南王還守桂林。定國由西延

大埠疾趨廣西，敗清師於嚴關。嚴關者，所由入桂林要道也。

七月四日，定國率諸軍克桂林。定南奔入營中，悵然無一言。久之曰：已矣。其妻曰：勿慮我不死。乃囑一嫗攜其子出避。曰：苟得免，度爲沙彌。勿效乃父作賊一生。下場有今日耳。遂自縊。定南赴火死。悖叛將陳邦傳并其子會禹送貴州，殺之。獲定南一子，平西王壻也。因留於營。

劉文秀克叙州。白文選克重慶。平西王等回兵保寧。文秀由嘉定成都追至保寧。討虜將軍王復臣曰：不可。我師驕矣，而彼方致死。以驕兵當死寇，能無失乎。諸軍皆不以爲然。張先璧軍其西南，先璧號黑神軍。容耀曰：然未經大敵。三桂登城望之曰：獨是軍可製。乃出精騎犯其壘，果驚潰。轉戰而南。復臣手斬數人，環之者益衆。乃曰：大丈夫不生擒名王，豈可爲敵所辱。遂以刀自刎。清師皆驚歎以爲烈士。文

卷下

五十

秀撤圍而退。三桂不敢追。曰：生平未見如此勁敵，特欠一著耳。蓋如復臣所云也。報至滇，可望下令曰：不聽謀，損大將，劉撫南罪應誅。念有復城功，罷其職，閒住。文秀歸雲南。

九月，李定國北取衡州。自南寧既敗，胡一清、趙印選、馬寶、曹志建等尙留粵西，屯聚山谷間。定國至，皆相率來歸。民間亦多嘯聚以應者。聲勢大振。孫可望亦自至沅州，使白文選、張虎攻辰州。下之。殺清總兵徐勇。長岳相繼奔潰。而清敬謹王率兵南下。十一月，遇定國於衡州。相持匝月。定國密令馮雙禮率兵伏永州小路，而親率所部決戰。伴敗至寶慶，復還奮擊。伏兵起而夾攻。敬謹王大敗。後得盞號，始知敬謹王亦死於亂軍中。定國退屯武岡。

可望殺陳邦傳，剝皮傳屍。至行在大書於牌曰：逆犯陳邦傳，先經肆

劫皇損標掠宮人罪已漏網。不思建功贖罪。輒行書上。反城令已擊獲解赴軍前。立將邦傳父子剝皮。傳示滇黔云云。絕無奏報之疏。遣人遞送安龍。即去。御史李如月疏劾孫可望。擅殺無人臣禮。邦傳宜加惡誣。以懲其逆疏上。留中。召如月入朝。面詰云。法乃處置。惡良字樣。從無惡誣之例。爾小臣何得越典妄言。著革了職。於午門外廷杖四十張。應科即入朝看科抄。科臣以本留中告。應科遂往如月署。索其疏稿。如月笑云。何須用稿。自有揭帖。明早發來。既而果遣人以揭帖投應科署云。大明山東道御史揭帖。遞至偽營提塘當官開拆。應科大怒。馳報可望。可望得報。即令應科殺如月。剝皮示衆。乃縛如月至朝門。應科捧可望令旨。喝如月跪。如月叱曰。我是朝廷命官。豈跪賊令。乃步至中門。向闕再拜。大哭曰。太祖高皇帝。我皇朝從此無諫臣矣。奸賊孫可望。汝死期不遠。我死立千古之芳名。汝死遺萬年

卷下

五十一

之賊號。孰得孰失。應科促令仆地。剖脊及臂。如月大呼云。死得快活。渾身清涼。又呼可望名。大罵不絕口。及斷手足。轉前胸。猶微聲恨罵。至頸絕而止。

時行宮湫隘。內監宮人非輪班入直者。皆居朝外。有宮人夏良璞者。年十九。聰敏殊麗。能詩。工真草書。馳馬試劍。皆絕技也。時居西城。應科朝罷過之。見良璞方据案作書。心動。即令民家婦出入通殷勤。又廉知良璞與巴東王妃結姊妹。常往來王府。應科所居適相對。遂饋遺巴東。交契甚密。王妃常出見。應科以嫂呼之。漸以良璞情事告妃。為誘致良璞通焉。後良璞晝入王府。夜宿應科署。益無忌憚。有密啓司禮監者。遂以上聞。執良璞考訊。具得實。發內官杖斃。以內監知情不舉。同杖死。賜巴東王及妃皆自縊。應科大怒。既而知龐司禮奏報。凌晨率數十人至司禮署。怒問天壽曰。夏宮人有何罪過而致之死。

天壽曰。此官家事。與卿何預。應科語塞。手按其刃。擬甘心於天壽者。三。見有備。不敢動。已而馬吉翔至。解之。乃密遣戎標參將張隆寶。置書以良璞致死事。告可望。可望已先得應科密報矣。謂張隆曰。朝廷何苦因一宮人殺多命。孤當遣人去處應科。爾可同回。其明日。傳宣王愛秀同隆還。即以愛秀代應科。而令杖應科於朝門外。革其官。押解至黔。未幾。委任如故。

永曆七年癸巳正月戊辰朔帝在安龍

封李定國西寧郡王。定國自桂林勝後。不復稟。可望約束。馮雙禮與爭。兩獲金帛。遂回黔。語於可望。可望連發令箭。調還密令雙禮總統。而以偽都督關有才等濟師。臨其後。有雙銘者。為定國中書。使黔聞其事。即馳書問道。密白定國。時訛言繁興。有傳定國滋不悅者。曰。我奈何受郡王封。當亦如國王。有傳諸營偶語者。曰。秦王下長沙。即改

卷下

五十二

年號。受禪讓矣。及廢處劉文秀。咸曰。大功未行。厚賞。偶敗則膺嚴罰。我等如何苦捐身命。又以殺楊畏知。故內外咸怨。是月。可望出師。慨然經略中原。其封定國詔使已出黔境。復追還之。曰。孤今出師入楚。當面會安西。大慶宴。親奉上勅。以光寵之。而衆益交相論歎。以為此真項羽之刎印。各封賞也。至有為定國慮者。曰。此偽遊雲夢計耳。當是時。定國已統兵過左江。克復柳州。慶遠。南寧。太平諸城。而可望所遣令箭。一日三至。定國因涕泣謂其下曰。不幸少陷軍中。備嘗險阻。思欲立尺寸功。匡扶王室。垂名不朽。今甫得斬名王。奏大捷。而猜疑四起。且我與劉撫南同起河南。戰功具在。一旦誣誤。輒廢棄。於我忌害。當必尤甚。我妻子俱在雲南。我豈得已而奔哉。將欲還師。俄得雙銘密報。知雙禮等追兵將至。即遣精兵伏柳州江口蘆荻中。俟雙禮過。遷江來賓二邑。間方逆之。雙禮敗回。伏發一軍皆陷。悉投江中。定

國令縱雙禮有才還易旗幟以誅逆爲名移師柳州聲言東下可望聞悵然久之欲止軍東下然業已督師在道又信其軍士言敵殊易殺親履行間立大功以服衆心耳諜知敵屯回路江遂欲襲擊破之令於軍中曰凡獲敵馬者悉給之時方四月陰雨延連行三日至回路江敵驚欲潰南軍殊易之甫斬數人便掠其馬敵睨軍亂還南博戰南軍潰清師襲衡州之失亦不追遂各引還而李定國於是遂據有廣西

行在聞之君臣慶幸計欲通好安西密與內監張福祿全爲國內閣吳貞毓內翰蔣乾昌李元開御史李頌周允吉朱議泉武安侯鄭永元太僕少卿趙府禹郎中張鏞蔡績朱東且中書易士佳任斗虛太常博士胡士瑞等謀以馬吉翔龐天壽素黨可望祕不令聞

八月遣馬吉翔往南寧省陵既行而貞毓等始撰勅及鑄屏翰親臣

卷下

五十三

金章以賜定國許封晉王

九月遣主事林青陽孔目周官由間道趨柳州

十月青陽等至柳州定國率軍郊迎受誠感激泣數行下軍中皆流涕遇青陽等有加禮焉且云因係密勅未敢復奏俟恢復東粵卽來迎駕有劉議新者自行營回過南寧爲馬吉翔言其狀吉翔雖赴南寧留其弟雄飛在安龍覘動靜乍聞議新言大驚曰不早自爲地事發禍且及我輩矣陰使提塘王愛秀報可望可望大怒使人邀青陽周官執之併執馬吉翔赴黔以待對理陰厚待之

是年清師破廣州杜永和降

永曆八年十一月甲午正月壬辰朔帝在雲南改雲南爲興龍府

可望遣僞指揮鄭國至行在言定國私通奸臣要脅封爵今使者已被執供明乞查發同謀者付之以報國主帝諭曰事非內人所敢爲

假勅假寶外間多矣國怒而出質之諸臣皆曰不知國曰有金章密旨差官姓名豈同風影朝臣作應曰是必文安侯馬吉翔奉命謁陵或攜有先年視師空勅因而填發未可知也國卽南去械吉翔還朝面訊吉翔力辨於是職方司郎中張鏞御史周允吉吏科徐吉應之曰此係我等所爲因我君臣性命懸於賊子之手惟有藉安西一人或可得延朱家國祚今既事敗天也生不能戮力王廷死當爲厲鬼以殺奸逆奈何指口以貽主上憂乎乃供同謀者吳貞毓等一十八人國按名執禁令錦衣衛康永寧會同嚴訊備極五刑因問誰爲勅稿鏞曰我爲之允吉曰改定者我也問何由得寶張福祿曰我爲尚寶寶由我盜用國曰此事必有主使蓋意在連及帝也遂復加毒楚鏞曰果有主使者國問爲誰鏞厲聲曰主使者逆賊孫可望也國怒罵之鏞亦大罵十八人皆同聲不屈既訊以報可望可望令磔張鏞

卷下

五十四

張福祿全爲國三人餘俱斬帝諭鄭國貞毓以輔臣處絞鏞等臨刑猶從容入慰主上挺然就戮顏色不變共相謂曰我等死後不可分離須戮力同心活擒秦逆獻之闕下因向闕拜而就死吳貞毓絕命詩曰九世承恩未盡酬憂時惆悵畏之良謀魂迷故國長依漢夢繞高堂愧報劉忠孝兩窮嗟百折匡扶有志藉同仇擊奸未破朱泚額空竭丹心報國仇李元開詩曰憂憤呼天洒酒卮六年心事戀王畿生前痛爲忠奸辨身後寧知卞立碑報國疑心終不死還家春夢已無期汨羅江上逢人語慚愧無能續楚詞蔣乾昌詩曰天地從來不可欺寸心肯許世人知奸臣誤國非常慘志士成仁自大悲辛苦十年今已矣問關千里竟何之孤魂飄渺從風去化作山河壯帝畿胡士瑞詩曰撫景千年恨捫心一片丹太阿柄已失巢覆卵無完夜雨青燐暗秋風白骨寒彼蒼如可叩封事死猶殫朱議泉有

精忠貫日吞河岳。傲骨凌霜砥浪濤之句。餘皆不傳。安隆人哀之後。爲祠以祀。稱十八先生。

可望諭雲南。城守僞固原侯王尙禮。令籍定國宮眷。并文武兵丁婦女。欲分配各營。尙禮慮大營分散。將滋內亂。乃三啓止之。惟汰安西大營糧餉。尙禮遣女使餽茶果於王妃。實皆金銀也。安西大營。賴是得濟。

六月。孫可望自黔還滇。急謀僧號。及期。冕小不可冠。自辰及午後。大雨。震雷交作。可望不憚而止。遂還貴州。

八月。可望設科取士。以慧光寺爲貢院。取中陳士基等五十四人。是月。定國破廣東高州府。雷連亦下。

永曆九年十一月乙未。正月丙戌朔。帝在興龍府。可望遣兵犯常德。敗歸。

卷下

五十五

秋。定國帥師圍新會。

永曆十年十一月丙申。正月庚辰朔。帝在興龍府。

時。清平南王尙可喜。率大兵救新會。擊定國。敗之。定國率殘兵數千奔回南寧。標下高文貴。斬統武亦次第奔回。南寧駐鎮。不知虛實。奔黔。告可望。謂定國將席捲而東。可望大驚。恐定國直入安龍。卽調鎮國劉啓明等十三營。遣關有才統之。以拒定國。使白文選赴安龍。促帝移黔。帝母子聞之。哭。從官亦哭。白文選亦心非其所爲。對之心動。因以情告曰。姑緩行。俟西府至。可無危矣。遂以輿徒不集報。可望陰以留俟定國。定國兼程疾進。先遣參將楊祥。詐爲營卒。詣行在。謁司禮龐天壽。於衣甲後。心出密疏。畧云。藩臣李定國。謹奏。而鈐以屏翰。親臣賜章。天壽以聞。帝閱疏云。臣今統兵迎扈。不日卽至行畿。先遣奏安。萬勿輕信奸逆。輒行移蹕云云。帝稍安。然甚祕之。

關有才等見衣甲皆皂。又有捷取字號。則以爲清師從天而下。遂跨馬而逃。

二十一日。夜半。白文選率步騎至安龍城外。大呼曰。安西兵馬卽至矣。切須謹慎。言畢。奔馬而去。黎明。忽有叫門者曰。我西府長隨夏太監也。隨令入朝。而奏曰。定國卽至矣。遣臣先馳奏聞。因至凍酒管。秦兵倒塞路。馬不能前。所以少遲耳。俄而遇城。礮起。馬嘶。聲震數里。結寨。徧九山頭。安西率騎入朝。陛見。君臣相持痛哭。帝諭曰。久知卿忠義。恨相見之晚。定國泣奏曰。臣蒙陛下知遇之恩。欲取兩粵。以迎鑾輿。乃不惟不副臣願。且置陛下於重憂。臣萬死無能自贖矣。帝慰諭。賜坐及茶。定國還營。知文選去未遠。遣夏太監等追留之。及於普平市。文選乃還。隨定國入朝。密計幸滇。

卷下

五十六

二月十一日。定國發前導。後衛各騎卒三千。親與白文選居中。扈從。自新城。普安直抵曲靖。請帝於行營安置。而親率精兵入雲南。時守滇者爲劉文秀與王尙禮。王自奇等。文秀亦素怨可望。聞定國至。伴與王尙禮等。勒兵。私以數騎馳逐定國曰。我輩以秦王爲董卓。尤恐卓後復有曹瞞。定國爲之指天誓。

三月。定國及文秀。文選等各率所部。至曲靖。扈從鑾輿入滇。以定北府爲行宮。暫駐蹕焉。改雲南爲滇都。賜定國晉王冊寶。封文秀蜀王。文選鞏國公。王尙禮保國公。王自奇夔國公。秦王扈衛張虎爲淳化伯。水軍都督李本高爲崇信伯。高文貴廣昌伯。又以定國記室金惟新爲吏部侍郎。龔銘爲兵部侍郎。馬吉翔素黨可望。知不爲朝議所容。乃詔事維新及銘。爲言於定國。五月得奏請。仍以文安侯入閣辦事。

六月遣白文選、張虎、賈聖書還黔慰諭。可望、宴辭、諭曰：卿等往道朕意，務使兩藩復敦舊好，事事爲祖宗社稷起見。卿等功名垂竹帛矣。文選等謝。往見可望，曰：國主倘以舊好爲念，不必苛求。若必欲擒之，假臣精兵二萬，當立致定國於麾下。可望以爲詐，欲殺之。衆救之，得免。乃奪文選所部兵，并鞏國公印，羈之營中，使張虎復命。然以妻子在滇，未敢顯爲逆也。

七月，光祿寺少卿高績、御史鄔昌期疏劾馬吉翔、龐天壽，以說邪專擅。二藩與之友善，恐滋奸弊。復蹈可望故轍。疏上，兩藩聞而不朝。帝以績等妄言，諭廷杖革職。安西中書金維新趨謂定國曰：績與昌期罪固當死，而藩主則不宜留殺。諫臣之名，定國悟，馳救之。至則績已死，而昌期得復原官。

八月，晉王李定國奏請歸秦王宮眷，遣張虎護送。至黔，定國親餞之。

卷下

五十七

郊外。

十一日，移蹕秦王宮，卽雲南府城中五華山地也。山有五華寺，爲滇南諸刹之冠。於是初蒞朝堂，二王侍立，文武肅然。朝賀出，皆喜相謂曰：今日乃見真聖主也。是日，帝爲二王割襟訂二姓之盟。二王謝恩感悅。先是定國有龍驤天威二營，既出粵，祁三昇統龍驤營留蜀。可望令鎮遵義，及定國入滇，調三昇，而可望亦使人調之。三昇謂其所部曰：國主安西舊主義均，今安西尊帝爲民主，名正言順。我等亦有所依。當遵西府之調爲正。衆皆諾。於是卻秦使，整旅還滇。可望遣兵追襲三昇，且戰且走，輜重盡失。十月，達行在，朝賀畢，卽命封咸寧伯以旌忠正。

永曆十一年十四年丁酉正月甲辰朔，帝在滇都。

可望遣僞程萬里請大營及舊標還黔，許之。仍給夫馬以送。

二月，起用先朝禮部尚書雷躍龍入閣辦事。躍龍爲可望所寵任，時告假在滇，故特起之。龐天壽以秦黨自疑，懼晉王害之，憂憤病卒。賈卽甚隆，葬省城之華亭寺前。命太監李國泰掌司禮監事。

三月，以僞戶部龔彝仍掌部事。彝以進士爲先朝侍郎，可望任爲戶部者也。彝乃辭曰：臣受秦王十年知遇，未有所報，安敢拜新命乎？晉蜀劾奏曰：龔彝止知秦王十年之恩，獨不念祖宗父子受國家三百載之恩乎？有詔議處。彝伏闕免冠謝罪，降印局大使。數月，仍還原官。初，可望在滇，僞兵部任僱屢表勸進。時僱已死，定國追論其詭逆，詔掘僱屍戮於市。籍其家，子孫俱遣邊遠充軍。

四月，舟山監國魯王遣總兵何達武賈表請會兵出吳楚。王自奇反於楚，雄率張明志、關有才二鎮營兵西上永昌。

八月，舉雲南鄉試，以演武場爲貢院。取中王巽興等五十四人。

卷下

五十八

可望自定國入滇，久謀內犯，畏定國兵強，不敢驟發。因程萬里奏請大營回黔，具以滇兵單將弱告可望。又諸鎮自楚粵至者，皆聚於黔，所部甚衆，遂大舉犯關。然人心多不直，可望馬進忠、馬惟興、馬寶以同姓相密，又與文選交，陰謀助定國。從容爲可望言：文選心膂舊人，諸將才望，無出其右者。特前爲定國所脅，使其心果向外，必不敢復來。今來而奪其兵，失歸向心，試重用之，必能爲國盡力。可望信之。乃以文選爲征逆招討大將軍，總統諸將前行。自率大軍而進，留馮雙禮守貴州。馬進忠以病留安順。可望令預造机鎖三百具，曰：破滇之日，械送行在君臣也。雙禮力諫不聽。及送師於郊，又諫曰：國主往而果勝，難免犯闕之名。若其不濟，則黔非國主有矣。可望叱去。雙禮痛哭而回。及師行在途，雨水滯泥，馬多倒斃。抵交水，定國以沐天波、王尙禮、靳統武留守扈從，而親與文秀督各鎮兵禦之。帝御五鳳樓，宴

餓斃花犒賞三軍。時久雨忽霽，人心踴躍。

王尚禮素有異志。天波統武精嚴城守，召尚禮入朝，悉收其兵器，以兵守之。天波素善流星鎗，經亂每搗袖中。是日恐左右有變，出鎗舞縱橫擲擊。尚禮俯首歎曰：「吾已爲檻中虎，不復煩公填噐也。」

九月朔，定國等兵至曲靖，屯於三岔。與可望接戰，連北。退守曲靖，堅壁不出。

十四日，文選抵交水，距三岔二十里，輕騎奔定國軍。且言人心內向，可一戰走也。可望聞變欲還，馬寶作爲切齒曰：「吾乃爲賊所欺，要當手縛之，生食其肉。且一人去，何足重輕，而廢大事耶？」文選前爲賊時，嘗戰傷足，醫者生截他人足以接之。雖愈而跛，故寶呼跛賊云。可望乃止曰：「兩營齊出，會城必虛。」因使馬寶、張勝、武大定間道襲雲南。十八日，鄂國公馬進忠密遣人報定國曰：「可望已使張勝等統銳卒三千襲雲南矣。公可坐而待斃乎？」定國遂傳令三鼓，辟食，五鼓發兵攻之。可望大敗，潰走白水。所隨不及三百人，皆傳宣官校，餘悉陷沒。於是急問左右馬國公曰：「總總安在？」衆應曰：「未敗之先，白馬二營已歸晉寨矣。」可望始大悔恨曰：「馮雙禮阻我與師，而堅不聽，天亡我也。且仙臺老僧能前知，嘗問以出師凶吉，曰：『惟不令白馬相隨，可无咎也。』初謂白馬有礙於師行，既悉除不用，豈意其爲進忠文選乎？因仰天大哭。復遇淋雨，既又謂其衆曰：『昔年有石碑出水，鎗云：『來是觀音面，去是老僧頭。』由今推之，天意欲令我髮歸清也。』定國不世之仇，定須報復。我又豈惜此數莖頭毛乎？」於是決計歸清。

可望方奔回，而李本高率數十騎追及之，引鎗刺可望，過馬首。可望大喝曰：「本高非孤舊人耶？受恩深矣，乃來殺主乎？」本高應聲曰：「既做朝廷官，便須知君臣大義。本高非殺主，乃來殺敗主賊臣耳。」言未既，

卷下

五十九

爲流矢所中，可望得脫，餘衆相率盡降。定國既敗，可望騰露布奏捷，慮會城有失，使文秀文選東追可望，自引兵還救根本。

二十一日，張勝、馬寶等潛師至滇，欲入城守者，誤以爲捷師先還也，不爲意。詭視衣甲皆非，遂急閉城。已有二騎突入，獲之。張勝大呼：「王尚禮開門，至數十聲無應者，乃退。過三市街，已昏時矣。見金馬坊垂布丈餘，執居民訊之，告曰：『此晉王殺敗秦王之露布也。』勝復令人讀其辭，乃知可望於十九日兵敗而逃。頓足歎曰：『大事休矣。』即縱兵焚掠，至橫水塘，定國回師，遇之。馬寶跪迎於道，張勝接戰，竟日，殺傷各千餘人。張勝見勢不敵，走至亦佐縣山谷中，餒甚，求食不得，邏卒獲之以獻，磔於市。

卷下

六十

王尚禮知可望敗走，憂懼不知所出，遂仰藥死。帝猶令部議加贈卹，予祭葬，賜塋東門外。

定國凱旋，諸臣郊迎，入朝慶賀。復至晉第，啓賀。劉文秀獲張虎於西水，械送滇都繫獄。

可望奔還貴州，夜半入郭，方與馮雙禮相持而哭，忽聞城外砲聲三，城中驚竄。蓋雙禮欲誅之，密令本營起砲以速可望之行。可望遂挈家口輻重走鎮遠。文臣惟楊惺先、武弁則康國臣、鄭國、張應科、葉應禎等，皆兇惡不容於滇黔者，故借可望遠遁。及至楚南，遣惺先前往長沙，赴清經略洪承疇軍前通款投降。雙禮斷後，掩其子女玉帛，同文秀、文選歸雲南。

初，緒紳附可望，勸進者衆。可望敗後，滇人以詩譏之。其末云：「秦宮火後收圖籍，猶見君家勸進書。」

十月，定國率師討王自奇於永昌，遣人招之，不從，令關有才逆戰。定

國陣擒之。自奇敗走。賡越勢窮自刎。張明志自訴被脅。請收集潰兵自贖。

定國既定。進西。遂班師。奏請行賞。封白文選。羣昌王。馬進忠。漢陽王。進忠爲國營降將。所謂混十萬者也。封後旋卒。又封馮雙禮。慶陽王。馬寶。淮國公。馬惟興。叙國公。靳統武。平陽侯。祁三昇。威寧侯。高文貴。廣昌侯。傑。張虎。關有才。於市。軍民大悅。

時鎮將俱陞賞進爵。惟沐天波辭曰。吾世受國恩。常慮無以報寧。敢望新秩乎。蓋久知國勢已去。自分身殉。使其子分贖於各土司曰。庶存先人之祀於萬一。

是多議開。緬甸爲省。以元江上府爲總督。不果。

永曆十二年十一月戊戌。正月戊戌朔。帝在滇都。

遣使齎書從安南出海。封鄒成功爲延平王。授張煌言兵部左侍郎。其餘除授有差。徐孚遠隨使人覲。

卷下

六十一

始劉文秀追可望。獲其馬騎一。自云曾爲可望內使。在滇時。奉令密寄銀兩金帛於內殿。昨令臣隨行者。爲慮臣起害也。今既敗去。願首報以爲興王之資。文秀遂率之還滇。奏之。命俟晉蜀二王。面同起誓。及是。果獲密銀二十九萬兩。金帛一重五百兩。於後宮石臺下。二王奏留供御用。帝諭二王以濟軍餉。

是月。可望入北京。清封義王。獻滇黔圖。險阻設伏。曲折皆備。

二月。賜前滇黔總制范鏞贈卹。初。鏞駐貴州。可望入滇。遣定國與之盟。言共扶王室。鏞開陳大義。且曰。假令可望渝盟奈何。又笑曰。扶明我則奉之。渝盟我則殺之。及定國入粵西。可望凌逼君上。鏞以憂憤死。帝追悼之。故有是命。并賜故輔嚴起恆。楊畏知。及張載述。劉燾堯。吳霖等五臣贈卹。

又可望殺吳貞毓等於安龍北關。至是。令部議加原銜三級。予諡贈卹。立碑於馬場。表其地曰。十八生成仁之處。

四月。劉文秀難發於背。帝臨問。定國亦率醫資治疾。篤。上遺表云。敵兵日逼。國勢日危。臣請入蜀。就十三家之衆。出營陝洛。庶幾轉敗爲功云云。帝嘉之。及卒。命以親王卹之。文秀儀度溫雅。柔和謹慎。入滇之初。曾屠武定。既而悔之。自是不妄殺一人。

先是有西安人賈自明。自言識天文地理。陰陽象緯。遁甲之事。兼能制木牛流馬火攻器具。又驅遣風雷諸術。常往來秦中各山。閩集義旅。宋就。因見王氣在滇黔間。變服至貴州。文秀一見。以爲異人。既而文秀病。因見定國。定國大喜。疏薦之。朝命爲雷擊將軍。試其火器。殊效。又製遮牌。攔木。行營用之。周匝連環。屹如長城。乃逼取鐵工木工。徵求夫役。自明亦自尊大。遇朝士不爲意。靳統武遣人陰殺之。其後

卷下

六十二

果有知自明爲洪承疇所遣。爲殺兵之策者。以告定國。定國諱焉。文秀既卒。定國以蜀自益。委朝政於龔銘。金維新。乃派兵加餉。賣官鬻爵。僞人怨叛。邊警日迫。定國不及覺也。

是月。孫可望統楚蜀粵三路兵。規取滇黔。報至行畿。上下震恐。定國慮可望熟識險隘。而各汛守皆可望僭人。悉更調之。使其將劉正國。楊武守三坡。紅關諸險要。防蜀使馬進忠等駐貴州。而蜀兵至三坡。正國奔回雲南。晦日克遵義。楚兵自鎮遠抵黔。馬進忠等亦走。

五月。清師獲黔撫冷孟鈺。洪承疇待以賓禮。曰。公若歸誠。當仍用撫。孟鈺曰。寧爲明鬼。聞香不作叛人遺臭。乃途覺羅貝勒軍前。亦以甘言招之。孟鈺不爲屈膝。強之再。終不屈。乃押赴市。孟鈺挺然直立。遂解其尸。報聞。咸爲悲悼。遣兵侍程源。文安侯馬吉翔。諭祭。贈兵部尚書。陰其子冷之旭。世襲錦衣衛命事。

蜀兵敗楊武於開州之倒流水。

六月定國上表出師。自任當黔路。移鎮安順。以白文選任川路。移鎮七星關。發夫運糧。天雨泥深。輓負不前。輒鞭之至死。冤號載道矣。

七月蜀兵抵獨山州。

八月定國率勳鎮出師。帝御五鳳樓宴餞。未及簪掛。大雨忽注。軍士散走。無復行次。咸相謂曰。此番師行。渾不似征可望時也。定國陸辭。後阻雨不前。日行僅二三十里。人心惶惑。至關嶺。刑牲祭漢前將軍祠。定國灑酒誓曰。定國奉命與師。不以此身殉社稷。佐中興者。神威當截其頭。顧謂諸將曰。諸公皆受國恩。可不於神前各明忠赤乎。於是諸將皆跪告於神曰。某等有與晉殿下戮力同心。報君父之恩者。神明殛之。既盟而飲。還營。定國大悅。

十月清師至貴州。馮雙禮連疏請援。定國欲即進兵。俄得洪承疇書。

卷下

六十三

略曰。某本待罪先朝。志切同舟。惟候吳王之至。即當會兵以聽指揮。無煩王師遠出也。定國信之。遂緩師。而清師由水西泗城并川中三道而入。報至。定國始悔。急整兵禦之。過安龍與清師連戰。未分勝負。忽傳清師前導為可望。扈衛康國臣。定國慮軍中將士多可望舊人。變或中起。且舉敵為回風激還。本營潰亂。定國急奔還行在。勳鎮俱散。

十二月蜀出遣義趨烏撒。白文選懼。棄七星關走回霑益。

初六日定國微服入行在。密奏移蹕。勅沐天波宣諭緬甸。發官旗沿途徵兵。開路迎扈。諸臣俱議束裝。獨行人司任國璽疏請留滇。曰。君為社稷死。臣為君父死。何往焉。下其議。皆曰。捲土重來。再圖恢復。天意未可知也。君臣死社稷。尚非其時。何遽出此。疏遂留中。

十三日定國諭民避兵。云。本藩在滇多年。與爾人民情均父子。今國

事顛危。朝廷移蹕勢難同爾等偕行。恐清兵一至。殺掠淫污。猝難逃避。爾等宜乘本藩未行時。各速遠避。毋致自誤貽戚。於是城內外哭聲鼎沸。攜負狼奔。時已徵貯秋糧。定國諭各營不得焚燒倉廩。恐清師至此無糧。徒苦我百姓。或曰。帝諭定國勿燒。故云。

時清師三路會於曲靖。朝議莫知適從。有陳建者。舉文秀遺表語。請入蜀。馬吉翔恐蜀將奪其權。力阻之。沐天波請走迤西地近緬甸。帝從之。

十五日黎明發滇都。從之南者數十萬人。艾能奇子承業糾狄三品。劫駕事泄。定國乃親殿承業。遂不復追。帝至碧雞關。兵民塞路哭聲動地。帝諭住紮。立起。手扶天波左肩。回顧城中宮闕。揮涕曰。朕行未遠。已見軍民如此塗炭。以朕一人而苦萬姓。誠不若還宮死社稷。以免生靈塗毒之為愈。諭畢大哭。天波俯伏奏慰。定國飛騎亦至。共請

卷下

六十四

前發。以慰衆心。帝乃就紮。間關至大理。扈從相失過半。

永曆十三年十一月己亥。正月癸巳朔。帝野次。四日駐蹕永昌。傳諭

罪己。李定國還黃鉞待罪。自請削秩。不許。

吳三桂由廣西四川傍倚其慮。從黃草壩入滇城。兵不血刃。迤東皆定。即分兵三路追殺總兵王國勳於普湖驛。

吳三桂敗白文選於玉龍關。定國聞敗。請急渡路江。趨磨盤山。山有石門一道。長亘五里。曲而險隘。乃設三伏。初伏竄名望。中伏高文貴。三伏王國璽。以禦清師。

閏正月十五日。帝發永昌。將入緬。時文武尙四百餘人。兵士數千人。工部尙書王應龍聞帝奔迤西。偕其子晝夜兼行。至永昌。而帝已前發矣。應龍孤身不能於亂軍中獨行。乃謂其子曰。我本草茅微賤。蒙

恩授職。官至司空。先不能主扶社稷。今不能忠難從君。尚能靦顏求

活人世乎。因自縊。其子泣曰。父殉君。雖子成父志。宜也。亦隨自縊。

十八日。帝次騰越。二十日發騰越。及清師過騰越。直越磨盤山。入險要。固山額真等俱戰亡。定國中書。盧生桂降於吳三桂。告以伏兵機密。贖命求官。三桂即令搜捕伏兵。名望知事泄。不得已發礮出戰。中伏亦發。名望爲流矢中左目。自刎。國璽戰死。定國坐山巔。聞礮失序。大驚曰。兵敗矣。跨馬而奔。將士皆散。稍定。乃問駕安在。或對曰。將至茶山。定國沉吟曰。君臣俱死。無益也。姑他往。以圖再舉。遂率兵走孟良。

二十四日。帝聞磨盤之敗。百官爭竄。昏夜失道。迷大谷中。比曉。仍故處也。輻重宮人爲亂兵所掠。扈衛新統武。旗鼓孫崇雅。劫掠皇帽。降於清師。

時潰兵散亂。勅沐天波率禁旅及文武百餘前進。二十六日。抵襄本

卷下

六十五

河。二十八日。抵鐵壁關。卽緬甸界也。緬酋遣使言。衆兵壓境。諸蠻驚懼。從官勿佩兵器。乃可入國。馬吉翔皆從之。

三十日。至蠻漠。緬人遺其頭目。通話曰。緬土小邦。乃大明貢臣。今皇帝親舉玉趾以臨。敢不伏而迎諸郊。唯是扈蹕諸王及勳鎮將軍。攜有重兵。自宜次於外。以圖恢復疆宇。若入於小邦。是示天下以不武也。不重損我天朝威望乎。天波見其勢不可入。乃奏曰。聖駕進緬。臣必居外矣。君臣南北。阻以大江之險。音問難通。請陛下以太子托臣。臣奉太子進茶山監國。一則可以在外調度。次亦可以遙爲聲援。此顧前慮後之長策。願陛下決計。帝曰。與廢由天。非人力所能挽。太子尙有父子之情。奚忍邊離。后兄華亭侯王維恭。請於后。亦弗許。於是君臣哭別。

二月壬辰朔。帝次大金沙江。緬酋以四舟來迎。從官自覓舟江上。得

從者六百四十六人。馬九百四十餘匹。俱由陸期會於緬甸。

十八日。帝次井亘。緬人止之。不聽前進。二十四日。緬請大臣問故。帝遣馬雄飛。鄧昌琦。賈勅。書往諭。緬發神宗勅書。對校不同。疑其爲僞。及見沐國公印。信之。蓋緬國自萬曆二十三年。請救不許。遂絕朝貢。故所知惟神宗故事也。

當是時。李定國已遣日文選率兵迎駕。至哩哇城下。距駐蹕五六十里。而爲緬人隔絕。文選遂拔營去。

三月十七日。自河口分路。陸行者至哩哇城。對河離城五六里。駐營。緬人疑兵奪國。率兵出戰。殺傷多人。餘乃散居村落。通政使束蘊金。中軍姜水德。縊死。

四月初三日。傳諭守關者。駕已航海赴閩。兵勿復來。蓋緬人畏兵。故馬吉翔以此悅其心。而不知爲其所愚也。沐天波。蒲縷。王啓隆等謀

卷下

六十六

乘間走戶臘。二撤亦不許。

五月四日。緬王具龍舟鼓樂。遣人迎駕。五日。發井亘。七日。至哩哇城。下次於緬酋所居城對江。八日。進楮。始知前陸行者。潘世榮等。被緬人分給土人爲奴。多自殺。緬人於緒。徑置草殿數十間。編竹爲城。從官各結茅散處。蠻男婦日來貿易。初至饋獻頗豐。後乃漸薄。

八月望日。爲緬國朝會之期。遍令沐天波以臣禮見。今天波跣足爲諸蠻先。以誇耀於諸蠻。馬吉翔。李國泰等。猶以令節。飲后弟王維恭家。維恭有女。妓黎維新。已老矣。吉翔強之爲梨園舞。維新泣下曰。今何時。願猶爲歌舞。歡耶。吉翔等怒撻之。蒲縷家復縱博。喧呼聲徹於內。時帝臥病不能禁。歎息而已。

九月。緬人貢新穀。命分給從官之窘者。吉翔多私其親故。鄧凱以爲言。吉翔擊凱傷足。

十月戊子朔禮官請頒庚子曆從之

永曆十四年十四年七月庚子正月丁巳朔帝在緒經日欲出緬幸李定國營定國恐以兵來則緬人致難於帝而在帝左右者又皆偷安無智之徒以此音塵不屬

九月定國迎駕屯於近地奏云前後三十餘本不知曾到今與緬王約何地交割帝以答勅付緬人定國候久無消息復拔營去是時士君子皆散唯餘關廿一二輩馬吉翔為大學士與司禮監李國泰相為唇齒惟恐定國之至於是牢籠文武凡欲某職某銜者俱稱門生吉翔國泰合奏大臣三日不舉火帝怒以墮擲之吉翔國泰即推碎分給御史任國璽請東宮開講進宋末賈奸利害書帝方覽國泰惡而去之

永曆十五年十五年八月辛丑正月辛亥朔帝在緒經

卷下

六十七

二月二十八日白文選密遣緬人賈本至云不敢速進者恐有害必娶緬王送出為上策數日後距行在六七十里架浮橋將渡已而不果

三月有欲殺馬吉翔李國泰奉東宮而出者事覺被害

五月馬吉翔李國泰進宮講書御史任國璽曰上年請開講則遷延不行今日勢如累卵禍急燃眉不想出險而託之講書夫日講經筵必須科道侍班議軍事則有皇親沐國豈翔泰二人之私事哉奉旨着任國璽獻出險策國璽言能主入緬必能主出緬今日事勢如此卸肩於建言之人乎

太常寺博士鄧居詔禮部主事王祖望各劾翔泰不省

又諭禮部侍郎楊在講書賜坐在以東宮典厯李崇貴侍立不敢就坐帝並賜崇貴坐崇貴曰雖在亂亡不敢廢禮今日蒙上賜後日將

謂臣欺幼主每講崇貴出外講畢而入一日東宮問哀何名在不

能答

二十三日緬酋弟莽猛白弒兄自立遣人索賀

七月復來言三載供億之勞索報禮俱無以應

是月十八日緬人請吃咒水即也設宴於海中對山望海樓馬吉翔李國泰挽百官同往已而伏兵四起悉被殲焉惟沐天波覺其謀出

袖中鎗擊殺十餘人被獲縛諸樹以弩箭攢射之死是時死者馬吉翔蒲縵王維恭而下四十有二人而其先以病卒與婦女驚竄自縊

者不計同行文武盡矣

緬人又發兵圍行在帝幾自縊吉王同妃縊死宮人命婦縊者不下

百人盡劫所有而去

二十一日緬人復修章殿奉帝居之曰此事非關吾國因汝各營在

卷下

六十八

外殺害地方犯衆怒耳

緬殺諸人後有馳呼而至者云勿害皇帝及黔國公蓋恐清朝索之

思留以獻也而天波已先死乃復治天波所居室移帝眷屬二十五

人入居之并進衣食

八月李定國以十六舟攻緬復為所敗覆其五舟乃與文選俱引還

十一月十八日帝召都督同知鄧繼入謂曰太后病矣未知骸骨得

歸故里否又曰白文選未封親王馬寶未封郡王吾負之滇黔百姓

我師在彼苦了多年今又不知何如

十二月三日緬人請帝移蹕皇太后皇后及太子同行三更渡河始

知其為清師也蓋三桂以重金購致之

明年壬寅二月十三日至滇城四月二十五日以紅帛縊死定國既敗還而文選軍在後引而北定國使其子嗣興隨文選以觀

去向。文選部下勒兵回向嗣興。嗣興怒，亦勒兵迎之。定國遽使召嗣興，還曰：「吾兄弟數十人，今惟存吾與若耳。何忍更相殘？」吾前所以使爾隨之者，冀其悔而復回，仍與我併力也。既勒兵相向，念已絕矣。任彼所之，吾自盡吾事可耳。遂率所部向九龍江而進。文選北行，屯錫泊。清師至，遂降。

定國在九龍江聞報，東走景線。壬寅五月，至猛獵，士馬死亡日衆。定國乃置醮，自述生平所爲，如天命已絕，願速死，每徒苦衆人。未幾，聞滇城四月二十五日之事，定國遂病。以六月二十七日卒於軍。

八月，嗣興降。與劉文秀子震、艾能奇子承業俱入京受世職。孫可望死，其子襲王封。一代後，亦降爲公。

三桂進爵爲王，乃踞五華故宮，增修舊制，紅亭碧沼，曲折依泉，傑閣無堂，參差因樹。冠以魏闕，繚以雕牆，廣袤數十里，卉木之奇，運自兩

卷下

六十九

粵器玩之麗，購自八閩。而管絃錦綺圖書之屬，則取之三吳。從圓圓之好也。三桂將進圓圓位正妃，辭曰：「妾以章臺賤質，謬污瓊寢。始於一顧之恩，繼以千金之聘，流離契闊，幸保殘軀，獲與奉匱之役，分已過矣。今吾王析圭胙土，威震南天，正宜續鸞戚里，諧鳳侯門。上則立體朝廷，下則垂型神屬，稽之大典，斯曰德齊。若欲蒂弱絮繁於繡榻，培輕塵於玉几，既蹈非耦之嫌，必貽無儀之刺，是重妾之罪也。三桂不得已，乃別娶中閩。而悍妬絕倫，羣姬之飽而幸者，輒殺之。惟圓圓屏謝鉛華，幽居別苑，以順適其意，不甚相軋。

圓圓之養母曰陳，故幼從陳姓。本出於邢，於是府中皆稱邢太太。居久之，三桂潛有異志，邢窺其微，以齒暮請爲女道士。霞帔星冠，日擁藥爐經卷而已。三桂治戎之暇，每至其處，必晤言移日。府中人遇三桂，怒不可解事，邢爲緩頰，則立解之。常曰：「吾晨夕焚修，爲善是樂，他

非所計耳。內外咸敬禮之。

康熙癸丑歲，三桂反，出攻長沙，抗命。乙卯，僭尊號。丁巳，病死。僞周洪化，其孫也。戊午，諸王貝勒討賊，駐軍曲靖，賴將軍平耿精忠，由福建進征粵西，亦從四川黃草壩直薄滇城，俘洪化斬之，籍其家，舞衫歌扇，穉蕙嬌鶯，聯體接軫，俱入禁掖，而邢獨不見於籍。

歲癸亥，金陵邵爲章赴楚，雄幕訪其實於鄉長老，題絕句於壁曰：「百萬雄師睥睨間，先朝一脈絕南蠻。擒人即是人擒路，誰道天公不好還。行營歷歷草淒淒，銅柱摩崖手自題。虎豹無情威尚在，老軍猶說舊平西。」邵有濡頭之癖，落魄寡諧，詩故不甚顯於時。

三餘氏曰：東南人材，獨萃粵西。論其尤者，如騰蛟殉國，式耜致身，十八之成仁，二張之遂志，非萬里之長城耶？新興連挫大敵，安西兩賊名王，亦中葉以來，未有之勳矣。乃文武忠烈而君卒偷情，雖

卷下

七十

無秦逆，終陷蠻鄉耳。噫！豎子洵不足與謀哉。

魯監國載略

魯王諱以海高皇帝十世孫也。父壽鏞。崇禎十五年。清師至山東。略兗州。守將劉澤清黃金十萬。澤清遂棄州不守。清師入兗。壽鏞自縊。魯王被執。時年幼。詭稱魯王牧兒。見兵人掠王。即貴。王忽流淚。兵人怪之。旁有人曰。此魯王八千歲也。兵人刃之。三擊不中。兵人駭曰。汝有大福。我不害汝。前有一少年女子甚麗。犯之不從。死於牆下。意汝婦耶。汝其埋之。王因得脫。

十七年二月甲戌。王嗣位。三月。北都陷。王遂南奔。弘光乙酉四月。聖安命移江廣。道浙江。暫駐台州。

五月十日。南都復陷。聖安出奔。馬士英率所部奉慈禧太后至杭州。原任左都御史劉宗周曰。士英亡國之罪。不必言矣。焉有身為宰相。

附錄

七十二

棄天子挾母后而逃者。當事既不能正名討賊。國人曷不立碎其首乎。賈似道死於鄭虎臣。今求一虎臣亦不可得。可歎哉。時浙東已奉詔。王監國宗周令分守台紹道于穎。上疏請誅士英。不報。宗周與穎書曰。監國舉動全無足恃。此等疏。朝上即宜夕下。何至四五日尙無進止。明府不必候旨。再疏三疏。中大義於天下而已。

無何。清師入浙。路王降。貝勒布散官吏於浙東。且令薙髮。原任蘇松巡撫山陰祁彪佳赴池水死。宗周亦絕粒自盡。其絕命詞云。留此旬日死。少存匡濟志。決此一朝死。了我平生事。慷慨與從容。何難亦何易。又示壻秦嗣瞻詩云。信國不可為。偷生豈能久。止水與疊山。只爭死先後。若云袁夏甫。時地皆非偶。得正而斃矣。庶幾全所受。門人會稽王毓者聞變。即遺書宗周有云。願先生早日決毋為王炎午所笑。毓者遂投柳橋河死。諸生潘集奔東渡橋。袖石自沉死。周卜年赴東。

海死。原任大學士高弘圖流寓紹興城外。逃至野寺。不食死。

時馬士英亦奉太后至紹。紹人猶未知聖安所在。原任九江僉事王思任上疏太后。請斬士英。言戰鬥之氣必發於忠憤之心。忠憤之心又發於廉恥之念。事至今日。人人無恥。在在不憤矣。所以然者。南都定位以來。從不曾真真實實講求報雪也。主上寬仁有餘。而剛斷不足。心惑奸相。馬士英及立之功。將天下大計盡行交付。而士英公竊太阿。肆無忌憚。窺上之微。而有以中之。上嗜飲。則進醴醪。上悅色。則獻妖淫。上喜音。則貢優鮑。上好玩。則奉古董。以為君逸臣勞。而以疆場擔子一肩推與史可法。又心忌其成功。而決不照應之。每一出朝。招集無賴。賣官鬻爵。搜盡金珠。而四方狐狗輩。願出其門下者。得一望見。費至百金。得一登簿。費至千金。以至文選職方。乘機打劫。巡方總督。見兌即題。其餘編頭。修脚服錦。橫行者。不在話下矣。所以然者。

附錄

七十二

士英獨掌朝綱。手握樞柄。知利而不知害。知存而不知亡。朝廷篤信之。以至於此也。茲事急矣。政本閣臣可以走乎。兵部尙書可以逃乎。不戰不守。而身擁重兵。口稱護太后之駕。則聖駕獨不當護耶。一味欺蒙。滿口說謊。英雄所以解體。豪傑所以灰心也。及今猶可呼號泣。召之際。太后宜速趣上。照臨出政。斷酒絕色。臥薪嘗膽。立斬士英之頭。傳示各省。以為誤國欺君之戒。仍下哀痛罪己之詔。以昭悔悟。則四方之人心。士氣。猶可復振。而戰鼓可厲。邑桑可固也。又上書士英。言閣下文采風流。才情義俠。職素欽慕。即當國破衆疑之際。爰立今上。以定時局。以為古之郭汾陽。今之于少保也。然而一立之後。閣下氣驕腹滿。政本自由。兵權獨握。從不講戰守之事。而只知貪贖之謀。酒色逢君。門牆固黨。以致人心解體。士氣不揚。叛兵至則束手無策。強敵來而先期以走。致令乘輿播遷。社稷丘墟。閣下謀。

國至此卽喙長三尺亦何以自解也以職上計莫若明水一盂自刎以謝天下則忠憤節義之士尙爾相亮無他若但求全首領亦當立解樞權授之才能清正大臣以召英雄豪傑呼號揚厲猶可俾望中興如或遁遙湖上潦倒煙霞仍效賈似道之故轍千古笑齒已經冷絕再不然如伯髡渡江吾越乃報仇雪恥之國非藏垢納污之區也職當先赴胥灣乞素車白馬以拒閣下上干洪怒死不贖辜閣下以國法處之則當束身以候緹騎私法處之則當引領以待鉏耨

時浙東郡縣降清易置官吏閏六月初九日餘姚攝印官發閩左爲馳道執朴以行役者衆譁不能定九江僉事孫嘉績乘衆怒遂斬攝官閩左少年輟耕而從者數千人其明日而諸生鄭遵謙應之紹興遵謙原任山西僉事鄭之尹子也少任俠不爲繩墨之士所理閩人屈尚忠逃至越遵謙筆斃之曰吾聞諸先生明凡係逃官皆可

附錄

七十三

誅也時紹興守會稽令皆新署遵謙斬之而起召其故所知豪傑以從初王期昇爲太守夢有持謁入者覺而記其姓股以問推官陳子龍子龍曰越亂兆矣此殆會稽守股通也至是而驗

又明日而刑部員外郎錢肅樂應之於寧波時定帥王之仁已投降肅樂大會縉紳士子於城隍廟召募義勇郡紳謝三賓陰致書之仁謂一二庸妄書生恐爲禍階須以公之兵威脅之之仁至寧陳兵教場受約於肅樂出三賓書誦壇上三賓執手欲奪之之仁色變有左袒三賓者使之任餉而止

時兵部尙書張國維已至台州與鄭遵謙陳函輝宋之普何夏卿方國安熊汝霖孫嘉績等迎魯王至紹興卽監國位朱大典亦遣孫珏上表勸進於是分守公署爲行在以明年爲監國元年是年仍用弘光年號列兵江上分地戍守方國安當七條沙王之仁當西興鄭

遵謙當小疊孫嘉績熊汝霖錢肅樂當瓜里

羣臣皆奉表勸進王曰孤之監國原非得已當俟拜孝陵徐議樂推未晚也固讓不可以張國維朱大典宋之普爲東閣大學士國維首參馬士英誤國十大罪士英懼不敢入朝國維督師江上賜上方劍行事子世鳳爲平□將軍大典鎮守金華之普司票擬未幾起舊輔方逢年之普謝事

起章正宸吏部尙書李向春戶部尙書王思任禮部尙書余煌兵部尙書張文郁工部尙書陳函輝吏部右侍郎加孫嘉績熊汝霖錢肅樂皆督師僉都御史封方國安鎮東侯王之仁武寧侯張鵬翼水豐伯國安守嚴州鵬翼守衢州補御史陳潛夫原官加太僕寺少卿命監各藩鎮兵馬

上皇太子號曰悼皇帝弘光帝曰報皇帝路王曰路閩王

附錄

七十四

七月張國維復富陽又復於潛命姚志卓守分水江上之兵每日晡食鳴鼓放舟登陸搏戰未幾復轉棹還戍率以爲常惟熊汝霖以五百人渡海寧轉戰數日乃還

時兵馬雲集人治一軍不相統一部曲騷然國維疏請於王曰起期會戰則彼出此入我有休番之逸而攻堅搗虛人無應接之暇此爲勝算必連諸帥之心化爲一心然後使人人之功罪視爲一人之功罪惜不能用

初孫熊之建義也皆書生不知兵迎方王二帥拱手而授之國成凡原設營兵衛軍俱隸方王而召募之街卒里兒則身領之方王既自專反惡孫熊之參決於是分餉分地之議起分餉者以孫熊之師謂之義兵食義餉以方王之師謂之正兵食正餉正餉田賦所出義餉勸助無名之征也分地者某正兵支某邑正餉某義兵支某邑義餉

也有旨會議。方王司餉者皆至。殿庭譁然。戶部主事董守諫面奏。分餉地非也。當一切正供。悉歸戶部。嚴兵而後給餉。覈地而後酌給之。先後所謂義餉者。雖有其名。不可爲繼。戶部主事邵之詹議以紹興八邑各有義師。專供本部。寧波專給王藩。以金華歸閣部。以五府歸方藩。而方王終不可。統計浙東錢糧六十餘萬。兩藩自分。義師或散或留。聽其自爲徵勸。於是新安王兵散。督師所領之營。不過數百人而已。

八月兵部尙書田仰從海道至。留爲東閣大學士。

十月壬辰。清師至。方國安嚴陣以待。張國維率裨將王國斌。趙天祥。繼之。清師敗。追戰於草橋門下。適大風雨。遂收兵而退。清師駐沿江營木爲城。

會福州遣兵科給事劉中藻。頒詔於越。諸求富貴者爭欲應之。監國

附錄

七十五

下令返台。士民惶惶。國維星馳至紹。上疏於閩曰。國當大變。凡爲高皇帝子孫。臣庶所當同心併力。成功之後。入關者王。監國退居藩服。禮誼昭然。若以倫序叔姪定分。在今日原未假易。且監國當人心奔散之日。鳩集爲勞。一旦南拜正朔。鞭長不及。猝然有變。辱亡齒寒。悔莫可追。臣老臣也。豈若朝秦暮楚之客哉。能汝霖曰。吾知奉主上。不顧其他。皆不奉詔。中藻廢然而返。由是浙閩竟成水火。

十一月。進方國安爲荊國公。王之仁爲寧國公。封鄭遵謙爲義興伯。監國勞軍於江上。駐蹕西興。築壇拜國安。命諸軍皆受節制。

馬士英。阮大鍼。竄入方營。欲朝見監國。不許。下羣臣議。多言士英當誅。能汝霖曰。此非殺上英時也。正欲令其自贖耳。兵部主事某曰。非不當殺。但不能殺爾。然春秋之義。孔子亦豈能殺陳恆。固不可言不當殺也。

十二月。監國回越城。以謝三賓爲禮部尙書。尋入東閣。鑄大明通寶。

兵部主事署餘姚縣事王正中。進某所造監國魯元年大統曆。

監國元年丙戌正月己酉朔。監國在紹興。以柯夏卿。曹惟才爲使。奉書閩中。用敵國禮。

二月。張國柱掠餘姚。其部曲張邦寧掠慈谿。國柱者。劉澤清標將也。航海至浙東。依王鳴謙於定海。國柱有弓箭手五百餘人。其力足以制鳴謙。乃劫之內向。行朝震恐。議以伯爵廢之。孫嘉績等量署爲勝

□將軍始返定海。

總兵陳梧敗於橋李渡。海掠餘姚之鄉聚。王正中遣兵擊之。鄉聚相犄角。殺梧。朝議罪正中。某言梧之見殺。犯衆怒也。正中保守地方不當罪。乃止。

附錄

七十六

三月丙寅。毅宗大祥。董守諫請朝堂哭臨。三軍稿素一日。從之。錢塘自正月以來。各營西望心碎。王之仁上疏監國云。事起日人人有直取黃龍之志。乃一敗後。遠欲以錢塘爲鴻溝。天下事何忍言臣今日計。惟有前死一尺。願以所隸沉船一戰。今日欲死。猶戰而死。他日即死。恐不能戰也。

是月。清師決堰放舟入錢塘江。張國維嚴飭各營守汛。命王之仁率水師從江心襲戰。是日東南風大起。之仁揚帆奮擊之。碎船數十隻。

鄭遵謙獲鐵甲八十餘副。國維督諸軍渡江。會閩使陸清源。賈詔至江上。擣師。馬士英。峻方國安斬之。且出檄數陸武過。國維曰。禍在此矣。

四月。王正中率師渡海鹽。破澈浦城。又杭州固守。堅不可陷。監國議抽兵屬國維西征。以禮部尙書余煌兼兵部事。督江上諸師。而清師

屯北岸以大礮擊兩營。碎方營中廚鍋灶。國安曰：此天奪吾食也。更念閩中曾以手勅相招入閩必大用。即不支便道可退入滇黔。五月二十七日夜，遂拔營走。至紹，陳兵劫監國南行。

二十八日夜，月色甚明。清師遂入杭州。江上諸軍聞報俱潰。鄭遵謙攜費入海。

二十九日，惟王之仁一軍尚在。將由江入海。國維與之仁議抽兵五千分守各營。之仁泣曰：壞天下事者方荆國也。清師數十萬屯北岸，倏然而渡，孤軍何以迎敵。之仁有船，可入海。公兵無船，速當自爲計。國維乃振旅追寇。監國禮部尚書余煌、大張硃示，盡啓九門，放兵民出走。畢，正衣冠赴水死。

是月，加孫嘉績、熊汝霖、東閣大學士。孫熊所將皆奇零殘卒。嘉績盡以其兵付某。某與王正中合師三千。兩浙來受約束者，尙寶寺卿朱

附錄

七十七

大定，太僕寺卿陳潛夫、兵部主事吳乃武，在繼佐，又數百人附之。渡江，割譚山將取海寧，以江上兵潰而返。

六月丙子朔，兵潰。

夏旱水涸，有浴於江者，徒涉往來。清師騙馬試之，不及於腹，數十騎過江，而列戍驚擾，走死不暇。

監國發自紹興，富平將軍張名振棄石浦，以舟師護監國，由江門出海。令保定伯毛有倫、扈元妃張氏、世子由定海而出。

張國維行次黃石岩，而方國安、馬士英、台兵奔至天台。詢之土人，云山西有徑，可通楚粵。至滇閩者，因士衆未集，稍憩以俟。山中有石橋，恐敵人之來襲也，命毀之。橋中有石版，版有文二行，曰：方馬之兵，至此而止。二人大駭，以爲此天意也，遂留不去。遣人至杭投清，貝勒大悅，即命阮大鍼遺之以書，以異其禮。兩人大喜，即決計獻監國以降。

乃遣將守監國。未至魯營而守者忽病，不省人事。監國得單騎逸登海船，傳命國維防遏四邑。遂過東陽，治兵再舉。時六月十八日也。

二十五日，清師破義烏。衆勸國維入山。國維曰：誤天下事者，文山、盤山也。一死而已。二十七日，出師至七里寺。國維具衣冠南向再拜曰：臣力竭矣。作絕命詩三章，謂知府王澄曰：子有父母在，可無死。余國之大臣也，義不得生，暫欲薙髮以紓民難。於是經理諸事三日，畢從容就縊。或曰：赴園池死云。

王之仁載其妻妾并兩子，婦幼女諸孫盡沉於蛟門下。捧所封勅印北面再拜投之水。獨至松江，峨冠登岸。百姓駭愕聚觀。之仁從容入見清內院洪承疇，自稱仁係前朝大帥，不肯身汎波濤。願來投見，死於明處。承疇優接以禮，命薙髮。不從。八月二十四日，就義西市。

陳函輝哭入雲峯山中，作絕命詞八首。云：生爲大明之人，死作大明

附錄

七十八

之鬼。笑指白雲深處，蕭然一無所累。子房始終爲韓，木叔生死爲魯。赤松千古成名，黃髮寸心獨苦。父母恩無可報，妻兒而不能親。落日樵夫湖上，應憐故國孤臣。臣年五十有七，回頭萬事已畢。徒慙赤手擎天，惟見白虹貫口。去夏六月廿七，虛度一生世法。但嚴心內存秋莫，問人問花甲，斬盡一生情種，獨留性地靈光。古衲共參文佛，麻衣難刪。慧業降生文人，此去不留隻字。惟將子孝、臣忠、貽與世間同志。又作自祭文，一埋首記。從容笑語，扇戶自經死。禮部侍郎王思任不食死。太僕少卿陳潛夫偕妻孟氏、妾孟氏、夫妻姊妹聯臂共沉河死。兵部主事葉世桓與妻王氏同溺死。兵部主事高岱絕食死。子諸生高朗赴水死。通政使吳從魯不薙髮死。原任山西僉事鄭之尹沉水死。諸暨諸生方炯、山陰諸生朱璋赴水死。蕭山諸生楊雪門自縊。

死。醫生倪舜年正襟危坐磁缸內，令人掩覆，朗聲誦佛死。

清師至金華，督師閣部朱大典出兵與戰，傷清師士卒數萬，固守月

有五日不下。清師取民間耕牛載紅衣大礮集城下，向一處擊之，城

崩。大典以家眷悉置於樓，閤門縱火自焚死。其子師鄭郅武進人亦

死。

總兵張鵬翼守衢州，標下副將秦應科等內應，城破，鵬翼及樂安王

楚王晉平王皆被殺。督學御史王景亮被執，不屈，遇害。

馬士英方國安等猶擁殘兵數千，請入關。隆武帝以其罪大，不許。士

英遁至台州，寺僧隨為清師搜獲。阮大鍼先已迎降，貝勒隨令內

院辦事。方逢年及刑部尚書蘇壯等俱難髮投降。士英、國安至杭，貝

勒待之厚。兩人遂擒魯王妃及其眷屬以獻。貝勒復誘兩人使盡攜

眷屬及愛將銳卒入城中駐紮。月餘，貝勒治宴，其將領四十八人同

附錄

七十九

時就戮。囚士英國安挾之入閩，俱械一室。士英日吟詩消遣，一日引

入洪塘與總兵數人俱被戮。時有黑氣從西南來，以為諸臣被戮猶

有天變云。

阮大鍼未降之先，同黨逆之馮銓已署其姓名，囑之南征者，懸內院

之缺以待。大鍼初降，不知也。其同邑潘應奎逆黨潘汝禎之子也，時

為委署杭嚴道，名位下大鍼數等。大鍼入謁，應奎故作色靳之。大鍼

不覺屈膝，既而示以銓之書，大喜過望。從征福建，方過仙霞嶺，口稱

雷爺相見，遂墮馬折頸而死。雷續祚者，太平人，以孝廉仕，至河間道

因劾周延儒被黜，至弘光時，六等定罪，為大鍼冤死，故顯神云。

兵部侍郎楊文驄，士英戚也。乙酉夏，道蘇州，取庫金二十餘萬，及清

師渡江，與田仰居山島中，有兵幾二萬。田楊同遣兵四百，載幣物獻

清貝勒。貝勒盡殺之。田仰私送幣帛數車，貝勒受之，使田兵別營，以

鐵騎千餘困之，盡放田兵出圍，令楊兵下馬去器械。又次日，火礮四

衝之，亂箭齊發，一簣皆沒。

張名振既護監國出海，投肅虜伯黃斌卿於舟山。

舟山者，四面皆海。元時為昌國衛。昔越王勾踐欲置夫差於甬句東，

即此地也。今省入定海。設參將一員以鎮之。崇禎間黃斌卿為其地

參將，斌卿與化衛人少隨其父於京邸，流落不能歸。後以恩例當授

把總，苦於無資，有妓劉氏助之得辦。劉氏乃為其妻。死後，自參將

陞江北總兵。南京既失，遁歸。隆武建號，斌卿得附勸進。上言舟山為

海外巨鎮，番舶往來，饒魚鹽之利。西連越郡，北綽長江，此進取之地

也。隆武帝善之，封為肅虜伯，賜劍印，率兵屯舟山，便宜行事。既復上

疏乞周崔芝自副，崔芝號九玄，福清之榕潭人也。少讀書不成，去而

為盜於海。其人饒機智，儕輩皆聽其指揮。嘗往來日本，以善射，與

附錄

八十

撒斯瑪譯音王結為父子。日本三十六島，各有王統之，其所謂東京

者，乃國主也。國主曰京王，擁虛位而已。一國之權則大將軍主之。其

三十六國王則如諸侯之職。撒斯瑪於諸島為最強，與大將軍相為

首尾。崔芝既熟日本，故在海中無不如意。微行至家，為有司跡捕，繫

獄三年。賄吏得解，乃變姓名為盜，如故。久之就撫。以崔芝為黃華關

把總，稽察商舶。乙酉秋，隆武帝加崔芝水軍都督，副黃斌卿駐舟山。

其多，崔芝遣人至撒斯瑪，訴中國喪亂，願假一旅以齊之。存衛秦之

存楚之故事，望之。將軍慨然，約明年四月發兵三萬，一切戰艦軍資

器械自取其國。餘財足以供大兵中華數年之用。自長崎島至東京

三十餘里，馳道橋梁驛遞，公館重為修葺，以待中國使臣之至。崔芝

大喜，益備珠璣玩好以悅之。參謀林箬舞為使，期以四月十一日東

行。箬舞將解維，而斌卿止之，曰：大司馬余煌書來，此吳三桂乞師之

續也。崔芝慷慨下士來者多歸之。而斌卿爲人猜忌。故至是崔芝怒而入閩。

福州既破。鄭芝龍以衆議降。安昌王恭楨尙書張首堂侍郎朱永祐忠威伯賀君亮武康將軍顧乃德皆言不可。崔芝涕泣而謂芝龍曰。崔芝海隅亡命耳。無所輕重。所惜明公二十年威望一朝墮地。爲天下笑。請得效死於前。不忍見公之有此也。抽刀自刎。芝龍起而奪之。後數日。芝龍竟去。

崔芝既去。舟山斌卿出師窺崇明。戰敗。以周瑞援得還軍。斌卿怯於大敵而勇於害同類。是年副使荆本徹至舟山。屯小沙壩。本徹松江建義兵。敗入海。其將士善射。斌卿忌之。本徹不能輯士卒。所至爲民患。斌卿乘民之怒。造爲流言。民有單里者。從斌卿攻之。本徹遂遇害。

附錄

八十一

至六月。浙東事敗。張名振監國。毛有倫扈張妃世子至。而斌卿不納。飄泊外洋。名振故與斌卿爲兒女姻。其兵勢每相倚藉。王鳴謙至舟山。斌卿誘擊之。盡併其衆。叛將張國柱乃悉定海舟師以攻舟山。國柱有弓箭手五百人。號驍勇。斌卿念陸戰不能勝之。乃使百姓乘城而身率水師出戰於洋。三日夜不能當國柱。名振水營將阮進精水戰。以四舟衝國柱營。秋濤方壯。乘之發敵。無不糜碎。國柱僅以身免。乃劫元妃世子而去。斌卿得其樓船百號。聲勢益振。阮進者嘗爲海中盜。名振拔之。使統水營。進其德名振。而斌卿以計間之。使進背名振。取其船二十艘。軍資器械數萬。脫歸閩海。時監國泊舟外洋。會永勝伯鄭彩至舟山。遂奉監國入閩。

十月丁酉。監國發舟山。十一月丙寅。次中左所。卽廈門也。時鄭芝龍既降。并令鄭彩執監國以降。彩不可。匿監國。而以南夷貌類者服監

國冠服居舟中。謂守者曰。事苟急。則縊死以示之。清師挾芝龍北去。乃已。

芝龍子成功年甫二十。不從父志。復建殺父報國之旗於海上。然亦不欲奉監國。仍稱降武年號。鄭彩乃奉監國改次長垣。以明年爲魯監國二年。海上遂有二別。

監國二年丁亥。正月癸卯朔。監國在長垣。熊汝霖爲相。

辛未。監國馮牙出師。提督楊耿。總兵鄭聯。皆以兵來會。進鄭彩爲建國公。張名振爲定西侯。楊耿爲同安伯。鄭聯爲定遠伯。周瑞爲閩安伯。周崔芝爲平夷伯。阮進爲蕩胡伯。

周崔芝復海口。以參謀林箭舞。總兵趙牧守之。遣義子林學隨安昌王至日本。乞師。不得要領而還。

二月壬申。克海澄。明日攻漳浦。失利。又明日。清師救海澄。南師退入

附錄

八十二

於海。丙子。克漳浦。以閩人洪有文爲令。五日而陷。有文死之。鄭西王復建寧。其裨將王祁復邵武。祁營山中。取民間几桌數百張。每張懸火線數十柱。黑夜順流環城而過。守者謂祁兵薄城。礮石交下。遲明。方知其僞。守者習之不疑。一日祁突至。遂破。

四月。海口陷。林箭舞。趙牧死之。周崔芝退保火燒嶼。

是時舟山復有吳勝兆之事。勝兆。清朝守松江帥也。頗懷異志。聚吳中失職者。并招太湖義旅。以蠟書求援於舟山。斌卿猶豫不敢應。翰林張煌言。御史馮京第俱在舟山。勸張名振以其兵就約。名振諾之。

時斌卿已進爵威。侯。其肅虜伯印故在。名振請卽以其印封勝兆爲期。是月二十六日。勝兆之聚謀者既衆。人人以爲事成。在旦夕。肆

言無忌。而所撫義旅。多不就約束。欲凌主兵出其上。主兵恨之。次骨。其未經招撫者。則嚙就北師。因捕義旅。以見勝兆。勝兆外無以自解。

輒斧質以狗。義旅且惑勝兆中變。當是時，名振率師窺崇明而海嘯，樓船喪失八九，踉蹌歸舟山。煌言京第間道得脫，因失勝兆之約。義旅遂劫勝兆，斬北官之不從者，而勝兆之部曲且與義旅異志。於是，有廢世勳者，矯勝兆之命，召義師次第入，斬之畢，而執勝兆。當事者雜治其獄。陳子龍、侯岐曾、沈廷揚、徐式毅、戴武功皆死之。有周長吉者，亦連染入案。當事鞠之，長吉口承與廢世勳謀叛，非勝兆也。於是并殺世勳。

初，忠威伯賀君堯帥溫州，嘗賊殺禮部顧錫時，衆論非之。及溫破入閩，復至溫之玉環山，收其漁稅，挾重貲來舟山。其標將歐與有隙於君堯，至是潛告斌卿。斌卿遣盜殺之中途。

七月，監國親征，次長垣，會鄭彩、周瑞、周崔芝、阮進之師攻福州，敗績。八月，克連江。

附錄

八十三

十月，長樂、永福、閩清皆下。羅源令朱丕承、寧德令錢楷皆以城降。

以馬思理爲東閣大學士，林正亨戶部尚書，錢肅樂兵部尚書，沈宸荃工部尚書，劉沂春右副都御史，吳鍾巒通政使，余颺左都御史，林嗣吏科給事，黃岳吏部考工司郎中。

大學士劉中藻起兵福安，攻福寧州。其帥涂登華欲降，第謂人曰：「豈有海上天子，船中國公而能成事者耶？」錢肅樂致之書曰：「將軍獨不聞有宋末年，二王不在海上，文陸不在船中乎？今將軍死守孤城，依沸鼎以稱安，巢危枝而自得計之左矣。登華得書遂降。」

鄧藩審理陳世亨以一旅復安固，援兵不繼，被執不屈死。

吏部文選司主事林奎、兵部侍郎林汝霖攻福清，兵敗皆死之。初，奎於福京主銓政，曰：「此潤色太平之事，顧今日之所急耶？」乃辭去，募兵數千人爲鄭芝龍所阻，不得志，復募兵入山，制棺一具，布衣一襲，書

大明孤臣之柩以待死。聞監國至而起。

吳鍾巒申明職掌，言遠近章奏，武臣則自稱將軍都督，文臣則自稱都御史侍郎，三品以下不計。江湖游手之徒，則又假造符璽，販鬻官爵。假臥丘園而云聯師齊楚，保守妻子而云衆兵千萬，請加嚴核。募兵起義者，則當問其冊籍花名，原任職官者，則當辨其救書劄付。監國允之。

十二月，斌卿攻寧波不克，而諸生華夏、屠獻宸、楊文琦、文瓚、董德叙、王家勸使人走舟山，約斌卿入爲內應。斌卿諾之。夏等又結海濱義旅餘姚人王翊、王江，具帛書邀之，爲偵者所得。邑紳謝三賓又許夏等以質之。夏等人獄，而舟山之師始至。泊桃花渡，仰視城上，寂無舉動。清師以大礮擊之，即退。當事詰夏之同謀者，夏慷慨而對曰：「此時更有何人，無已則太祖高皇帝、崇禎先帝耳。當事曰：然則汝帛書所

附錄

八十四

謂布置已定者何耶？夏曰：直爲大言，鼓動人心，當事利三賓之財，亦誣以同謀，令夏引之。夏曰：若謝三賓者，齷齪鄙夫，建義之事，胡可假之。三賓在旁，搏頰以謝。夏等皆論死。文瓚妻張氏、夏妻陸氏、獻宸妻朱氏、文琦妻朱氏，皆自縊死。

斌卿既返，甚悔其一出，乃刻意爲保聚之計。限民年十五以上，卽充鄉兵，男子死，妻不得守制，田卽入官。年六十無子者，收其田產，別給口食。初，舟山之田強半屬內地大戶，至是盡籍爲官田。總計合山之田，官居其二，民居其一。斌卿欲并收其一，如上司之法，爲不佞不叛之島夷而已。王翊遂入四明山，四明在漢晉以前，通謂之天台。其後分裂天台以爲四明。周圍八百里，連山疊嶂，豁險之極。唐咸通元年，裘甫之神將劉從簡率壯士五百，奔至大蘭山，據險自守，諸將共破之。大蘭，卽四明之山心也。四明之爲山寨舊矣。

監國三年戊子正月丁酉朔監國在閩安鎮。

同安伯楊耿大學士朱繼祚攻興化克之興化分守道彭遇龍南都時御史也令其守將出戰而登陣立大明幟守將不敢入。

癸丑鄭彩殺大學士熊汝霖及義興侯鄭遵謙汝霖票擬每右瑞而左彩彩積恨之監國次閩安從亡諸臣之室俱保環琦守環琦李茂者彩之裨將也汝霖奴子與之爭口元夕汝霖自監國所歸沐熊鄭兩家以簪珥相問遺李茂以熊鄭合謀奔告彩汝霖遂爲所害彩以遵謙同姓弟畜之使領陸兵於牛田鄭氏故以商船爲事謙強取二船資萬計由此交惡汝霖見殺謙復不祕其辭色彩乃詐卞部將丘輝輝扶傷就謙求書投鄭鴻遠謙過輝船送之被擒輝既擒謙而難於面之伏艙底不出謙呼曰汝鄭彩斷殺我豈出汝意而相避乎輝出謙乞隻雞孟黍哭奠汝霖既畢蹈海死謙妾金四姐者故倡也

附錄

八十五

督晉殺其婢王氏下於獄謙以千金出之謙死金四姐束裝象彩每饋食斬象人以侑哭彩聞之沉之於海中。

二月以錢肅樂爲東閣大學士。

時江西金聲桓遣北將郭天才援閩與巡撫修國籍有隙天才來降封爲忠勤伯。

三月興化陷吏科給事林崑自縊興泉守道湯棻絳衣坐堂上遇害蕭田陷大學士朱繼祚知縣鄭廷諫死之永福陷兵科給事中鄧正畿賦絕命篇投水死御史林逢經亦投水死長樂陷御史王恩及服毒妻李氏同死建寧陷王祁巷戰自焚死監國在閩中先後復三府一州二十七縣清師調江廣兩浙之兵來救所復府縣至是盡陷僅留寧德福安二城。

是月王翊破上虞殺攝印官清師由清賢嶺入義旅屯於丁山狼顧

失指屠百餘人有孫說者聞丁山敗救之中流矢死直立不仆上虞遂陷。

御史馮京第自湖州軍破亦間行至四明與王翊合軍杜應守關碼牙軍器甚整北撫勒兵東渡下令教鄉眾團練攻杜應破之其副將邵不倫亦見獲京第匿民舍翊以四百人走天台依定遠將軍俞國望復自天台至四明擊破鄉眾之團練者隨道收兵一月至萬餘人而京第亦出。

六月戊戌大學士錢肅樂卒初涂登華以福寧州降鄭彩受之福寧危而後降由於劉中藻故幕府立焉彩反掠其地肅樂與中藻書每不直彩彩聞之恨甚肅樂固有血疾亦念其恨也疾動而卒。

十月大學士馬思理卒以沈宸荃劉沂春爲東閣大學士是歲御史馮京第謂黃斌卿曰北都之變東南如故并使其東南而

附錄

八十六

失之者是則借寇之害也今我無可失之地比之前者爲不倫矣斌卿於是使其弟孝卿同京第往至長崎島其王不聽登陸。

始有西洋人爲天主教者入日本日本俗佞佛而教人務排釋氏且作亂於其國日本起兵誅教人生埋於土中者無算驅其船於島口陳家河焚之絕西洋人往來於五達之衢置銅版刻天主像於上以踐踏之囊橐有西洋物卽一錢之細搜得必殺無赦當是時西洋人方欲復仇大船載砲而來與日本爲難日本講解始退退一日而京第至日本方戒嚴於外國京第卽於舟中朝服拜哭不已。

會東京遣官行部如中國巡方御史禿頂坐藍輿京第因致其血書撒斯瑪王聞長崎王之拒中國也曰中國喪亂我不遑恤而使其臣哭於我國我國之恥也與大將軍言之議發各島罪人。

京第還日本致洪武錢數十萬蓋其國不自鼓鑄但用中國古錢舟

山之用洪武錢，由此也。

孝卿假商舶留長崎。長崎故多官妓，皆居大宅，無壁落，以綾縷分爲私室。當月夜，每室懸琉璃，諸妓各資琵琶，中國未之有也。孝卿戀戀不歸，其國輕之，竟不發師。

王翊又破上虞，走其令，得縣印。當是時，浙東山寨，蕭山則石仲芳，會稽則王化龍，陳天樞，台州則余國望，金湯，奉化則吳奎明，索應彪，皆鹵掠橫暴。而平岡張煌言，上虞李長祥，又單弱不能成軍。惟王翊一旅，蔓延於八百里之間，設爲五營。王仁則專主餉，勸分富室，單門下戶，安堵如故，履畝而稅，人亦無不樂輸者。平時不義之徒，立置重典，翊所決罰，人人稱快。浙東列城爲之晝閉，胥吏不敢催租，縛民郡縣長吏，惴惴保守一城爲幸，皆薦誠講解。翊計天下不能無事，待之數年，庶幾爲中原之應也。自上虞出，東徇奉化，清師方攻吳奎明，力不

附錄

八十七

支而遁。至河泊所，翊猝遇之戰，清師敗績。

監國四年己丑，正月辛酉朔，監國次沙埭。

三月，寧德陷。

四月，福安陷。大學士劉中藻死之。中藻在福安，清師前後來攻，所殺傷數千人。清師乃傅城十里，掘濠樹柵，中藻不得出戰，食盡爲文自祭，吞金死。部將董世尙等同死者數百人。

張名振之喪師而歸也。斌卿每事侮之，遂去舟山，而別營於南田。平西將軍王朝先亦失歡於斌卿，而別營於鹿頸。兩人皆恨斌卿，第孥皆在舟山，未得間也。

六月，名振復健跳所。七月，閩地盡陷。鄭彩亦棄監國而去。名振與阮進往迎監國於沙埭，扈至南田。以健跳所處之，從亡者爲大學士沈宸荃，劉沂春，禮部尙書吳鍾繹，兵部尙書李向中，兵部侍郎孫延齡。

左副都御史某，兵部職方司郎中朱養時，戶部主事林瑛，每日朝於水殿，而鍾繹飄泊所至，試其士之秀者爲博士，弟子員，率之進見，欄衫巾幘，拜起秩秩。

監國分使使山寨拜官。授翊河南道御史，王江戶部主事，左都御史某上言，諸營文則自稱都御史，武則自稱將軍都督，未有三品以下者。主上嘉其慕義，亦遂因而命之。唯王翊不自振，大僅授御史。在承平固爲顯要，而非論於今時，諸營小或不及百人，大亦不過王翊一部，今品級懸絕，以之相臨，恐爲未便。大學士劉沂春、禮部吳鍾繹皆以爲然。定西侯張名振持之不肯下。

初，諸營迎表，皆因名振以達，獨翊不關名振。名振不樂曰：侯王翊之來，吾爲上言之也。翊朝行在，覩其軍容，陸右僉都御史翊曰：吾豈受定西侯鈐鍵哉。

附錄

八十八

山海久不寧，有北人謀者曰：此皆失職人所致，苟招撫而官之，無有不願解甲者矣。會稽人嚴我公知之，僞爲告身銀印，請自隗始。遂俾以都御史招撫山海。湖州柏襄甫，會稽顧虎臣，皆降。我公將渡海，發使者入明山，翊之前營黃中道曰：嚴我公動搖山海，寧可使之達行在哉。烹其使，分獎各營，敢受招撫者，視此。我公踉蹌去。

清師圍健跳所，蕩胡伯阮進，率其樓船數百至。金鼓動天，清師圍解。封王朝先爲平西伯。朝先初同張柱國出海，黃斌卿留之部下，不任以事。朝先故土司，調征塞上，累立戰功，不肯鬱鬱居間，請徇邊海，至奉化之鹿頸。四五月而聚兵數千，邊海爲之出賦。

八月壬辰，世子生。

九月，健跳所饑。阮進恃昔口保舟山之力，以百艘泊舟山，告急。斌卿不應，亦不使人至健跳所存問官守。斌卿喜收海盜，資其劫掠，有黃

大振者善規獲番船數萬金以餽。斌卿不饜。大振無以應之。逃匿朝先營。駕危言以悚朝。先朝先遂與名振阮進合謀。上疏監國。有旨進討。斌卿遣將陸偉、朱玖迎戰。輒敗。求救於安昌王恭楨。大學士張肯堂上章待罪。曰：所不改心以事君者有如水。又議和於諸營。曰：彼此皆王臣也。兵至無妄動。候旨處分。九月十四日。晉會於海上。初皆安堵。已而陸偉、朱玖背約出洋。阮進疑斌卿之逃也。縱兵大掠。砍傷斌卿。沈之海中。二女從死。

十月己巳。監國駐蹕舟山。劉沂春還閩。以張肯堂爲東閣大學士。朱永祐吏部侍郎。孫延齡戶部尚書。

是多。有僧湛微自日本來。爲阮進述請兵不發之故。且言金帛不足以動之。誠得普陀山慈聖太后所賜。藏經爲費。則兵必發矣。進與名振上疏監國。以登波將軍阮美爲使。監國親餞送之。十一月朔。出普

附錄

八十九

陀。十日至五島山。與長崎相距一程。是夜大風黑浪。兼天雨紅魚。乘空上下。不知所往。十二日。見山舵工驚曰：此高麗界也。掉帆而南。又明日。乃進長崎。

凡商舶至國。例發小舟稽出入。名曰班舶。阮美喻以梵策乞師。其王聞之大喜。已而知船中有湛微者。則大駭。

初湛微之在日本也。長崎島有三寺。一曰南京寺。中國北僧居之。一曰福州寺。閩僧居之。一曰日本寺。本國僧居之。南京寺住持名如定。頗通文墨。國人重之。湛微者。拜其位下。湛微所能。不若其師。而狡猾多變。乃之一島名。嚴泉者。其島中無中國人往來。不辨詩字之好醜。湛微得妄自高大。惡札村謠。自署金獅子尊者。流傳至東京。大將軍見之。曰：此必西洋人之爲天主教者。潛入吾國。急捕之。以其爲江西僧。逐之過海。日本不殺大唐僧。有犯法。止於逐。再往則戮及同舟。湛

微欲以此舉自結於日本。阮美於是始知爲其所賣也。遂載經而返。然日本自寬永享國三十餘年。母后承之。其子復辟。改元義明。承平久矣。其人多好詩書。法帖。名畫。古奇器。二十一史。十三經。異日價千金者。捆載既多。不過一二百金。故老不見兵革之事。本國且忘備。豈能渡海爲人救援乎。卽無西洋之事。亦未必能行也。

監國五年庚寅正月乙卯朔。監國在舟山。

三月朔。朝行在陸兵部左侍郎。

八月。破新昌拔虎山。

九月。清師攻舟山。惡翊中梗。金帥自奉化入。田帥由餘姚入。會師大蘭山。帳房三十餘里。遊騎四出。以搜伏聽者。翊避之於海。馮京第以病不能行。匿鶴頂山。爲其降將所致害於寧城。

時周瑞周崔芝樓船三百餘艘。分屯溫之三盤。以爲舟山犄角。亡何

附錄

九十

芝瑞有隙。監國使武陵人吳明中往解之。明中至三盤。搆之益甚。瑞遂南依鄭彩。芝亦北依阮進。彩與朱成功爭中左所。彩大敗。泊沙渚。具表請援。芝進既怨瑞。而張名振亦欲結成功歡。反擊破彩餘兵。

十月辛巳朔。日有食之。

監國六年辛卯正月己卯朔。監國在舟山。

二月乙卯。張名振殺王朝先。當斌卿之破也。阮進收其水師。朝先收其陸兵。軍資甲仗。一不以賦名振。嫌隙遂成。鄭彩之敗。振進因而墮之。朝先又不與會。是時朝先居舟山。名振治兵南田。朝先不虞其見襲也。士卒散遣民舍。名振猝至。朝先手格殺十數人而死。

台州分守道耿應衡遣奸細入舟山。託於日者。謂監國之祿命。宜禳災星。張名振設醮請監國行香。兵部郎中朱養時上疏爭之。謂如此舉動。使敵人聞之。當曰行朝無一人矣。

會清師政行朝。松江張天祿出濠闕，金華馬進寶出海門，而陳錦總督全師以出定海。行朝聞之，張名振、阮進、阮監國發舟山，舟泊道頭。七月，翊還山中，所留諸將降殺且盡。二十四日，大星墜地，野雉時鳴，爲團練兵執於北溪。過奉化，賦絕命詩。入見海道，海道請觀其絕命詩，授筆於翊，書而示之，乃引筆以擲海道而出。北帥將會定海，繫翊以待。翊每日從容束帙，掠鬻修容，謂諸帥曰：使汝曹見此漢官威儀也。

八月十二日，北帥畢集，陳督訊之。翊坐於地曰：毋多言，成敗利鈍，天也。汝又何知？劉帥注矢射之中肩，田帥中頰，金帥中脇，翊不稍動如貫植木。絕其吭，始仆。從翊者二人，亦不跪。掠之則跪而向翊。清師見之，皆爲泣下曰：非獨王公忠，乃其從者亦義士也。

王江之母爲金帥所得，以招江。江削髮爲僧，見金帥於杭，問訊而已。

附錄

九十一

安置省城，母以天年終。江買一妾，其妻日夜勃谿，鄰人俱厭之。江憐妾而黜遣其妻，妾亦攘袂數江，登車而去。聞者薄江所爲。一日，江出，鄰人以其妾在不疑，既而不返，始知向者以術脫其妻也。江既得逸，遂與張名振引師入長江，登金山，遙祭孝陵，題詩痛哭。

是月辛酉，清師試舟海口。南師以三舟突陣，獲樓船一，戰艦十餘，賊十一人而縱之。丙寅，大霧，出師之舟悉抵螺頭門，守陣者方覺。先是，阮進詣海門議和，清師欲誘之，進以數船脫歸。值北帥金礦之舟，進以火毬投礮，風轉篷脚，反擊進而創甚，投水。北帥刺取之，安洋將軍劉世勳都督張名揚統精兵五百義勇數千，背城力戰，殺傷清師千餘人。九月丙子，城陷，以巴臣興守之。清師士卒相謂曰：吾兵南下，所不易拔者，江陰、涇縣及舟山而三耳。

隆武帝嘗聞江陰、涇縣之以守見屠也，歎曰：吾家子孫過此二縣，三

尺童子亦當哀而敬之。

大學士張肯堂，蟒衣南面，視其妾周氏、方氏、姜氏、暨姐子婦沈氏、女孫茂漪，皆縊死。然後題詩自縊。禮部尙書吳鍾繹居普陀開變，曰：吾從亡之臣，當死在渡海入城，別肯堂自縊孔廟。吏部侍郎朱永祜被執，貝勒令雞髮汚之。永祜曰：吾髮可雞，何待今日？砍其脅死。僕負屍出城，流血霑服。僕哭曰：主生前好潔，今無知耶。血遂止。兵部尙書李向中居憂城外，清師購得之，向中衰絰翔武，殺之。通政使鄭遵儉，兵科給事中董志寧，兵部郎中朱養時，戶部主事林瑛，江用楫，禮部主事董玄，兵部主事李開國，朱萬年，顧珍，工部主事顧宗堯，中書舍人蘇兆人，安洋將軍劉世勳，左都督張名揚，工部所正戴仲明，錦衣衛指揮王朝相，太監劉朝，定西參謀諸生林世英皆死之。

附錄

九十二

侍郎張煌言，扈監國至中左所，尋居金門。安縣東南沈宸荃，艤舟南日山，遭風失維，不知所之。

監國八年癸巳，正月戊辰朔，監國在金門。三月，自去監國號。

明年甲午，月□日，鄭成功奉魯王居金門。初，禮待甚恭，既益懈，王積不能平，成功銜之。未幾，將王往南澳，成功使人沉之海中。

至明年乙未十一月，延平王朱成功遣阮進、陳雪之圍舟山。巴臣與叛降。

又明年丙申，王江復與沈調倫聚崇明山，聲勢寢衰，調倫見獲被書。江亦病創而卒。八月二十六日，清師復取舟山，進雪之俱赴水死。又明年丁酉，清廷以舟山不可守，遷其民過海，迫之數日之間溺死者無算，遂空其地。

三餘氏曰：自浙河失守，雖復郡邑，而陸處者惟舟山二年耳。餘則

以海島爲金湯，舟楫爲宮殿而已。海舶苦水，慮從者晨沐不過一盞，船僅周身，穴而下，仍復蓋之。其與處棺中何異？監國舟名河船，稍大，而其頂卽爲朝房，諸臣議事在焉。落日狂濤，君臣相對，亂礁窮島，衣冠聚謀，雖金熬橋火，零丁飄絮，未罄其形容也。有天下者，以此亡國之慘圖諸殿壁，可以得師矣。

附錄

九十三

唐王載略

唐王聿錡，思文皇帝第四弟也。帝卽位福州，乃封聿錡爲唐王，以主唐祀。汀州之變，大學士蘇觀生守虔，聞收卽撤兵入虔，而虔遂不守。適唐淮諸王航海至廣州，時粵督丁魁楚、西撫瞿式耜已奉桂王監國於肇慶。觀生故與魁楚有隙，以爲山隆武而言，則宜及其弟。乃與舊輔何吾騶布政使顧元鏡在籍侍郎王應華於隆武元年丙戌十一月癸卯朔，擁立聿錡爲監國，使主事陳邦彥通好桂王。初五日，王遂卽位，以廣州都司署爲行宮，改明年爲紹武元年。自舊輔蘇觀生、何吾騶而外，顧元鏡、王應華皆爲東閣大學士，而軍國事專屬觀生。

時議者僉曰：肇慶監國，詔書頒發，天下知有新君矣。今復蹈靖江覆轍，速外氛，二百里間立兩帝，自樹內鯁，三百年國紀，人披其葉而我

刈其根矣。奚止不利孺子耶？觀生不聽。

邦彥至肇慶，桂王見於舟中。太妃垂簾，丁魁楚侍立，言戰與平，孰便。邦彥曰：天潢之序，固應屬王，何平之有？以言乎戰，外忠方殷，寧可尋踪譚尙，貽笑千古。不如早正大位，以屬人心。魁楚然之。是月十八日，桂王遂卽尊位，加邦彥兵科給事中，使齎詔至廣。及邦彥至，而唐王已卽位，遂不敢入。而貽書以報命觀生，且勸其與魁楚并力，勿隕中自鬪，貽漁人利也。觀生頗不自安。

大學士陳子壯移書瞿式耜，請力誠蘇而趣兵東上。乃遣兵科給事彭耀往諭觀生，以倫序監國，後先國家仇讐利害。曰：上神宗孀胤奕然靈光，大統已定，誰敢復爭？且閩虔繼陷，強敵日引，兵西下，勢已剝膚，不協心戮力爲社稷衛，而同室操戈，此袁譚尙所以早并於曹瞞也。公受國家重恩，乃貪一時之利而不顧大計，天下萬世將以公爲

附錄

九十四

何如人耶？觀生大怒，戮耀於市。耀粵東人，舊爲秦令，有能聲。

觀生既殺耀，卽集兵向肇慶。永曆帝乃命總督林佳鼎、武靖伯李明忠統兵至三水。唐王使督師陳際泰江右與之。二十九日戰於城西，唐兵大敗。

十二月二日，又遇唐兵於海口。時有白旗賊新就東撫，觀生用以拒敵。賊故海寇，狡狴善水戰，詐以數十艘降林，林不爲備。唐兵皆大艘，乘東南風發火箭火毬，以焚西舟。西兵登岸，渚深三尺，人馬俱陷，全軍皆覆。佳鼎中敵死，明忠僅以數十騎免。

東西方相持，而清帥佟養甲、李成棟自閩入廣，潮惠皆迎降。卽用兩府印文以無警報廣州，觀生泰然。

當是時，廣州陸寇則有花山峇，水寇則有石徐馬鄭，謂之四姓兵。觀生皆撫之爲用。然桀驁不聽節制，白日市中殺人，懸其腸於官府之

門莫敢呵問。七門之外號令不行。

十五日李成棟以十七騎疾趨廣州門者納之。王方幸學閱射羣臣朝服行禮。俄報清師且至。觀生曰。此妄言為賊間者。斬之。既而洶洶猶以為花山岩人未幾。紅笠載道。宿衛萬人倉卒未集。王乃變服踰垣。匿王應華家。尋縋城而出。走洛城里。邏者獲之。安置東察院。成棟使饋之食。王不食。曰。吾若飲汝一勺水。何以見先帝於地下。遂自縊。觀生過吏科給事梁鑒問計。鑒曰。死耳。觀生乃大書大明忠臣義士固當死九字於壁。而縊死。太僕寺卿霍子衡。國子監司業梁朝鐘。行人梁萬爵死之。

十八日殺諸王之在廣州者十六人。何吾騶。顧元鏡。王應華皆降。

時潮州山寨私擁趙王。修李遣兵至潮。趙王即自降。薙髮居光孝寺。會陳子壯致啓事洩。王實不知也。廣州知府陸元殘降。受修李指逼。

附錄

九十五

至玄妙觀勒令投綬。

三餘氏曰。觀生以修魁楚之釁而搆東西之爭。外懼方張。內憂更烈。觀生之罪。其可逃乎。或以觀生受思文特達之知。宜立其弟。比之荀叔。過矣。若唐王之遇難從容。庶幾追配殺宗無愧哉。以視諸王。其得失竟何如也。

跋

右為涵芬樓舊藏稿本。凡五卷。一曰福藩。二曰魯藩。三曰唐藩。四曰桂藩。五曰唐王。聿錫。卷端題南沙三餘氏撰。不詳何人。首有自序。稱乾隆己未秋七月既望。謹志。知書成於清高宗即位之四年。明史告成之歲也。其書采摭舊聞。多所折衷。而原始要終。具見本末。每卷之後。又各繫論贊。悲壯蒼涼。言外有物。蓋南中遺老之志。在存實。藉以寄慨者。惟臨文之際。每遜當王。不但於弘光等朝。削號稱藩。即遇胡虜等字。亦輒用○相代。清世廟諱。自無論矣。時實為之。復何足議。心知其意。而直中之。是固來者之責耳。今為校補缺文。是正稱謂。釐而訂之。合為三卷。以福藩為卷上。正名曰安宗皇帝紀。唐藩為卷中。曰紹宗皇帝紀。桂藩為卷下。曰永曆皇帝紀。而以魯藩及唐王聿錫為附錄。綴之卷末。易署魯監國。載略與唐王載略。總顏為南明野史。良以名從主人。惟其實例。應爾也。中華民國十八年五月。全稿排校完妥。為附識如此。吳縣王鍾麒記。

跋

南疆釋

史

紀畧六卷
列傳二十四卷

都城琉璃廠半
松居士排字本

釋史勘本卷首

聖諭

敕書二通洪維

臣李瑄恭錄

帝德則天至公畢照推茲崇袞易代之典真曠古所

稀有者也敬謹錄冠卷前以昭萬世

乾隆四十年冬閏十月奉

諭旨前據各省查送應燬書籍中

南疆釋史

有朱璘明紀輯畧一種朕詳加批

閱其中叙及明季事實俱海

本朝爲

大清竝恭載我

太祖高皇帝廟號其詞尙屬敬順

竝無誕妄不經字句本可無庸禁

燬外省所以一體查繳者祇緣從

前浙江省因此書附記明末三王
年號奏請銷燬曾經允行嗣因評
纂通鑑輯覽儒臣於 本朝定鼎
後卽削去福王事實朕以歷朝嬪
代之際進退予奪闡繫萬世至公
必須斟酌持平權衡始能允協若
前代徧私曲徇之陋習朕實不以
爲然如明之末造李自成旣陷京
師江左遺臣相與迎立福王圖存
宗社其時江山半壁疆域可憑使
福王果能立國自彊則一綫縣延
未嘗不足比於宋高宗之建炎南
渡特因其荒淫孱弱君若臣相率
爲燕雀之處堂等至自貽顛覆而

偏安之規模未失不可遽以國亾
之例絕之特命於甲申以後附記
福王年號仍從分注之例而提綱
則書明字以別之直至蕪湖被執
始大書明亾竝於批閱時一一詳
闡其說蓋所以折衷至是務合乎
人情天理之公以垂示天下後世
也至于唐王桂王遁跡閩滇苟延
殘喘不復成其爲國正與宋末是
曷二王之流離海島者相類自不
得等于福王之例是以輯覽內未
經載入但思二王爲明室宗支與
異姓僭竊者不同本非僞託且其
始末雖無足道而稱尊擅號首尾

十有餘年事蹟亦多有可攷與其聽不知者私相傳述轉致失實無稽又何如爲之約舉大凡俾知當日邊隅偷息不過若是之窮蹙無成更可以正傳聞之譌異又若其下諸臣當時因其屢拒王師率多以僞官爲目然間如白文選等本

南疆雜史

卷四

四

五

獻賊義子反側無常彼在明已合稱賊稱僞自當準春秋書盜之例又如金堡等之五虎橫行把持國是者亦爲無足齒錄其他各爲其主守節不屈以致隕首捐軀者實不一而足較宋之文天祥陸秀夫實相彷彿雖開創之初兵威迅掃

不得不行抗命之誅而諸人瑣尾間關有歿無貳在人臣忠于所事之義實爲無媿迄今日久論定朕方深爲嘉予不欲令其湮沒無傳卽使以載筆有體亦不妨于事涉二王者書之爲附以稍存內外之別而其臣則書爲某王之某官某

南疆雜史

卷五

五

槩不必斥之爲僞也着交四庫全書館總裁將唐桂二王本末撮敘梗概竝將當時歿事諸臣姓名事蹟逐一登載詮次成帙具稟進呈候朕裁定後卽刊附通鑑輯覽之末俾論史者正名核實共知朕大中至正無一毫偏倚之私而表微

闡幽益稱朕崇獎節義之意所有
明紀輯畧一書不必禁燬竝將此
書通諭知之欽此

百通聖諭

六

七

聖諭 第二通

是年冬十有一月復奉

上諭曰崇獎忠貞所以風勵臣節
然自昔累朝嬗代凡勝國死事之
臣罕有特予錫諡者惟我

世祖章皇帝定鼎之初於崇禎末
殉難之大學士范景文等二十八

南疆釋史

聖諭

七

八

特恩錫諡仰見

聖度如天軫卹遺忠實爲亘古曠
典第當時僅徵據傳聞未暇徧爲
搜訪故得邀表章者止有此數迨
久而遺事漸彰復經論定今明史
所載可攷而知也至若史可法之
支撐殘局力矢孤忠終蹈一死以

殉又如劉宗周黃道周等之立朝
蹇諤抵觸僉王及遭際時艱臨危
授命均足稱一代完人爲褒敷所
當及其他或死守城池或身隕行
陳與夫俘禽駢僂視死如歸者爾
時王旅徂征自不得不申法令以
明順逆而事後平情而論若而人

南疆釋史

聖論

八

九

者皆無愧於疾風勁艸卽自盡以
全名節且心亦竝可矜憐雖福王
不過倉卒偏安唐桂二王并且流
離竄跡已不復成其爲國而諸人
茹苦相從舍生取義各能忠于所
事亦豈可令其湮沒不彰自宜稽
攷史書一體旌諡其或諸生韋布

及不知姓名之流竝能慷慨輕生
者議諡固難於慨及亦當令俎豆
其鄉以昭軫慰恭讀我

太祖實錄載薩爾濟之戰明楊鎬
等集兵二十萬四路分出發我興
京我

太祖

南疆釋史

聖論

九

十

太宗及貝勒大臣等統勁旅數千
殲勦明兵過半一時良將如劉綎
杜松等皆歿於陣近曾親製書事
一篇用揚

祖烈而示傳信惟時

王業肇基其抗我顏行者原當多
爲彌雍然跡其冒鏑撻鋒竭忠効

命未嘗不爲嘉憫又若明社將移
孫承宗盧象昇等之抵拒王師身
膏原野而周遇吉蔡懋德孫傳庭
等以闖獻蹂躪禦賊亾身凜凜猶
有生氣總由明政不綱自萬厯以
至崇禎權奸接踵閹豎橫行遂致
黑白混淆忠良泯滅眞爲之切齒

南疆釋史

卷論

十

上

不平福王時雖間有追諡之人而
去取未公亦無足爲重朕惟以大
公至正爲衡凡明季殉節諸臣旣
能爲國抒忠優獎實同一視至錢
謙益之自詡清流視顏降附及金
堡屈大均輩之倖生畏死詭託緇
流均屬喪心無耻若輩果能死節

則今日亦當在予旌之例乃旣不
能舍命而猶假語言文字以自圖
掩飾其偷生是必當明斥其進退
無據之非以隱極其冥漠不靈之
魄一褒一貶褒鉞昭然使天下萬
世共知朕準情理而公好惡以是
植綱常卽以是示彰瘡所有應諡
之人竝查明史及輯覽所載遵照
世祖時之例仍其原官予以諡號
其如何分別定諡之處着大學士
九卿京堂翰詹科道等集議以聞
欽此

南疆釋史

卷論

十一

上

御製書事

幼年卽美聞我攝政睿親王致書明臣史可法事而未見其文昨輯宗室王公功績表傳乃得讀其文所爲揭大義而示正理引春秋之法斥偏安之非旨正辭嚴心實嘉之而所云可法遣人報書語多不

南疆釋史

御製書事

十一

十一

屈固未嘗載其書語也夫可法明臣也其不屈正也不載其語不有失忠臣之心乎且其語不載則後世之人將不知何所謂必有疑惡其語而去之者是大不可也因命儒臣物色之書市及藏書家則亦不可得復命索之于內閣冊庫乃

始得焉卒讀一再惜可法之孤忠

歎福王之不慧有如此臣而不能信用使權奸掣其肘而卒致淪亾也福王卽信用可法其能守長江爲南宋之偏安與否猶未可知而況燕雀處堂無深謀遠慮使兵頓餉竭忠臣流涕頓足而歎無能爲

南疆釋史

御製書事

十三

十三

惟有一死以報國是不大可哀乎且可法書語初無詬諱不經之言雖心折于睿王而不得不強辭以辨亦仍明臣尊明之義耳予以爲不必諱亦不可諱故書其事如右而可法之書竝命附錄於後夫可法卽擬之文天祥實無不可而明

史本傳乃稱其母夢文天祥而生
則出於稗野之傳會失之不經矣

東華錄載我

純廟御製文一首恭錄如右敬釋

聖製重惜夫督輔之孤忠報王之辱憤至以崖山大

節畀諸而於具禽睿王書事復深嘉其為明臣尊

明之義

南疆釋史

御製書傳

十四

五

崇論宏議炳燭千秋矣釋史勘本初於督輔傳目節

引數言以示

盛世昭忠之意茲謹備列全文庶使海內臣民得以

徧瞻

宸藻

聖謨洋洋實準物理人情於至當而垂為萬世法也

道光庚寅閏夏 日 瑤謹跋

御製題勝朝殉節諸臣錄

并序

昨以勝國殉節之臣各能忠於

所事不可令其湮沒不彰特勅

大學士九卿等稽考史書核議

予諡入祠以昭軫慰其建文諸

臣之歿事者竝命甄議茲大學

士等議上錄其生平大節表著

者予以專諡餘則通諡為忠烈

忠節次則通諡為烈愍節愍統

計一千六百餘人若諸生韋布

未通仕籍及姓名無考如山樵

市隱之流則入祀所在忠義祠

統計又二千餘人各為一冊進

覽之均為允協因名之曰勝朝

諸臣錄

南疆釋史

御製詩

一

五

殉節諸臣錄冠以所頒諭旨附載廷臣議疏彙刊頒行俾天下後世讀史者有所考質夫以明季死事諸臣多至如許迥非漢唐宋所可及錄而旌之亦累朝所未舉行似亦足以褒顯忠貞風勵臣節固不必如張若淮所請之遍行查訪徒滋紛擾致無了期且即再入數千人於表章大義亦無所增減廷臣駁議惟臆亦并載之爰題詩簡端用示大意

信史由來貴輝彰勝朝殉節與殫薈五常萬古既云樹潛德幽光允

南疆釋史

御製詩

二

十

賴揚等度早傳遼及宋後先直邁漢和唐諸臣泉壤應相慶捨死初心久乃償

宋李若水從欽宗至金營不屈而死金人相與

言曰遼國之亡死義者尚十數南朝惟李侍郎

一人原注

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自兩都而下閩也湖也粵與

南疆釋史

御製詩

三

六

滇黔也凡所盡難諸臣諸士民嬪女莫羅廣列統

予諡祀且上逮建文革除諸忠

閩澤遐專重鼎胥被矣伏讀是錄卷端并列

御製詩并序仰見

純廟於易代而下之孤忠遺烈軫卹至深

宸翰褒加實爲之三致意焉其四庫全書提要及

議疏二則竝與史事有涉茲悉錄附謹載跋

四庫全書提要

臣等謹案勝朝殉節諸臣錄乾隆四十一年奉

勅撰明白萬麻以還朝綱日紊中原瓦解

景命潛移我

國家敢造丕基龍興東土

王師順動望若雲霓而當時守土諸臣各為其主往

往殞身碎首喋血危疆速乎掃蕩妖氛

宅中定鼎乾坤再造陬陬咸歸而故老遺臣猶思以

螳臂當車致煩齊斧載諸史冊一一可稽我

南疆釋史

四庫全書提要

九

皇上幾餘覽古軫惻遺忠念其冒刃禦鋒雖屬不知

天運而疾風勁草百折不移要為死不忘君無慚

臣節用加

贈典以勵綱常

特命大學士九卿京堂翰詹科道集議於廷仰各以

原官

錫之新諡蓋

聖人之心大公至正視天下之善一也至於崇禎之

季銅馬縱橫或百戰捐生或孤城效死雖將領之

厦一木難支而毅魄英魂自足千古自范景文等

二十餘人已蒙

世祖章皇帝易名

賜祭炳耀丹青外其繫馬埋輪沈洲伏劍在甲申三

月以前者並

命博徵載籍詳錄芳踪若夫壬午革除傳疑行遯致

身一案見聞雖有異詞抗節諸臣生歿要為定據

亦詳為甄錄進慰忠魂大抵以

欽定明史為主而參以官修

南疆釋史

四庫全書提要

二

三

大清一統志各省通志諸書皆臚列姓名攷證事迹

勒為一編凡立身始末卓然可傳而又取義成仁

摺柱名教者各子專論共三十三人若平生無大

表見而慷慨致命矢歿靡他者彙為通論其較著

者曰忠烈共一百二十四人曰忠節共一百二十

二人其次曰烈愍共三百七十七人曰節愍共八

百八十二人至於官微未秩諸生羣布及山樵市

隱名姓無徵不能一一議論者並祀於所在忠義

祠共二千二百四十九人如楊維垣等失身闖黨

一、次僅足自贖者則不濫登焉書成 奏進

命以勝朝殉節諸臣錄為名併

新製宸章并諸簡首宜付武英殿刊刻頒行以垂示

久遠臣等竊惟自古代壇之際其致身故國者每

多蒙以惡名故鄭樵謂晉史黨晉而不有魏凡忠

於魏者目為叛臣王凌諸葛誕母即儉之徒抱屈

黃壤齊史黨齊而不有宋凡忠於宋者目為逆黨

袁粲劉秉沈攸之之徒含冤九原可見阿徇偏私

率沿其陋其間即有追加褒贈如唐太宗之於堯

南疆釋史四庫全書提要 三

君素宋太祖之於韓通亦不過偶及一二人而止

誠自書契以來未有天地為心渾融彼我闡明風

教培植藝倫不以異代而歧視如我

皇上者臣等恭釋

詔旨仰見權衡予奪褒鉞昭然不獨勁節孤忠咸邀

渥澤而明昭彰輝立千古臣道之防者春秋大義

亦炳若日星敬讀是編彌察然於

皇極之藝訓矣乾隆五十四年四月恭校上

大學士臣舒赫德臣于敏中等謹奏

奏為遵

旨一併議奏事左都御史張若淮奏請交直省督撫

採訪明季殉節事迹一摺乾隆四十年十一月

二十三日奉

旨此摺並著大學士九卿等一併議奏欽此欽遵據

稱竊聞定臬衙門以明史及各省通志為斷其

說是矣然明史通志固

本朝纂修之書抗志流賊者或載及之若犯我顏

南疆釋史議疏 一

行方且指為不順孰敢大書特書以誌不朽然

則欲專求之於明史通志除峻秩顯官有關大

局者之外其餘人等臣疑其不能多覩請先就

明史通志查考編次進

呈并請行文直省各督撫再加採訪務期確實不

爽文獻可憑錄其姓名行迹限其半年之內陸

續具

奏臣等詳加考覈取其信而有徵者編纂成書等語臣等伏查明季殉節諸臣蒙我

皇上錫謚褒忠臣等承

命集議謹遵原奉

諭旨就明史及輯覽所載詳加摘錄又思歷經官修

之

大清一統志及各直省通志比正史義例較寬所收

均為詳信亦應酌加參考用廣蒐羅至一切野

乘碑官誠以其傳述多謬未敢概為援引今該

左都御史以明史通志所載無多請行各督撫

再加採訪固亦推廣

南疆釋史議疏

聖仁闡幽顯微至意臣等恭繹

欽定明史一書原係仰稟

睿裁筆削公正凡與

本朝交涉事蹟莫不詳確紀載毫無忌諱故上自

遼東八事諸人下及福唐桂諸王臣子之阻兵

抗命者悉皆編入列傳大書特書不特顯秩崇

班各詳本末即於子衿葦布亦一一附著其姓

名方策具存無難考見臣等現在覈辦各項本

於明史者實什之七八竝未有如該左都御史

所云不能多觀以致埋沒疎虞之處至如文集

說部等類原非謂其一無可據然如李國楨誤

國辱身而谷應泰作紀事本末乃謂其激烈殉

義足見野史之冒濫難憑又如吳繼善降賊被

殺而吳偉業作傳乃稱其大罵拍軀更見私集

之阿諛難據是以從前修史時間即刊削實有

不得不從嚴慎者今臣等辦理謚典擬於明史

以外兼及志書哀輯已廣故專論通論至有一

千五百人

南疆釋史議疏

聖澤草施極為周溥若因其間尚有遺佚復令督撫

採訪增加則自今上距

國朝定鼎百有餘年正史既不載其名故老又無

從詢問文獻竝不足徵而僅據其子孫呈報之

詞又將何所考覈以辨其誣信轉恐真偽混淆

毋裨彰輝況天下之忠義一也我

皇上褒崇節烈獎卹遺芳原主於扶植綱常垂教萬

世此不獨身被易名之典者其蒙優渥

殊恩即或當日傳聞闕畧間有未發之幽潛應亦無